

列傳第三十四

王劼

王劼字君懋太原晉陽人也父松年齊通直散騎侍郎劼少沈嘿好讀書弱冠齊尚書僕射魏收辟參開府軍事累遷太子舍人待詔文林館時祖孝徵魏收陽休之等書論古事有所遺忘討閱不能得因呼劼問之劼具論所出取書驗之無舛誤自是大為時人所許稱其博物後遷中書舍人齊滅入周不得調高祖受禪授著作佐郎以母憂去職在家著齊書時制禁私撰史為內史侍郎李元操所奏上怒遣使收其書覽而悅之於是起為員外散騎侍郎修起居注劼以古有鑽燧改火之義近代廢絕於是上表請變火曰臣謹案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數變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也在晉時有以洛陽火渡江者代代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輞今溫酒及炙肉用石炭柴火竹火草火麻荻火氣味各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伏願遠遵先聖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縱使百姓習久未能頓同尚食內廚及東宮諸主食廚不可不依古法上從之劼又言上有龍顏戴干之表指示羣臣上大悅賜物數百段拜著作郎劼上表言符命曰昔周保定二年歲在壬午五月五日青州黃河變清十里鏡徹齊氏以為己瑞改元曰河清是月至尊以大興公始作隋州刺史歷年二十隋果大興臣謹案易坤靈圖曰聖人受命瑞先見於河河者最濁未能清也竊以靈贖休祥理無虛發河清啟聖實屬大隋午為鶉火以明火德仲夏火王亦明火德月五日五合天數地數既得受命之辰尤當先見之兆開皇初邵州人楊令慈近河得青石圖一紫石圖一皆隱起成文有至尊名下云八方天心承州又得石圖剖為兩段有楊樹之形黃根紫葉汝水得神龜腹下有文曰天子楊興安邑掘地得古鐵板文曰皇始元年賚楊鐵券王與同州得石龜文曰天子延千年大吉臣以前之三石不異龍圖何以用石石體久固義與上名符

合龜腹七字何以著龜龜亦久固兼是神靈之物孔子數河不出圖洛不出書今於大隋聖世圖書屢出建德六年亳州大周村有龍鬪白者勝黑者死大象

元年夏燹陽汴水北有龍鬪初見白氣屬天自東方歷陽武而來及至白龍也長十許丈有黑龍乘雲而至兩相相離乍合乍離自午至申白龍升天黑龍墜地謹案龍君象也前關於亳州周村者蓋象至尊以龍鬪之歲為亳州總管遂代周有天下後關於燹陽者燹字三明火德之威也白龍從東方來歷陽武者蓋象至尊將登帝位從東第入自崇陽門也西北升天者當乾位天門坤靈圖曰聖人殺龍龍不可得而殺皆威氣也又曰秦姓商名宮黃色長八尺六十世河龍以正月辰見白龍與五黑龍鬪白龍陵故秦人有命謹案此言皆為大隋而發也聖人殺龍者前後龍死是也姓商者皇家於五姓為商也名宮者武元皇帝諱於五聲為宮黃色者隋色尚黃長八尺者武元皇帝身長八尺河龍以正月辰見者泰正月卦龍見之所於京師為辰地白龍與黑龍鬪者亳州燹陽龍鬪是也勝龍所以白者楊姓納音為商至尊又辛酉歲生位皆在西方西方色白也死龍所以黑者周色黑所以稱五者周閔明武宣靖凡五帝趙陳代越當五王一時伏法亦當五數白龍陵者陵猶勝也鄭玄說陵當為除凡鬪能去敵曰除臣以秦人有命者秦之為言通也大也明其人道通德大有天命也乾鑿度曰泰表戴干鄭玄注云表者人形體之彰識也干盾也秦人之表戴干臣伏見至尊有戴干之表益知秦人之表不爽毫釐坤靈圖所云字字皆驗緯書又稱漢四百年終如其言則知六十世亦必然矣昔周宗卜世三十今則倍之稽覽圖云太平時陰陽和合風雨咸同海內不偏地有阻險故風有遲疾雖太平之政猶有不能均同唯平均乃不鳴條故欲風於亳亳者陳留也謹案此言蓋明至尊者為陳留公世子亳州總管遂受天命海內均同不偏不黨以成太平之風化也在大統十六年武元皇帝改封陳留公是時齊國有祕記云天王陳留入并州齊王高洋為是誅陳留王彭樂其後武元皇帝果將兵入并州周武帝時望氣者云亳州有天子氣於是殺亳州刺史紇豆陵恭至尊代為之又陳留老子祠有枯柏世傳云老子將度世云待枯柏生東南枝迴指當有聖人

出吾道復行至齊枯柏從下生枝東南上指夜有三童子相與歌曰老子廟前古枯樹東南狀如織聖主從此去及至尊牧亳州親至祠樹之下自是柏枝迴抱其枯枝漸指西北道教果行校考衆事太平主出於亳州陳留之地皆如所言稽覽圖又云治道得則陰物變爲陽物鄭玄注云葱變爲韭亦是謹案自六年以來遠近山石多變爲玉石爲陰玉爲陽又左衛園中葱皆變爲韭上覽之大悅賜物五百段未幾劾復上書曰易乾鑿度曰隨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享于西山隨者二月卦陽德施行藩決難解萬物隨陽而出故上六欲九五拘係之維持之明被陽化而陰隨從之也易稽覽圖坤六月有子女任政一年傳爲復五月貧之從東北來立大起土邑西北地動星墜陽衛屯十一月神人從中山出趙地動北方三十日千里馬數至謹案凡此易緯所言皆是大隋符命隨者二月之卦明大隋以二月卽皇帝位也陽德施行者明楊氏之德教施行於天下也藩決難解者明當時藩郭皆是通決險難皆解散也萬物隨陽而出者明天地間萬物盡隨楊氏而出見也上六欲九五拘係之者五爲王六爲宗廟明宗廟神靈欲令登九五之位帝王拘民以禮係民以義也拘民以禮係民以義此二句亦是乾鑿度之言維持之者明能以綱維持正天下也被陽化而欲陰隨之者明陰類被服楊氏之風化莫不隨從陰謂臣下也王用享于西山者蓋明至尊常以歲二月幸西山仁壽宮也凡四稱隨三稱陽欲笑隋楊丁寧之至也坤六月者坤位在未六月建未言至尊以六月生也有子女任政者言樂平公主是皇帝子女而爲周氏任理內政也一年傳爲復者是坤之一世卦陽氣初生言周宣帝崩後一年傳位與楊氏也五月貧之從東北來立者貧之當爲真人字之誤也言周宣帝以五月崩真人革命當在此時至尊謙讓而逆天意故踰年乃立昔爲定州總管在京師東北本而言之故曰真人從東北來立大起土邑者大起即大興言營大興城邑也西北地動星墜者蓋天意去周授隋故變動也陽衛者言楊氏得天衛助屯十一月神人從中山出者此卦動而大亨作故至尊以十一月被授亳州總管將從中山而出也趙地動者中山爲趙地以神人將去故變動也北方三十日者蓋至尊從北方將往亳州

之時停留三十日也千里馬者蓋至尊舊所乘騶騮馬也屯卦震下坎上震於馬作足坎於馬爲美脊是故騶騮馬脊有肉鞍行則先作弄四足也數至者言歷數至也河圖帝通紀曰形瑞出變矩衡亦應隨叶靈皇河圖皇參持曰皇辟出承元訖道無爲治率被逐矩戲作術開皇色握神日投輔提象不絕立皇後異不格道終始德優劣帝任政河曲出叶輔燁爛可述謹案凡此河圖所言亦是大隋符命形瑞出變矩衡者矩法也衡北斗星名所謂璿璣玉衡者也大隋受命形兆之瑞始出天象則爲之變動北斗主天之法度故曰矩衡易緯伏戲矩衡神鄭玄注亦以爲法玉衡之神與此河圖矩衡義同亦應隨者言赤帝降精感應而生隋也故隋以火德爲赤帝天子叶靈皇者叶合也言大隋德合上靈天皇大帝也又年號開皇與靈寶經之開皇年相合故曰叶靈皇皇辟出者皇大也辟君也大君出蓋謂至尊受命出爲天子也承元訖者言承周天元終訖之運也道無爲治率者治下脫一字言大道無爲治定天下率從被逐矩戲作述者矩法也昔遂皇握機矩伏戲作八卦之術言大隋被服三皇之法術也遂皇機矩語見易緯開皇色者言開皇年易服色也握神日者握持羣神明照如日也又開皇以來日漸長亦其義投輔提者言授投政事於輔佐使之提挈也象不絕者法象不廢絕也立皇後異不格者格至也言本立太子以爲皇家後嗣而其輔翼之人不能至於善也道終始德優劣者言前東宮道終而德劣今皇太子道始而德優也帝任政河曲出者言皇帝親任政事而邵州河濱得石圖也叶輔燁爛可述者叶合也燁與也言羣臣合心輔佐以興政治爛然可紀述也所以於皇參持帝通紀二篇陳大隋符命者明皇道帝德盡在隋也上大悅以劬爲至誠龍錫日隆時有人於黃鳳泉浴得二白石頗有文理遂附致其文以爲字復言有諸物象而上奏曰其大玉有日月星辰八卦五岳及二麟雙鳳青龍朱雀騶驥玄武各當其方位又有五行十日十二辰之名凡二十七字又有天門地戶人門鬼門閉九字又有却非及二鳥其鳥皆人面則抱朴子所謂千秋萬歲也其小玉亦有五嶽却非蚪犀之象二玉俱有仙人玉女乘雲控鶴之象別有異狀諸神不可盡識蓋是風伯雨師山精海若之類又有天皇

大帝皇帝及四帝坐，鉤陳北斗三公，天將軍，土司空，老人，天倉，南河，北河，五星二十八宿，凡四十五宮諸字，本無行伍，然往往偶對於大玉，則有皇帝姓名，並臨南面，與日字正鼎足，復有老人星，蓋明南面象日而長壽也。皇后二字，在西上有月形，蓋明象月也。於次玉，則皇帝名與九千字次，比兩揚字與萬年字次，比隋與吉字正並，蓋明長久吉慶也。劼復迴互其字，作詩二百八十篇，奏之上，以爲誠，賜帛千匹。劼於是採民間歌謠，引圖書讖緯，依約符命，拮據佛經，撰爲皇隋靈感誌，合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劼集諸州朝集使，洗手焚香，閉目而讀之，曲折其聲，有如歌詠，經涉旬朔，徧而後罷。上益喜，賞賜優洽。仁壽中，文獻皇后崩，劼復上言曰：佛說人應生天上，及上品上生無量壽國之時，天佛放大光明，以香花妓樂來迎之。如來以明星出時入涅槃，伏惟大行皇后聖德仁慈，福善積符，備諸秘記，皆云是妙善菩薩。臣謹案八月二十二日，仁壽宮內，再兩金銀之花，二十三日，大寶殿後，夜有神光，二十四日卯時，永安宮北，有自然種種音樂，震滿虛空，至夜五更中，奄然如寐，便即升遐，與經文所說事皆符驗。臣又以愚意思之，皇后遷化，不在仁壽大興宮者，蓋避至尊常居正處也。在永安宮者，象京師之永安門，平生所出入也。后升遐後二日，苑內夜有鐘聲三百餘處，此則生天之應顯然也。上覽而且喜。時蜀王秀以罪廢，上顧謂劼曰：嗟乎，吾有五子，三子不才，劼進曰：自古聖帝王皆不能移不肖之子，黃帝有二十五子，同姓者二，餘各異德，堯十子，舜九子，皆不肖，更有五觀，周有三監，上然其言。其後，上夢欲上高山而不能得，崔彭捧脚，李威扶肘，得上，因謂彭曰：死生當與爾俱。劼曰：此夢大吉。上高山者，明高崇大，永安如山也。彭猶彭祖，李猶李老，二人扶持，實爲長壽之徵。上聞之，喜見容色。其年上崩，未幾，崔彭亦卒。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帝不忍加誅，劼上書曰：臣聞黃帝滅炎，蓋云母弟周公誅管，信亦天倫，叔向戮叔魚，仲尼謂之遺直，石碯殺石厚，丘明以爲大義，此皆經籍明文。帝王常法，今陛下置此逆賊，度越前聖，舍弘寬大，未有以謝天下，謹案賊諒，毒被生民者也。是知古者同德則同姓，異德則異姓，故黃帝有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有四人，唯青陽夷鼓，與黃帝同爲姬姓，諒既自絕，請改其氏。劼以

此求媚帝，依違不從，遷祕書少監，數載卒。官劼在著作，將二十年，專典國史，撰隋書八十卷，多錄口勅，又採迂怪不經之語，及委巷之言，以類相從，爲其題目，辭義繁雜，無足稱者。遂使隋代文武名臣列將，善惡之迹，埋沒無聞。初撰齊誌，爲編年體，二十卷，復爲齊書紀傳一百卷，及平賊記三卷，或文詞鄙野，或不軌不物，駭人視聽，大爲有識所嗤鄙。然其採摭經史，謬誤爲讀書記三十卷，時人服其精博，爰自志學，管乎暮齒，篤好經史，遺落世事，用思既專，性頗怛忽，每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爲僕從所噉，劼弗之覺，唯責肉少，數罰廚人，廚人以情白劼，劼依前閉目，伺而獲之，廚人方免笞辱，其專固如此。

### 袁充

袁充字德符，本陳郡陽夏人也。其後寓居丹陽，祖昂，父君正，俱爲梁侍中。充少警悟，年十餘歲，其父黨至門，時冬初，充尚衣葛衫，客戲充曰：袁郎，子締兮，絃兮，淒其以風，充應聲答曰：唯締與絃，服之無數，以是大見嗟賞。仕陳，年十七，爲祕書郎，歷太子舍人，晉安王文學，吏部侍郎，散騎常侍，及陳滅歸國，歷蒙鄆二州司馬，充性好道術，頗解占候，由是領太史令。時上將廢皇太子，正窮治東宮官屬，充見上雅信符應，因希旨進曰：比觀玄象，皇太子當廢，上然之。充復表奏隋興已後，日景漸長，曰：開皇元年，冬至日影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冬至影一丈二尺六寸三分，四年冬至，在洛陽測影，一丈二尺八寸八分，二年夏至，影一尺四寸八分，自爾漸短，至十六年夏至，影一尺四寸五分，周官以土圭之法，正日影，日至之影，尺有五寸，鄭玄云：冬至之影，一丈三尺，今十六年夏至之影，短於舊影五分，十七年冬至之影，短於舊影三寸七分，日去極近，則影短而日長，去極遠，則影長而日短，行內道則去極近，外道則去極遠，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據昴星昏中，則知堯時仲冬，日在須女十度，以歷數推之，開皇已來，冬至日在斗十一度，與唐堯之代，去極並近，謹案春秋元命包云：日月出內道，璇璣得常，天帝崇靈，聖王祖功，京房別對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日行中道，霸世行下道，伏惟大隋啓運，上感乾元，影短日長，振古未有之也。上大悅，告天下將作役功，因加程課，丁匠苦之。仁壽初，充言上本命陰陽律呂合

者六十餘條而奏之因上表曰皇帝載誕之初非止神光瑞氣嘉祥感應至於本命行年生月生日並與天地日月陰陽律呂運轉相符表裏合會此誕聖之異寶曆之元今與物更新改年仁壽歲月日子還共誕聖之時並同明合天地之心得仁壽之理故知洪基長竿永永無窮上大悅賞賜優崇儕輩莫之比仁壽四年甲子歲煬帝初即位充及太史丞高智寶奏言去歲冬至日景逾長今歲皇帝即位與堯受命年合昔唐堯受命四十九年到上元第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陛下即位其年即當上元第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正與唐堯同自放勳以來凡經八上元其間絲代未有仁壽甲子之合謹案第一紀甲子太一在一宮天目居武德陰陽曆數並得符同唐堯景辰生景子年受命止命三五未若己丑甲子支干並當六合九一元三統之期合五紀九章之會共帝堯同其數與皇唐比其躔信所謂皇哉唐哉唐哉皇哉者矣仍諷齊王暕率百官拜表奉賀其後煬惑守太微者數旬于時繕治宮室征役繁重充上表稱陛下修德煬惑退舍百僚畢賀帝大喜前後賞賜將萬計時軍國多務充候帝意欲有所為便奏稱天文見象須有改作以是取媚於上大業六年遷內史舍人從征遼東拜朝請大夫秘書少監其後天下亂帝初懼鴈門之厄又盜賊益起帝心不自安充復假託天文上表陳嘉瑞以媚於上曰臣聞皇天輔德皇天福謙七政斯齊三辰告應伏惟陛下握錄圖而馭黔首提萬善而化八紘以百姓為心匪以一人受慶先天罔違所欲後天必奉其時是以初膺寶曆正當上元之紀乾之初九又與天命符會斯則聖人冥契故能動合天經謹案去年已來玄象星瑞毫釐無爽謹錄尤異上天降祥破突厥等狀七事其一去八月二十八日夜大流星如斗出王良北正落突厥管聲如崩牆其二八月二十九日夜復有大流星如斗出羽林向北流正當北方依占頻二夜流星墜賊所賊必敗散其三九月四日夜頻有兩星大如斗出北斗魁向東北流依占北斗主殺伐賊必敗其四歲星主福德頻行京都二處分野依占國家之福其五七月內變惑守羽林九月七日已退舍依占不出三日賊必敗散其六去年十一月二十日夜有流星赤如火從東北向西南落賊帥盧明月營破其糧車

其七月二十五日夜通漢鎮北有赤氣巨北方突厥將亡之應也依勤城錄河南洛陽並當甲子與乾元初九爻及上元甲子符合此是福地永無所慮旋觀往政側聞前古彼則異時間出今則一朝總萃豈非天贊有道助殲兇孽方清九夷於東穢沉五狄於北溟告成岱岳無為汾水書奏帝大悅超拜秘書令親待逾昵帝每欲征討充皆預知之乃假託星象獎成帝意在位者皆切患之

宇文化及殺逆之際并誅充時年七十五

史臣曰王劼爰自幼童迄乎白首好學不倦究極羣書搢紳洽聞之士無不推其博物雅好著述久在史官既撰齊書兼修隋典好詭怪之說尚委巷之談文詞鄙穢體統繁雜直愧南董才無遷固徒煩翰墨不足觀採袁充少在江左初以妖訛充變動星占謬增暮景厚誣天道亂常侮眾刑茲勿捨其在斯乎且劼為河朔清流充乃江南望族乾沒榮利得不以道頹其家聲良可歎息

隋書卷六十九

隋書卷六十九考證

王劭傳叶靈皇○監本叶作協按下文叶靈皇者叶合也又曰與靈寶經之開  
皇年相合故曰叶靈皇今從改叶

隋書卷六十九考證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三十五

楊玄感 李子雄 趙元淑 斛斯政 劉元進

楊玄感司徒素之子也。體貌雄偉，美鬚髯，少時晚成，人多謂之癡。其父母謂所親曰：此兒不癡也。及長，好讀書，便騎射，以父軍功，位至柱國，與其父俱為第二品。朝會則齊列其後，高祖命玄感降一等。玄感拜謝曰：不意陛下寵臣之甚，許以公廷獲展私敬。初拜鄆州刺史，到官，潛布耳目，察長吏能，不其有善政及賊汗者，纖介必知之，往往發其事，莫敢欺隱。吏民敬服，皆稱其能。後轉宋州刺史，父憂去職。歲餘，起拜鴻臚卿，襲爵楚國公。遷禮部尚書，性難驕倨，而愛重文學。四海知名之士，多趨其門，自以累世尊顯，有感名於天下。在朝文武，多是父之將吏，復見朝綱漸紊，帝又猜忌日甚，內不自安，遂與諸弟潛謀廢帝，立秦王浩，及從征吐谷渾，還至大斗拔谷，時從官狼狽，玄感欲襲擊行宮，其叔慎謂玄感曰：士心尚一，國未有變，不可圖也。玄感乃止。時帝好征伐，玄感欲立威名，陰求將領，謂兵部尚書段文振曰：玄感世荷國恩，龍踰淮分，自非立效邊裔，何以塞責。若左隅有風塵之警，庶得執鞭行陣，少展絲髮之功，明公兵革是司，敢布心腹。文振因言於帝，帝嘉之，顧謂羣臣曰：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故不虛也。於是齊物千段，禮遇益隆。頗預朝政，帝征遼東，命玄感於黎陽督運。于時百姓苦役，天下思亂，玄感遂與武賁郎將王仲伯、汲郡贊治趙懷義等謀議，欲令帝所軍衆飢餒，每為逗遛，不時進發。帝遲之，遣使者逼促，玄感揚言曰：水路多盜賊，不可前後而發。其弟武賁郎將玄縱、鷹揚郎將萬碩，並從幸遼東。玄感潛遣人召之，時將軍來護兒以舟師自東萊將入海，趨平壤城，軍未發。玄感無以動衆，乃遣家奴僞為使者，從東方來，謬稱護兒失軍期而反。玄感遂入黎陽縣，閉城大索男夫，於是取輻布為半甲，署官屬，皆準開皇之舊，移書傍郡，以討護兒為名。各令發兵，會於倉所，以東光縣尉元務本為黎州刺史，趙懷義為衛州刺史，河內郡主簿唐祿為懷州刺史。有衆且一萬，將襲雒陽。唐祿至河內，馳往東都

告之。越王侗民部尚書樊子蓋等，大懼，勒兵備禦。僑武縣民相率守臨清關，玄感不得濟，遂於汲郡南渡河，從亂者如市。數日，屯兵上春門，衆至十餘萬。子蓋令河南贊治裴弘策拒之，弘策戰敗，遷洛父老，競至牛酒。玄感屯兵尚書省，每誓衆曰：我身為上柱國，家累鉅萬金，至於富貴無所求也。今者不顧破家滅族者，但為天下解倒懸之急，救黎元之命耳。衆皆悅，詣轅門請自效者，日有數千。與樊子蓋書曰：夫建忠立義，事有多途，見機而作，蓋非一揆。昔伊尹放太甲於桐宮，霍光廢劉賀於昌邑，此並公度內，不能一二披陳。高祖文皇帝誕膺天命，造茲區宇，在旋璣以齊七政，握金鏡以馭六龍，無為而至化流，垂拱而天下治。今上纂承寶曆，宜固洪基，乃自絕於天，殄民敗德，頻年肆眚，盜賊於是滋多，所在脩治，民力為之凋盡，荒淫酒色，子女必被其侵，耽玩鷹犬，禽獸皆離其羣，朋黨相肩，貨賄公行，納邪佞之言，杜正直之口，加以轉輸不息，徭役無期，士卒填溝壑，骸骨蔽原野，黃河之北，則千里無煙，江淮之間，則鞠為茂草。玄感世荷國恩，位居上將，先公奉遺詔曰：好子孫，為我輔弼之，惡子孫，為我屏黜之。所以上稟先旨，下順民心，廢此淫昏，更立明哲，四海同心，九州響應，士卒用命，如赴私讎，民庶相趨，義形公道，天意人事，較然可知。公獨守孤城，勢何支久，願以黔黎在念，社稷為心，勿拘小禮，自貽伊戚。誰謂國家，一旦至此，執筆潛泣，言無所具，遂進逼都城。刑部尚書衛玄率衆數萬，自關中來援東都，以步騎二萬渡灃澗，挑戰。玄感僞北，玄逐之，伏兵發，前軍盡沒。後數日，玄復與玄感戰，兵始合，玄感詐令人大呼曰：官軍已得玄感矣。玄軍稍怠，玄感與數千騎乘之，於是大潰，擁八千人而去。玄感驍勇多力，每戰親運長矛，身先士卒，暗鳴叱咤，所當者莫不震懾。論者方之項羽，又善撫馭，士樂致死，由是戰無不捷。玄軍日蹙，糧又盡，乃悉衆決戰陣於北邙。一日之間，戰十餘合，玄感弟玄挺中流矢而斃。玄感稍却，樊子蓋復遣兵攻尚書省，又殺數百人。帝遣武賁郎將陳稜攻元務本於黎陽，武衛將軍屈突通屯河陽，左珣衛大將軍宇文述發兵繼進。右驍衛大將軍來護兒復來赴援，玄感請計於前民部尚書李子雄。子雄曰：屈突通曉習兵事，若一渡河，則勝負難決，不如分兵拒之，通不能濟，則樊衛失援。玄感然之，將拒通。

子蓋知其謀，數擊其營，玄感不果進，通達濟河軍於破陵，玄感為兩軍，西抗衛女，東拒屈突通，子蓋復出兵，於是大戰，玄感軍頻北，復請計於子雄，子雄曰：「東都援軍益至，我師屢敗，不可久留，不如直入關中，開永豐倉以振貧乏，三輔可指麾而定，據有府庫，東面而爭天下，此亦霸王之業。」會華陰諸楊請為鄉導，玄感遂釋洛陽，西圖關中，宣言曰：「我已破東都，取關西矣。」宇文述等諸軍驕之，至弘農宮，父老遮說玄感曰：「宮城空虛，又多積粟，攻之易下，進可絕敵人之食，退可割宜陽之地，玄感以為然，留攻之，三日城不下，追兵遂至，玄感西至關鄉，上槃豆布陣，亘五十里，與官軍且戰且行，一日三敗，復陣於董杜原，諸軍擊之，玄感大敗，獨與十餘騎竄林木間，將奔上洛，追騎至，玄感叱之，皆懼而反走，至葭蘆戍，玄感窘迫，獨與弟積善步行，自知不免，謂積善曰：「事敗矣，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殺我，積善抽刀斫殺之，因自刺不死，為追兵所執，與玄感首俱送行在所，磔其屍於東都市三日，復斃而焚之，餘黨悉平，其弟玄獎為襄陽太守，將歸玄感為郡丞，周瑛玉所殺，玄縱弟萬頌，自帝所逃歸，至高陽，止傳舍，監事許華與郡兵執之，斬於涿郡，萬頌弟民行，官至朝請大夫，斬於長安，並具稟陳，公卿請改玄感姓為臯氏，詔可之，初，玄感圍東都也，梁郡人韓相國舉兵應之，玄感以為河南道元帥，旬月間，衆十餘萬，攻剽郡縣，至于襄城，遇玄感敗，兵漸潰散，為吏所執，傳首東都。

李子雄，渤海蓆人也，祖伯賁，魏諫議大夫，父桃枝，東平太守，與鄉人高仲密同歸於周，官至冀州刺史，子雄少慷慨，有壯志，弱冠，從周武帝平齊，以功授帥都督，高祖作相，從韋孝寬破尉迥於相州，拜上開府，賜爵建昌縣公，高祖受禪，為驃騎將軍，伐陳之役，以功進位大將軍，歷郴江二州刺史，並有能名，仁壽中，坐事免，漢王諒之作亂也，煬帝將發幽州兵以討之，時竇抗為幽州總管，帝恐其有二心，問可任者，於楊素，素進子雄，授大將軍，拜廣州刺史，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抗恃素貴，不時相見，子雄遣人諭之，後二日，抗從鐵騎二千來詣子雄所，子雄伏甲，請與相見，因禽抗，遂發幽州兵步騎三萬，自井陘以討諒，時諒遣大將軍劉建略地燕趙，正攻井陘，相遇於抱犢山下，力戰破之，還幽州。

總管尋徵拜民部尚書，子雄明辯，有器幹，帝甚任之，新羅嘗遣使朝貢，子雄至朝堂與語，因問其冠制所由，其使者曰：「皮弁遺象，安有大國君子而不識皮弁也？」子雄因曰：「中國無禮，求諸四夷，使者曰：『自至此言之外，未見無禮。』」帝以子雄失詞，奏劾其事，竟坐免，俄而復職，從幸江都，帝以仗衛不整，顧子雄部伍之，子雄立指麾，六軍肅然，帝大悅，曰：「公真武候才也。」尋轉右武侯大將軍，後坐事除名，遼東之役，帝令從軍自效，因從來護兒，自東平將指滄海，會楊玄感反於黎陽，帝疑之，詔鎖子雄送行在所，子雄殺使者，亡歸玄感，玄感每請計於子雄，語在玄感傳，及玄感敗，伏誅，籍沒其家。

趙元淑，父世模，初事高寶寧，後以衆歸周，授上開府，寓居京兆之雲陽，高祖踐阼，恆典宿衛，迨同晉王伐陳，先鋒遇賊力戰而死，朝廷以其身死王事，令子元淑襲父本官，賜物二千段，元淑性疎宕，不事生產，家徒壁立，後數歲，授驃騎將軍，將之官，無以自給，時長安富人宗連，家累千金，任周為三原令，有季女，慧而有色，連獨奇之，每求賢夫，聞元淑如是，請與相見，連有風儀，笑談笑，元淑亦異之，及至其家，服翫居處，擬於將相，酒酣奏女樂，元淑所未見也，元淑辭出，連曰：「公子有暇，可復來也。」後數日，復造之，宴樂更後，如此者再三，因謂元淑曰：「知公子素貧，老夫當相濟，因問元淑所須，盡買與之，臨別，元淑再拜致謝，連復拜曰：『鄙人竊不自量，敬慕公子，今有一女，願為箕帚妾，公子意何如？』元淑感愧，遂轉為妻，連復送奴婢二十口，良馬十餘匹，加以縑帛錦綺，及金寶珍玩，元淑遂為富人，及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元淑從楊素擊平之，以功進位柱國，拜德州刺史，尋轉潁川太守，並有威惠，因入朝會，司農不時納諸郡租數，元淑奏之，帝謂元淑曰：「如卿意者，幾日當了？」元淑曰：「如臣意，不過十日。」帝即日拜元淑為司農卿，納天下租，如言而了，帝悅，焉，禮部尚書楊玄感潛有異志，以元淑可與共亂，遂與結交，多遺金寶，遼東之役，領將軍典宿衛，加授光祿大夫，封萬公，明年，帝復征高麗，以元淑鎮臨渝，及玄感作亂，其弟玄縱自帝所逃歸，路經臨渝，元淑出其小妻魏氏，見玄縱，對宴極歡，因與通謀，詐受玄縱路遺，及玄感敗，人有告其事者，帝以屬吏，元淑言與玄感結婚，所得金寶，則為財婚，實無他故，魏氏復

趙元淑，父世模，初事高寶寧，後以衆歸周，授上開府，寓居京兆之雲陽，高祖踐阼，恆典宿衛，迨同晉王伐陳，先鋒遇賊力戰而死，朝廷以其身死王事，令子元淑襲父本官，賜物二千段，元淑性疎宕，不事生產，家徒壁立，後數歲，授驃騎將軍，將之官，無以自給，時長安富人宗連，家累千金，任周為三原令，有季女，慧而有色，連獨奇之，每求賢夫，聞元淑如是，請與相見，連有風儀，笑談笑，元淑亦異之，及至其家，服翫居處，擬於將相，酒酣奏女樂，元淑所未見也，元淑辭出，連曰：「公子有暇，可復來也。」後數日，復造之，宴樂更後，如此者再三，因謂元淑曰：「知公子素貧，老夫當相濟，因問元淑所須，盡買與之，臨別，元淑再拜致謝，連復拜曰：『鄙人竊不自量，敬慕公子，今有一女，願為箕帚妾，公子意何如？』元淑感愧，遂轉為妻，連復送奴婢二十口，良馬十餘匹，加以縑帛錦綺，及金寶珍玩，元淑遂為富人，及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元淑從楊素擊平之，以功進位柱國，拜德州刺史，尋轉潁川太守，並有威惠，因入朝會，司農不時納諸郡租數，元淑奏之，帝謂元淑曰：「如卿意者，幾日當了？」元淑曰：「如臣意，不過十日。」帝即日拜元淑為司農卿，納天下租，如言而了，帝悅，焉，禮部尚書楊玄感潛有異志，以元淑可與共亂，遂與結交，多遺金寶，遼東之役，領將軍典宿衛，加授光祿大夫，封萬公，明年，帝復征高麗，以元淑鎮臨渝，及玄感作亂，其弟玄縱自帝所逃歸，路經臨渝，元淑出其小妻魏氏，見玄縱，對宴極歡，因與通謀，詐受玄縱路遺，及玄感敗，人有告其事者，帝以屬吏，元淑言與玄感結婚，所得金寶，則為財婚，實無他故，魏氏復

趙元淑，父世模，初事高寶寧，後以衆歸周，授上開府，寓居京兆之雲陽，高祖踐阼，恆典宿衛，迨同晉王伐陳，先鋒遇賊力戰而死，朝廷以其身死王事，令子元淑襲父本官，賜物二千段，元淑性疎宕，不事生產，家徒壁立，後數歲，授驃騎將軍，將之官，無以自給，時長安富人宗連，家累千金，任周為三原令，有季女，慧而有色，連獨奇之，每求賢夫，聞元淑如是，請與相見，連有風儀，笑談笑，元淑亦異之，及至其家，服翫居處，擬於將相，酒酣奏女樂，元淑所未見也，元淑辭出，連曰：「公子有暇，可復來也。」後數日，復造之，宴樂更後，如此者再三，因謂元淑曰：「知公子素貧，老夫當相濟，因問元淑所須，盡買與之，臨別，元淑再拜致謝，連復拜曰：『鄙人竊不自量，敬慕公子，今有一女，願為箕帚妾，公子意何如？』元淑感愧，遂轉為妻，連復送奴婢二十口，良馬十餘匹，加以縑帛錦綺，及金寶珍玩，元淑遂為富人，及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元淑從楊素擊平之，以功進位柱國，拜德州刺史，尋轉潁川太守，並有威惠，因入朝會，司農不時納諸郡租數，元淑奏之，帝謂元淑曰：「如卿意者，幾日當了？」元淑曰：「如臣意，不過十日。」帝即日拜元淑為司農卿，納天下租，如言而了，帝悅，焉，禮部尚書楊玄感潛有異志，以元淑可與共亂，遂與結交，多遺金寶，遼東之役，領將軍典宿衛，加授光祿大夫，封萬公，明年，帝復征高麗，以元淑鎮臨渝，及玄感作亂，其弟玄縱自帝所逃歸，路經臨渝，元淑出其小妻魏氏，見玄縱，對宴極歡，因與通謀，詐受玄縱路遺，及玄感敗，人有告其事者，帝以屬吏，元淑言與玄感結婚，所得金寶，則為財婚，實無他故，魏氏復



言初不受金帝親臨問卒無異辭帝大怒謂侍臣曰此則反狀何勞重問元淑及魏氏俱斬於涿郡籍沒其家

河南斛斯政祖椿魏太保尚書令常山文宣王父恢散騎常侍新蔡郡公政明悟有器幹初爲親衛後以軍功授儀同甚爲楊素所禮大業中爲尚書兵曹郎政有風神每奏事未嘗不稱旨煬帝悅之漸見委信楊玄感兄弟俱與之交遠東之役兵部尚書段文振卒侍郎明雅復以罪廢帝彌屬意尋遷兵部侍郎于時外事四夷軍國多務政處斷辯速稱爲幹理玄感之反也政與通謀及玄縱等亡歸亦政之計也帝在遼東將班師窮治玄縱黨與內不自安遂亡奔高麗明年帝復東征高麗請降求執送政帝許之遂鎖政而還至京師以政告廟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奏曰斛斯政之罪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忿若同常刑賊臣逆子何以懲肅請變常法帝許之於是將政出金光門縛政於柱公卿百僚並親擊射擣其肉多有噉者噉後烹煮收其餘骨焚而揚之餘杭劉元進少好任俠爲州里所宗兩手各長尺餘臂垂過膝煬帝與遼東之役百姓騷動元進自以相表非常陰有異志遂聚衆合亡命會帝復征遼東徵兵吳會士卒皆相謂曰去年吾輩父兄從帝征者當全感之時猶死亡大半骸骨不歸今天下已罷敵是行也吾屬其無遺類矣於是多有亡散郡縣捕之急既而楊玄感起於黎陽元進知天下思亂於是舉兵應之二吳苦役者莫不響至旬月衆至數萬將渡江而玄感敗吳郡朱燮晉陵管崇亦舉兵有衆七萬共迎元進奉以爲主據吳郡稱天子燮崇俱爲僕射署置百官毗陵東陽會稽建安豪傑多執長吏以應之帝令將軍吐萬緒光祿大夫魚俱羅率兵討焉元進西屯茅浦以抗官軍頻戰互有勝負元進保曲阿與朱燮管崇合軍衆至十萬緒進軍逼之相持百餘日爲緒所敗保於黃山緒復破之燮戰死元進引趣建安休兵養士二將亦以師老頓軍自守俄而二將俱得罪帝令江都郡丞王世充發淮南兵擊之有大流星墜於江都未及地而南逝磨拂竹木皆有聲至吳郡而落于地元進惡之令掘地入二丈得一石徑丈餘後數日失石所在世充既渡江元進將兵拒戰殺千餘人世充窘急退保延陵柵元進遣兵各持茅因風縱火世充

大懼將棄營而遁遇反風火轉元進之衆懼燒而退世充簡銳卒掩擊大破之殺傷大半自是頻戰輒敗元進謂管崇曰事急矣當以死決之於是出挑戰俱爲世充所殺其衆悉降世充坑之於黃亭澗死者三萬人其餘黨往往保險爲盜其後董道冲沈法與李子通等乘此而起戰爭不息逮於隋亡

### 李密 裴仁基

李密字法主真鄉公衍之從孫也祖耀周邢國公父寬驍勇善戰幹略過人自周及隋數經將領至柱國蒲山郡公號爲名將密多籌算才兼文武志氣雄遠常以濟物爲己任開皇中襲父爵蒲山公乃散家產贖贖規故養客禮賢無所愛悵與楊玄感爲刎頸之交後更折節下帷耽學尤好兵書誦皆在口師事國子助教包愷受史記漢書勵精忘勩愷門徒皆出其下大業初授親衛大都督非其所好稱疾而歸及楊玄感在黎陽有逆謀陰遣家僮至京師召密令與弟玄挺等同赴黎陽玄感舉兵而密至玄感大喜以爲謀主玄感謀計於密密曰愚有三計惟公所擇今天子出征遠在遠外地去幽州懸隔千里南有巨海之限北有胡戎之患中間一道理極艱危今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剽直扼其喉前有高麗退無歸路不過旬月齋糧必盡舉麾一召其衆自降不戰而禽此計之上也又關中四塞天府之國有衛文昇不足爲意今宜率衆經城勿攻輕齋鼓行務早西入天子雖還失其襟帶據險臨之故當必剋萬全之勢此計之中也若隨近逐便先向東都唐禕告之理當固守引兵攻戰必延歲月勝負殊未可知此計之下也玄感曰不然公之下計乃上策矣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不取之安能動物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密計遂不行玄感既至東都皆捷自謂天下響應功在朝夕及獲韋福嗣又委以腹心是以軍旅之事不專歸密福嗣既非同謀因戰被執每設籌畫皆持兩端後使作檄文福嗣固辭不肯密揣知其情因謂玄感曰福嗣元非同盟實懷觀望明公初起大事而姦人在側聽其是非必爲所誤矣請斬謝衆方可安輯玄感曰何至於此密知言之不用退謂所親曰楚公好反而不欲勝如何吾屬今爲虜矣後玄感將西入福嗣竟亡歸東都時李子雄勸玄感速稱尊號玄感以問於密密曰昔陳勝自欲稱王

張耳諫而被外魏武將求九錫荀或止而見陳今者密欲正言還恐追蹤二子阿諛順意又非密之本圖何者兵起已來雖復頻捷至於郡縣未有從者東都守禦尙強天下救兵益至公當身先士卒早定關中迺欲急自尊崇何示不廣也玄感笑而止及宇文述來護兒等軍且至玄感謂密曰計將安出密曰元弘嗣統強兵於隴右今可揚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關可得給衆玄感遂以密謀號令其衆因引西入至陝縣欲圍弘農宮密諫之曰公今詐衆入西軍事在速况乃追兵將至安可稽留若前不得據關退無所守大衆一散何以自全玄感不從遂圍之三日攻不能拔方引而西至於閿鄉追兵遂及玄感敗密間行入關與玄感從叔詢相隨匿於馮翊詢妻之舍尋爲鄰人所告遂捕獲囚於京兆獄是時煬帝在高陽與其黨俱送帝所在途謂其徒曰吾等之命同於朝露若至高陽必爲菹醢今道中猶可爲計安得行就鼎鑊不規逃避也衆咸然之其徒多有金密令出示使者曰吾等死日此金並留付公幸用相瘞其餘卽皆報德使者利其金遂相然許及出關外防禁漸弛密請通市酒食每讌飲喧嘩竟夕使者不以爲意行次邯鄲夜宿村中密等七人皆穿牆而遁與王仲伯亡抵平原賊帥郝孝德孝德不甚禮之備遺饑饉至削樹皮而食仲伯潛歸天水密詣淮陽舍於村中變姓名稱劉智遠聚徒教授經數月密鬱鬱不得志爲五言詩曰金風蕩初節玉露凋晚林此夕窮塗士空軫鬱陶心眺聽良多感慷慨獨霜襟霜襟何所爲悵悵懷古意秦俗猶未平漢道將何冀樊噲市井徒蕭何刀筆吏一朝時運合萬古傳名器寄言世上雄虛生真可愧詩成而泣下數行時人有怪之者以告太守趙他懸捕之密乃亡去抵其妹夫雍丘令丘君明後君明從子懷義以告帝帝令捕密密得遁去君明竟坐死會東郡賊帥羅讓聚黨萬餘人密歸之其中有知密是玄感士將潛勸讓害之密大懼乃因王伯當以策干讓讓遣說諸小賊所至輒降下讓始敬焉召與計專密謂讓曰今兵衆既多糧無所出若曠日持久則人馬困敝大敵一臨死亡無日未若直趨滎陽休兵館穀待士馬肥充然可與人爭利讓從之於是破金隄關掠滎陽諸縣城堡多下之滎陽太守郇王慶及通守張須陁以兵討讓數爲須陁所敗聞其來

大懼將遠避之密曰須陁勇而無謀兵又驟勝既驕且狠可一戰而禽公但列陣以待保爲公破之讓不得已勒兵將戰密分兵千餘人於林木間設伏讓與戰不利軍稍却密發伏自後掩之須陁衆潰與讓合擊大破之遂斬須陁於陣讓於是令密建牙別統所部密復說讓曰昏主蒙塵播蕩吳越蝸毛競起海內飢荒明公以英桀之才而統驍雄之旅宜當廓清天下誅窮羣兇豈可求食草間常爲小盜而已今東都士庶中外離心留守諸官政令不一明公親率大衆直掩與洛倉發粟以賑窮乏遠近孰不歸附百萬之衆一朝可集先發制人此機不可失也讓曰僕起隴畝之間望不至此必如所圖請君先發僕領諸軍便爲後殿得倉之日當別議之密與讓領精兵七千人以大業十三年春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襲與洛倉破之開倉恣民所取老弱襁負道路不絕越王侗武實郎將劉長恭率步騎二萬五千討密密一戰破之長恭僅以身免讓於是推密爲主密城洛口周迴四十里以居之房彥藻說下豫州東都大懼讓上密號爲魏公密初辭不受諸將等固請乃從之設壇場卽位稱元年置官屬以房彥藻爲左長史郗元真右長史楊德方左司馬鄭德韜右司馬拜讓司徒封東郡公其將帥封拜各有差長白山賊孟讓掠東郡燒豐都市而歸密攻下鞏縣獲縣長柴孝和拜爲護軍武實郎將裴仁基以武牢歸密因遣仁基與孟讓率兵二萬餘人襲迴洛倉破之燒天津橋遂縱兵大掠東都出兵乘之仁基等大敗僅以身免密復親率兵三萬逼東都將軍段達武實郎將高毗劉長恭等出兵七萬拒之戰於故都官軍敗走密復下迴洛倉而據之俄而德韜德方俱死復以鄭頊爲左司馬鄭虔象爲右司馬柴孝和說密曰秦地阻山帶河西楚背之而亡漢高都之而霸如愚意者令仁基守迴洛翟讓守洛口明公親簡精銳西襲長安百姓孰不郊迎必當有征無戰既克京邑業固兵強方更長驅峻掃掃蕩京洛傳檄指擣天下可定但今英雄競起實恐他人我先一朝失之噬臍何及密曰君之所圖僕亦思之久矣誠爲上策但昏主尙在從兵猶衆我之所部並山東人既見未下洛陽何肯相隨西入諸將出於羣盜留之各競雄若然者殆將敗矣孝和曰誠如公言非所及也大軍既未可西出請間行觀隙密

從之孝和與數十騎至陝縣山賊歸之者萬餘人密時兵鋒甚銳每入苑與官軍連戰會密爲流矢所中臥於營內後數日東都出兵擊之密衆大潰棄迴洛倉歸洛口孝和之衆聞密退各分散而去孝和輕騎歸密帝遣王世充率江淮勁卒五萬來討密密逆拒之戰不利柴孝和溺死於洛水密甚傷之世充營於洛西與密相拒百餘日武陽郡丞元寶藏黎陽賊帥李文相洹水賊帥張昇清河賊帥趙君德平原賊帥郝孝德並歸於密共襲破黎陽倉據之周法明舉江黃之地以附密齊郡賊帥徐圓朗任城大俠徐師仁淮陽太守趙他等前後款附以千百數翟讓所部王儒信勸讓爲大家宰總統統務以奪密權讓兄寬復謂讓曰天子止可自作安得與人汝若不能作我當爲之密聞其言有圖讓之計會世充列陣而至讓出拒之爲世充所擊退者數百步密與單雄信等率精銳赴之世充敗走讓欲乘勝進破其營會日暮密固止之明日讓與數百人至密所欲爲宴樂密具饌以待之其所將左右各分令就食諸門並設備讓不之覺也密引讓入坐有好弓出示讓遂令讓射讓引滿將發密遣壯士蔡建自後斬之殞於牀下遂殺其兄寬及王儒信并其從者亦有死焉讓所部將徐世勳爲亂兵所斫中重瘡密遽止之僅而得免單雄信等皆叩頭求哀密並釋而慰諭之於是率左右數百人詣讓本營王伯當邢元真單雄信等入營告以殺讓之意衆無敢動者乃令徐世勳單雄信王伯當分統其衆未幾世充夜襲倉城密逆拒破之斬武賁郎將費青奴世充復移營洛北南對鞏縣其後遂於洛水造浮橋悉衆以擊密密與千騎拒之不利而退世充因薄其城下密銳銳卒數百人分爲三隊出擊之官軍稍却自相陷溺死者數萬人武賁郎將楊威王辨霍世舉劉長恭梁德重董智通等諸將率皆沒于陣世充僅而獲免不敢還東都遂走河陽其夜兩雪尺餘衆隨之者死亡殆盡密於是修金墉故城居之衆三十餘萬復來攻上春門留守韋津出拒戰密密擊敗之執津於陣其黨勸密即尊號密不許及義師圍東都密出軍爭之交綏而退俄而宇文文化及殺逆率衆自江都北指黎陽兵十餘萬密乃自率步騎二萬拒之會越王侗稱尊號遣使者授密太尉尚書令東南道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令先平文化及然後入朝

輔政密遣使報謝焉化及與密相遇密知其軍少食利在急戰故不與交鋒又遇其歸路使不得西密遣徐世勳守倉城化及攻之不能下密與化及隔水而語密數之曰卿本匈奴奴兒隸破野頭耳父兄弟並受隋室厚恩實貴累世至妻公主光榮隆顯舉朝莫二荷國士之遇者當須國士報之豈容主上失德不能死諫反因衆叛躬行殺虐誅及子孫傍立支庶擅自尊崇欲規篡奪汗辱妃后枉害無辜不追諸葛瞻之忠誠乃爲霍禹之惡逆天地所不容人神所莫祐擁逼良善將欲何之今若速來歸我尙可得全後嗣化及默然俯視良久乃瞋目大言曰共你論相殺事何須作書語邪密謂從者曰化及庸懦如此欲圖爲帝王斯乃趙高聖公之流吾當折杖驅之耳化及感修攻具以逼黎陽倉城密領輕騎五百馳赴之倉城兵又出相應焚其攻具經夜火不滅密知化及糧且盡因僞與和以敵其衆化及不之悟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饋之會密下有人獲罪亡投化及具言密情化及大怒其食又盡乃度禾濟渠與密戰于童山之下自辰達酉密爲流矢所中頓於汲縣化及掠汲郡北趨魏縣其將陳智略張童仁等所部兵歸于密者前後相繼初化及以輜重留於東郡道其所署刑部尚書王軌守之至是軌舉郡降密以軌爲滑州總管密引兵而西遣記室參軍李儉朝於東都執殺煬帝人于弘達以獻越王侗侗以儉爲司農少卿使之反命召密入朝密至溫縣聞世充已殺元文都盧楚等乃歸金墉世充既得擅權乃厚賜將士繕治器械人心漸銳然密兵少衣食乏乃請交易密初難之邢元真等各求私利遞來勸密密遂許焉初東都絕糧人歸密者日有數百至此得食而降人益多密方悔而止密雖據倉無府庫兵數戰不獲賞又厚撫初附之兵於是衆心漸怨時遣邢元真守與洛倉元真起自微賤性又貪鄙宇文溫疾之每謂密曰不殺元真公難未已密不荅而元真知之陰謀叛密揚慶閣而告密密固疑焉會世充悉衆來決戰密留王伯當守金墉自引精兵就偃師北阻邙山以待之世充軍至令數百騎度御河密遣裴行儼率衆逆之會日暮暫交而退行儼孫長樂程瓌金等驍將十數人皆遇重瘡密甚惡之世充夜潛濟師詰朝而陣密方覺之狼狽出戰於是敗績與萬餘人馳向洛口世充夜圍

偃師守將鄭頊為其部下所翻以城降世充密將入洛口倉城元真已遣人潛引世充矣密陰知之而不發其事因與衆謀待世充之兵半濟洛水然後擊之及世充軍至密候騎不時覺比將出戰世充軍悉已濟矣密自度不能支引騎而遁元真竟以城降於世充密衆漸離將如黎陽人或謂密曰殺翟讓之際徐世勳幾至於死今瘡猶未復其心安可保乎密乃止時王伯當棄金墉保河陽密以輕騎自武牢度河以歸之謂伯當曰兵敗矣久苦諸君我今自刎請以謝衆衆皆泣莫能仰視密復曰諸君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身雖媿無功諸君必保富貴其府榷柳燮對曰昔盆子歸漢尚食均輸明公與長安宗族有舊昔之遇雖不陪義義然而阻東都斷隋歸路使唐國不戰而據京師此亦公之功也衆咸曰然密遂歸大唐封邢國公拜光祿卿

河東裴仁基字德本祖伯鳳周汾州刺史父定上儀同仁基少驍武便弓馬開皇初為親衛平陳之役先登陷陣拜儀同賜物千段以本官領漢王諒府親信煬帝嗣位諒舉兵作亂仁基苦諫諒大怒囚之於獄及諒敗帝嘉之超拜護軍數歲改授武賁郎將從將軍李景討叛蠻向思多於黔安以功進位銀青光祿大夫賜奴婢百口絹五百匹擊吐谷渾於張掖破之加授金紫光祿大夫斬獲寇掠鞞拜左光祿大夫從征高麗進位光祿大夫帝幸江都李密據洛口令仁基為河南道討捕大使據武牢以拒密及榮陽通守張須陁為密所殺仁基悉收其衆每與密戰多所斬獲時隋大亂有功者不錄仁基見強寇在前士卒勞敝所得軍資即用分賞監軍御史蕭懷靜每抑止之衆咸怨怒懷靜又陰持仁基長短欲有所委劾仁基懼遂殺懷靜以其衆歸密密以為河東郡公其子行儼驍勇善戰密復以為絳郡公甚相委昵王世充以東都食盡衆來詣偃師與密決戰密問計於諸將仁基對曰世充盡銳而至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要路令不得東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却還我且按甲世充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此有餘力彼勞奔命兵法所謂彼出我歸彼歸我出數戰以疲之多方以誤之者也密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東都兵馬有三不可當器械精一也決計而來二也食盡求關三也我按甲蓄力以觀其敵彼求關不得欲

走無路不過十日世充之首可懸於麾下單雄信等諸將輕世充皆請戰仁基苦爭不得密難違諸將之言戰遂大敗仁基為世充所虜世充以其父子並驍銳深禮之以兄女妻行儼及偃師號署仁基為禮部尚書行儼為左輔大將軍意不自安遂與世充所署尚書左丞宇文儒童尚食直長陳謙祕書丞崔德本等謀反令陳謙於上食之際持匕首以劫世充行儼以兵應於階下指麾事定然後出越王侗以輔之事臨發將軍張重仁知其謀而告之俱為世充所殺史臣曰古先帝王之興也非夫至德深仁格於天地有豐功博利弘濟艱難不然則其道無由矣自周邦不競隋運將隆武元高祖並著大功於王室平南國摧東夏總百揆定三方然後變謳歌運寶鼎于時匈奴驕倨勾吳不朝既爭長於黃池亦飲馬於清渭高祖內綏外禦日不暇給委心齊於俊傑寄折衝於爪牙文武爭馳羣策畢舉服猾夏之虜掃黃旗之寇峻五岳以作鎮環四海以為池厚澤被於域中餘威震於殊俗煬帝蒙故業踐丕基阻伊洛而固增函路兩都而總萬國矜曆數之在己忽王業之艱難不務以道恤人將以申威海外運拒諫之智驕飾非之辯恥載述之未遠忘德義之不修於是靈通渠開馳道樹以柳杞隱以金槌西出玉門東踰碣石漸山堙谷浮河達海民力凋盡徭戍無期率土之心為驚魚潰方西規奄蔡南討琉球親總八狄之師屢踐三韓之城自以威行萬物顧指無違又躬為長君功高莫列龍不假於外威權不遠於羣下足以輔轡軒唐奄吞周漢子孫萬代人莫能窺振古以來一君而已遂乃外陳猛士內忌忠良取有盜竊之聲惡聞喪亂之事出師命將不料衆寡兵少力屈者以長悞受顯誅竭誠克勝者以功高蒙隱戮或斃鋒刃之下或殞鳩毒之中實不可以有功求刑不可以無罪免畏首畏尾進退維谷彼山東之羣盜多出廝役之中無尺土之資十家之產豈有陳涉亡秦之志張角亂漢之謀我皆苦於上欲無厭下不堪命飢寒交切殺死崔蒲莫識旌旗什伍之容安知行師用兵之勢但人自為戰衆怒難犯故攻無完城野無橫陣星離碁布以千百數豪傑因其機以動之乘其勢而用之雖有勇敢之士明哲之將連踵覆沒莫之

能禦煬帝魂褫氣懾，望絕兩京，謀竄身於江湖，冀永嘉之舊迹，既而禍生轂下，覺起舟中，思早告而莫追，唯請死而獲可，身棄南巢之野，首懸白旗之上，子孫勳絕，宗廟爲墟，夫以開皇之初，比於大業之盛，度土地之廣狹，料戶口之衆寡，算甲兵之多少，校倉廩之虛實，九鼎之譬鴻毛，未喻輕重，培塿之方蒿岱，曾何等級，論地險則遼隧未擬於長江，語人謀則句麗不侔於陳國，高祖掃江南以清六合，煬帝事遼東而喪天下，其故何哉？所爲之迹同，所用之心異也。高祖北却強胡，南奔百越，十有餘載，戎車屢動，民亦勞止，不爲無事，然其動也，思以安之，其勞也，思以逸之，是以民致時雍，師無怨讟，誠在於愛利，故其興也勃焉，煬帝嗣承平之基，席已安之業，肆其淫放，虐用其民，視億兆如草芥，顧羣臣如寇讎，勞近以事遠，求名而喪實，兵纏魏關，阨危弗圖，圍解鴈門，慢遊不息，天奪之魄，人益其災，羣盜並興，百殃俱起，自絕民神之望，故其亡也忽焉，訊之古老，考其行事，此高祖之所由興，而煬帝之所以滅者也，可不謂然乎？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較與秦相類，始皇并吞六國，高祖統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煬帝肆行猜毒，皆禍起於羣盜，而身殞於匹夫，原始要終，若合符契矣。玄感宰相之子，荷國重恩，君之失得，當竭股肱，未議致身，先圖問鼎，遂假伊霍之事，將肆莽卓之心，人神同疾，敗不旋踵，兄弟就誼，醢之誅，先人受焚如之酷，不亦甚乎？李密遭會風雲，奮其鱗翼，思封函谷，將割鴻溝，莽月之間，衆數十萬，破化及摧，世充聲動四方，威行萬里，雖運乖天眷，事屈與王，而義協人謀，雄名克振，壯矣，然志性輕狡，終致顛覆，其度量長挈，大抑陳項之季孟歟。

隋書卷七十

隋書卷七十考證

楊玄感傳李雄趙元淑斛斯政劉元進○目錄注在楊玄感下，本傳玄感下不注，而各傳前另自標名，臣映斗按四人俱附玄感而亂，宜從目錄注名玄感之下，而刪傳前另標之名，以合附傳之體。

趙元淑傳初事高寶寧○北史作初從高寶，無寧字，當是遺脫。

隋書卷七十考證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三十六

誠節

易稱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又云。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士之立身成名。在乎仁義而已。故仁道不遠。則殺身以成仁。義重於生。則捐生而取義。是以龍逢投軀於夏。紂比干竭節於商。辛申。崩斷臂於齊。莊弘。演納肝於衛。懿。爰遠漢之紀。信。樂布。晉之向。雄。嵇紹。凡在立名之士。莫不庶幾焉。至於臨難忘身。見危授命。雖斯文不墜。而行之蓋寡。固知士之所重。信在茲乎。非夫內懷鐵石之心。外負凌霜之節。孰能安之若命。赴蹈如歸者也。皇甫誕等。當擾攘之際。踐必死之機。白刃臨頸。確乎不拔。可謂歲寒貞柏。疾風勁草。千載之後。懷懷如生。豈獨聞彼伯夷。悞夫立志。亦冀將來君子。有所庶幾。故掇探所聞。為誠節傳。

劉弘

劉弘字仲遠。彭城叢亭里人。魏太常卿芳之孫也。少好學。有行檢。重節槩。仕齊行臺郎中。襄城沛郡穀陽三郡太守。西楚州刺史。及齊亡。周武帝以為本郡太守。尉迥之亂也。遣其將席毗掠徐兗。弘勒兵拒之。以功授儀同。永昌太守。齊州長史。志在立功。不安佐職。平陳之役。表請從軍。以行軍長史。從總管吐萬緒渡江。以功加上儀同。封漢澤縣公。拜泉州刺史。會高智慧作亂。以兵攻州。弘城守百餘日。救兵不至。前後出戰。死亡大半。糧盡無所食。與士卒數百人。煮犀甲膠帶。及刺樹皮而食之。一無離叛。賊知其飢餓。欲降之。弘抗節彌厲。賊悉眾來攻城。陷。為賊所害。上聞而嘉歎者久之。賜物二千段。子長信。襲其官爵。

皇甫誕 魏徵 敬劄

皇甫誕字玄慮。安定烏氏人也。祖和。魏膠州刺史。父璠。隋州刺史。誕少剛毅。有器局。周畢王引為倉曹參軍。高祖受禪。為兵部侍郎。數年。出為魯州長史。開皇中。復入為比部刑部二曹侍郎。俱有能名。遷治書侍御史。朝臣無不肅懼。上以百姓多流亡。令誕為河南道大使。以檢括之。及還。奏事稱旨。上甚悅。令判大

理少卿。明年。遷尚書右丞。俄以母憂去職。未幾。起令視事。尋轉尚書左丞。時漢王諒為并州總管。朝廷感選寮佐。前後長史司馬。皆一時名士。上以誕公方著稱。拜并州總管司馬。總府政事。一以諮之。諒甚敬焉。及煬帝即位。徵諒入朝。諒用諮議王頌之謀。發兵作亂。誕數諫止。諒不納。誕因流涕曰。竊料大王兵資。無敵京師者。加以君臣位定。逆順勢殊。士馬雖精。難以取勝。願王奉詔入朝。守臣子之節。必有松喬之壽。累代之榮。如更遷延。陷身叛逆。一挂刑書。為布衣黔首。不可得也。願察區區之心。思萬全之計。敢以死請。諒怒而囚之。及楊素將至。諒屯清源。以拒之。諒主簿豆盧毓。出誕於獄。相與協謀。閉城拒諒。諒襲擊破之。並抗節而遇害。帝以誕亡身殉國。嘉悼者久之。下詔曰。襄顯名節。有國通規。加等飾終。抑惟令典。并州總管司馬皇甫誕。性理淹通。志懷審正。効官贊務。聲績克宣。值狂悖構禍。凶威孔熾。確殉單誠。不從妖逆。雖幽繫寇手。而雅志彌厲。遂潛與義徒。據城抗拒。眾寡不敵。奄致非命。可贈柱國。封弘義公。諡曰明子。無逸嗣。無逸尋為清陽太守。政甚有聲。大業令行。奮爵劍除。以無逸誠義之後。賜爵平輿侯。入為刑部侍郎。守右武衛將軍。初。漢王諒之反也。州縣莫不響應。有嵐州司馬陶模。繁時令敬劄。並抗節不從。

陶模。京兆人也。性明敏。有器幹。仁壽初。為嵐州司馬。諒既作亂。刺史喬鍾葵發兵將赴逆。模拒之曰。漢王所圖不軌。公荷國厚恩。致位方伯。謂當竭誠效命。以答慈造。豈有大行皇帝梓宮未掩。翻為屬階。鍾葵失色曰。司馬反邪。臨之以兵。辭氣不撓。葵義而釋之。軍吏進曰。若不斬模。何以壓眾心。於是囚之於獄。悉掠取資財。分賜黨與。及諒平。煬帝嘉之。拜開府。授大興令。楊玄感之反也。率兵從衛玄擊之。以功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卒官。

敬劄字積善。河東蒲坂人也。父元約。周布憲中大夫。劄仁壽中為繁時令。甚有能名。及賊至。力戰城陷。賊帥墨弼掠其資產而臨之。以兵劄。辭氣不撓。弼義而止之。執送於偽將喬鍾葵所。鍾葵釋之。署為代州總管司馬。劄正色拒之。至於再三。鍾葵忿然曰。受命則可。不然當斬。劄答曰。悉為縣宰。遺達逆亂。進不能保境。退不能死節。為辱已多。何乃復以偽官相迫也。死生唯命。餘非所聞。鍾葵怒

甚怒視劍曰卿不畏死邪復將殺之會楊義臣軍至鍾葵遽出戰因而大敗劍遂得免大業三年煬帝避暑汾陽宮代州長史柳銍司馬崔寶山上其狀付有司將加褒賞會世基奏格而止後遷朝邑令未幾終

游元

游元字楚客廣平任城人魏五更明根之玄孫也父寶藏位至太守元少聰敏年十六齊司徒徐顯秀引為參軍事周武帝平齊之後歷壽春令譙州司馬俱有能名開皇中為殿內侍御史晉王廣為揚州總管以元為法曹參軍父憂去職後為內直監煬帝嗣位遷尚書度支郎遂東之役領左驍衛長史為蓋卒道監軍拜朝請大夫兼治書侍御史宇文述等九軍敗績帝令元按其獄述時責倖其子士及又尚南陽公主勢傾朝廷遣家僮造元有所請屬元不之見他日數述曰公地屬親賢腹心是寄當咎身責己以勸事君乃遣人相造欲何所道按之愈急仍以狀劾之帝嘉其公正賜朝服一襲九年奉使於黎陽督運楊玄感作逆乃謂元曰獨夫肆虐天下士大夫肝腦塗地加以陷身絕域之所軍糧斷絕此亦天亡之時也我今親率義兵以誅無道卿意如何元正色答曰尊公荷國寵靈功參佐命高官重祿近古莫儔公之弟兄青紫交映當謂竭誠盡節上答鴻恩豈意墳土未乾親圖反噬深為明公不取願思禍福之端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玄感怒而囚之屢脅以兵竟不屈節於是害之帝甚嘉數贈銀青光祿大夫賜緣五百匹拜其子仁宗為正議大夫弋陽郡通守

馮慈明

馮慈明字無佚信都長樂人也父子琮仕齊官至尚書右僕射慈明在齊以戚屬之故年十四為淮陽王開府參軍事尋補司州主簿進除中書舍人周武平齊授帥都督高祖受禪開三府官除司空司倉參軍事累遷行臺禮部侍郎晉王廣為并州總管感選家屬以慈明為司士後歷吏部員外郎兼內史舍人煬帝即位以母憂去職帝以慈明始事藩邸後更在臺意甚銜之至是請為伊吾鎮副未之官轉交趾郡丞大業九年被徵入朝時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奔高麗帝見慈明深慰勉之俄拜尚書兵曹郎加位朝請大夫十三年擢江都郡丞事

李密之逼東都也詔令慈明安集灑洛追兵擊密至鄆陵為密黨崔樞所執密延慈明於坐勞苦之因而謂曰隋祚已盡區宇沸騰吾躬率義兵所向無敵東都危急計日將下今欲率四方之眾問罪於江都卿以為何如慈明答曰慈明直道事人有死而已不義之言非所敢對密不悅冀其後改厚加禮焉慈明使人奉表江都及致書東都留守論賊形勢密知其狀又義而釋之出至管門賊帥翟讓怒曰爾為使人為我所執魏公相待至厚曾無感戴寧有長乎慈明勃然曰天子使我来正欲除爾輩不圖為賊黨所獲我豈從汝求活耶欲殺但殺何須罵詈因謂羣賊曰汝等本無惡心因飢饉逐食至此官軍且至早為身計讓益怒於是亂刀斬之時年六十八梁郡通守楊汪上狀帝數惜之贈銀青光祿大夫拜其二子惇惇俱為尚書承務郎王充推越王侗為主重贈柱國戶部尚書昌黎郡公諡曰壯武長子忱先在東都王充破李密忱亦在軍中逮遣奴負父屍柩詣東都身不自送未幾又感花燭納室時論醜之

張須陁

張須陁弘農閩鄉人也性剛烈有勇略弱冠從史萬歲討西蠻以功授儀同賜物三百段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并州從楊素擊平之加開府大業中為齊郡丞會與遼東之役百姓失業又屬歲饑穀米踊貴須陁將開倉賑給官屬咸曰須待詔勅不可擅與須陁曰今帝在遠遣使往來必淹歲序百姓有倒懸之急如待報至當委溝壑矣吾若以此獲罪死無所恨先開倉而後上狀帝知之而不責也明年賊帥王薄聚結亡命數萬人寇掠郡境官軍擊之多不利須陁發兵拒之薄遂引軍南轉掠魯郡須陁驛之及于岱山之下薄恃驍勇不設備須陁選精銳出其不意擊之薄眾大潰因乘勝斬首數千級薄收合亡散得萬餘人將北度河須陁追之至臨邑復破之斬五千餘級復六畜萬計時天下承平日久多不習兵須陁獨勇決善戰又長於撫馭得士卒心論者號為名將薄復北戰連豆子航賊孫宣雅石碣關郝孝德等眾十餘萬攻章丘須陁遣舟師斷其津濟親率馬步二萬襲擊大破之賊徒散走既至津梁復為舟師所拒前後狼狽獲其家累輜重不可勝計羣布以聞帝大悅便詔褒揚令使者圖畫其形



容而奏之。其年，賊裴長才、石子河等，衆二萬，奄至城下，縱兵大掠。須陁未暇集兵，親率五騎與賊競赴之，圍百餘重。身中數瘡，勇氣彌厲。會城中兵至，賊稍却。須陁督軍復戰，長才敗走。後數旬，賊帥秦君弘、郭方預等，合軍圍北海。兵鋒甚銳，須陁謂官屬曰：「賊自恃強，謂我不能救，吾今速去，破之必矣。」於是簡精兵倍道而進，賊果無備，擊大破之，斬數萬級，獲輜重三千兩。司隸刺史裴操之上狀，帝遣使勞問之。十年，賊左孝友，衆將十萬，屯於蹲狗山。須陁列入風營，以逼之。復分兵扼其要害。孝友窘迫，面縛來降。其黨解象、王夏、鄭大彪、李晚等，衆各萬計。須陁悉討平之。咸振東夏，以功遷齊郡通守。領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俄而賊盧明月，衆十餘萬，將寇河北。次祝阿，須陁邀擊，殺數千人。賊呂明星、師仁、秦霍、小漢等，衆各萬餘，擾濟北。須陁進軍擊走之。尋將兵拒東郡賊翟讓。前後三十餘戰，每破走之。轉滎陽通守。時李密說讓取洛口倉，讓懼須陁，不敢進。密勸之，讓遂與密率兵逼滎陽。須陁拒之，讓懼而退。須陁乘之，逐北十餘里。時李密先伏數千人於林木間，邀擊須陁。軍遂敗績。密與讓合軍圍之。須陁潰圍輒出，左右不能盡出。須陁躍馬入救之，來往數四。衆皆敗散。乃仰天曰：「兵敗如此，何面見天子乎？」乃下馬戰死。時年五十二。其所部兵晝夜號哭，數日不止。越王侗遣左光祿大夫裴仁基招撫其衆，移鎮武牢。帝令其子元備總父兵。元備時在齊郡，遇賊，竟不果行。

楊善會

楊善會，字敬仁，弘農華陰人也。父初官至瓦陵太守。善會大業中爲郿令，以清正聞。俄而山東饑饉，百姓相聚爲盜。善會以左右數百人逐捕之，往皆克捷。其後賊帥張金稱，衆數萬，屯于縣界屠城，剽邑。郡縣莫能禦。善會率屬所領與賊搏戰，或日有數合，每挫其鋒。煬帝遣將軍段達來討金稱。善會進計於達，達不能用。軍竟敗焉。達深謝善會，後復與賊戰，進止一以謀之。於是大克。金稱復引渤海賊孫宣雅、高士達等，衆數十萬，破黎陽而還。軍鋒甚盛。善會以勁兵千人邀擊，破之。擢拜朝請大夫。清河郡丞金稱稍更屯聚，以輕兵掠冠氏。善會與平原通守楊元弘、步騎數萬衆，襲其本營。武實郎將王辯軍亦至。金稱釋冠氏來

援，因與辯戰，不利。善會選精銳五百赴之，所當皆靡。辯軍復振，賊退守本營。諸軍各還。于時山東思亂，從盜如市。郡縣微弱，陷沒相繼。能抗賊者，唯善會而已。前後七百餘陣，未嘗負敗。每恨衆寡懸殊，未能滅賊。會太僕楊義臣討金稱，復爲賊所敗，退保臨清。取善會之策，頻與決戰。賊乃退走。乘勝遂破其營，盡俘其衆。金稱將數百人遁逃。後歸漳南，招集餘黨。善會追捕斬之。傳首行在所。帝賜以向方甲，稍弓劍，進拜清河通守。其年，從楊義臣斬漳南賊帥高士達。傳首江都宮。帝下詔褒揚之。士達所部將竇建德，自號長樂王，來攻信都。臨清賊王安阻兵數千，與建德相影響。善會襲安斬之。建德既下信都，復擾清河。善會逆拒之。反爲所敗。嬰城固守。賊圍之四旬，城陷。爲賊所執。建德釋而禮之，用爲貝州刺史。善會罵之曰：「老賊，何敢擬議國士，恨吾力劣，不能擒汝等。我豈是汝屬。兒輩敢欲更相吏邪。臨之以兵，辭氣不撓。建德猶欲活之，爲其部下所請，又知終不爲己用。於是害之。清河士庶，莫不傷痛焉。」

獨孤威

獨孤威，上柱國楷之弟也。性剛烈，有膽氣。煬帝在藩，威以左右從。累遷爲車騎將軍。及帝嗣位，以藩邸之舊，漸見親待。累轉爲右屯衛將軍。字文化，及之作亂也。裴虔通引兵至成象殿，宿衛者皆釋仗而走。威謂虔通曰：「何物兵，形勢太異也。」虔通曰：「事勢已然，不預將軍事。」將軍慎無動。威大罵曰：「老賊是何物語，不及被甲與左右十餘人逆拒之。爲亂兵所殺。越王侗稱制，贈光祿大夫。紀國公諡曰武節。」

元文都

元文都，洵陽公孝矩之兄子也。父孝則，周小冢宰。江陵總管。文都性鯁直明辯，有幹幹任周，爲右侍上士。開皇初，授內史舍人。歷庫部考功二曹郎，俱有能名。擢爲尚書左丞。轉太府少卿。煬帝嗣位，轉司農少卿。司隸大夫。尋拜御史大夫。坐事免。未幾，授太府卿。帝漸任之。甚有當時之譽。大業十三年，帝幸江都宮，詔文都與段達、皇甫無逸、韋津等，同爲東都留守。及帝崩，文都與達、津等，共推越王侗爲帝。侗署文都爲內史令。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左驍衛大將軍。攝右

胡衛將軍靈國公既而宇文文化及立秦王浩為帝擁兵至彭城所在響震文都  
諷伺遣使通於李密密於是請降因授官爵禮其使甚厚王充不悅因與文都  
有隙文都知之陰有誅充之計伺復以文都領御史大夫充固執而止盧楚說  
文都曰王充外軍一將耳本非留守之徒何得預吾事且洛口之敗罪不容誅  
今者敢懷跋扈宰制時政此而不除方為國患文都然之遂懷奏入殿事臨發  
有人以告充充時在朝堂懼而馳還舍嘉城謀作亂文都頻遣呼之充稱疾不  
赴至夜作亂攻東太陽門而入拜於紫微觀下伺遣人謂之曰何為者充曰元  
文都盧楚謀相殺害請斬文都歸罪司寇伺見兵勢漸盛度終不免謂文都曰  
公自見王將軍也文都遷延而泣伺遣其署將軍黃桃樹執文都以出文都顧  
謂伺曰臣今朝亡陛下亦當夕及伺慟哭而遣之左右莫不憫默出至與教門  
充令左右亂斬之諸子並見害

盧楚

盧楚涿郡范陽人也祖景祚魏司空掾楚少有才學鯁急口吃言語澁難大業  
中為尚書右司郎當朝正色甚為公卿所憚及帝幸江都東都官寮多不奉法  
楚每存糾舉無所迴避越王侗稱尊號以楚為內史令左備身將軍攝尚書左  
丞右光祿大夫封涿郡公與元文都等同心戮力以輔幼王及王充作亂兵攻  
太陽門武衛將軍皇甫無逸斬關逃難呼楚同去楚謂之曰僕與元公有約若  
社稷有難誓以俱死今捨去不義及兵入楚匿於大官署賊黨執之送於充所  
充奮袂令斬之於是鋒刃交下支體糜碎

劉子翊

劉子翊彭城董亭里人也父徧齊徐州司馬子翊少好學頗解屬文性剛褻有  
吏幹仕齊殿中將軍開皇初為南和丞累轉秦州司法參軍事十八年入考功  
尚書右僕射楊素見而異之奏為侍御史時承寧令李公孝四歲喪母九歲外  
繼其後父更別娶後妻至是而亡河間劉炫以無撫育之恩議不解任子翊駁  
之曰傳云繼母如母與母同也當以配父之尊居母之位齊杖之制皆如親母  
又為人後者為其父母菽水報養者自以本生非殊親之與繼也父雖自處傍尊

之地於子之情猶須隆其本重是以令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並解官申其心  
喪父卒母嫁為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其繼母嫁不解官此專據嫁者生文  
耳將知繼母在父之室則制同親母若謂非有撫育之恩同之行路何服之有  
乎服既有之心喪焉可獨異三省令旨其義甚明今言令許不解何其甚謬且  
後人者為其父母菽水未有變隔以親繼親繼既等故知心喪不殊服問云母出  
則為繼母之黨服豈不以出母族絕推而遠之繼母配父引而親之乎子思曰  
為伋也妻是為伋也母不為伋也妻是不為伋也母定知服以名重情因父親  
所以聖人敦之以孝慈弘之以名義是使子以名服同之親母繼以義報等之  
己生如謂繼母之來在子出之後制有淺深者考之經傳未見其文譬出後之  
人所後者初亡後之者始至此復可以無撫育之恩而不履重乎昔長沙人王  
恣漢末為上計詣京師既而吳魏隔絕恣於內國更娶生子昌恣死後為東平  
相始知吳之母亡便情繫居重不攝職事于時議者不以為非然則繼母之與  
前母於情無別若要以撫育始生服制王昌復何足云乎又晉鎮南將軍羊祜  
無子取弟子伊為子祜薨伊不服重祜妻表聞伊辭曰伯生存養已伊不敢違  
然無父命故還本生尚書彭禮議子之出養必由父命無命而出是為叛子於  
是下詔從之然則心服之制不得緣恩而生也論云禮者稱情而立文仗義而  
設教還以此義論彼之情稱情者稱如母之情仗義者仗為子之義名義分定  
然後能尊父順名崇禮篤敬苟以母養之恩始成母子則恩由彼至服自己來  
則慈母如母何得待父命又云繼母慈母本實路人臨己養己同之骨血若如  
斯言子不由父縱有恩育得如母乎其慈繼雖在三年之下而居齊菽之上禮  
有倫例服以稱情繼母本以名服豈藉恩之厚薄也至於兄弟之子猶子也私  
昵之心實殊禮服之制無二彼言以輕如重自以不同此謂如重之辭即同重  
法若使輕重不等何得為如律云準枉法者但準其罪以枉法論者即同真法  
律以弊刑禮以設教準者準擬之名以者即真之稱如以二字義用不殊禮律  
兩文所防是一將此明彼足見其義取譬伐柯何遠之有又論云取子為後者  
將以供承祀廟奉養己身不得使宗子歸其故宅以子道事本父之後妻也然

本父後妻因父而得母稱若如來旨本父亦可無心喪乎何直父之後妻論又云禮言舊君其尊豈復君乎已去其位非復純臣須言舊以殊之別有所重非復純孝故言其已見之目以其父之文是名異也此又非通論何以言之其舊訓殊所用亦別舊者易新之稱其者因彼之辭安得以相類哉至如禮云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傳云衛雖小其君在焉若其父而有異其君復有異乎斯不然矣斯不然矣今炫取違禮乖令侮聖干法使出後之子無情於本生名義之分有虧於風俗徇飾非於明世彊媒孽於禮經雖欲揚己露才不覺言之傷理事竟從子翊之議仁壽中爲新豐令有能名大業三年除大理正甚有當時之譽擢授治書侍御史每朝廷疑議子翊爲之辯析多出衆人意表從幸江都值天下大亂帝猶不悟子翊因侍切諫由是忤旨令子翊爲丹陽留守尋遣於上江督運爲賊吳棊子所虜子翊說之因以衆首復遣領首賊清江遇煬帝被殺賊知而告之子翊弗信斬所言者賊又欲請以爲主子翊不從羣賊執子翊至臨川城下使告城中云帝已崩子翊反其言於是見害時年七十

堯君素 陳孝意 張季珣

堯君素魏郡湯陰人也煬帝爲晉王時君素以左右從及嗣位累遷鷹擊郎將大業之末盜賊蜂起人多流亡君素所部獨全後從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拒義兵於河東俄而通引兵南遁以君素有膽略署領河東通守義師遣將呂紹宗韋義節等攻之不剋及通軍敗至城下呼之君素見通歔歔流涕悲不自勝左右皆哽咽通亦泣下霑襟因謂君素曰吾軍已敗義旗所指莫不響應事勢如此卿當早降以取富貴君素答曰公當爪牙之寄爲國大臣主上委公以關中代王付公以社稷國祚隆替懸之於公奈何不思報効以至於此縱不能遠慚主上公所乘馬卽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吁君素我力屈而來君素曰方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慚而退時圍甚急行李斷絕君素乃爲木鸞置表於頸具論事勢浮之黃河淤流而下河陽守者得之達于東都越王侗見而歎息於是承制拜君素爲金紫光祿大夫密遣行人勞苦之監門直閤龐玉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前後自東都歸義俱造城下爲陳利害大唐又賜金券待

以不死君素卒無降心其妻又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天命有屬君何自苦身取禍敗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君素亦知事必不濟然要在守死不降每言及國家未嘗不歔歔嘗謂將士曰吾是藩邸舊臣累蒙獎擢至於大義不得不死今穀支數年食盡此穀足知天下之事必若隋室傾敗天命有歸吾當斷頭以付諸君也時百姓苦隋日久及逢義舉人有息肩之望然君素善於統領下不能叛歲餘頗得外生口城中微知江都傾覆又糧食乏絕人不聊生男女相食衆心離駭白虹降於府門兵器之端夜皆光見月餘君素爲左右所害

河東陳孝意少有志尚弱冠以貞介知名大業初爲魯郡司法書佐郡內號爲廉平太守蘇威嘗欲殺一囚孝意固諫至於再三威不許孝意因解衣請先受死良久威意乃解謝而遣之漸加禮敬及威爲納言奏孝意爲侍御史後以父憂去職居喪過禮有白鹿馴擾其廬時人以爲孝感之應未期起授鷹門郡丞在郡菜食齋居朝夕哀臨每一發聲未嘗不絕倒柴毀骨立見者哀之于時政刑日紊長吏多賊汙孝意清節彌厲發姦擿伏動若有神吏民稱之煬帝幸江都馬邑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舉兵作亂孝意率兵與武貴郎將王智辯討之戰於下館城反爲所敗武周遂轉攻傍郡百姓兇兇將懷叛逆前郡丞楊長仁鷹門令王確等並策點爲無賴所歸謀應武周孝意陰知之族滅其家郡中戰慄莫敢異志俄而武周引兵來攻孝意拒之每致克捷但孤城獨守外無聲援孝意執志誓以必死每遣使江都道路隔絕竟無報命孝意亦知帝必不反每旦暮向詔勅庫俯伏流涕悲動左右圍城百餘日糧盡爲校尉張倫所殺以城歸武周

京兆張季珣父祥少爲高祖所知其後引爲丞相參軍事開皇中累遷并州司馬仁壽末漢王諒舉兵反遣其將劉建略地燕趙至井陘祥勸兵拒守建攻之復縱火燒其郭下祥見百姓驚駭其城側有西王母廟祥登城望之再拜號泣而言曰百姓何罪致此焚燒神其有靈可降雨相救言訖廟上雲起須臾驟雨其火遂滅士卒感其至誠莫不用命城圍月餘李雄援軍至賊遂退走以功授

開府。歷汝州刺史。靈武太守。入為都水監。卒官。季珣少慷慨有志節。大業末。為鷹擊郎將。其府據箕山為固。與洛口連接。及李密翟讓攻陷倉城。遣人呼之。季珣罵密極口。密怒。遣兵攻之。連年不能克。時密眾數十萬在其城下。季珣四面阻絕。所領不過數百人。而執志彌固。誓以必死。經三年。費用盡。糧無所得。撤屋而爨。人皆穴處。季珣撫巡之一。無離叛。糧盡。士卒羸病。不能拒戰。遂為所陷。季珣坐聽事。顏色自若。密遣兵禽送之。羣賊曳季珣令拜密。季珣曰。吾雖為敗軍之將。猶是天子爪牙之臣。何容拜賊也。密壯而釋之。翟讓從之求金。不得。遂殺之。時年二十八。其弟仲琰。大業末為上洛令。及義兵起。率吏人城守。部下殺之以歸。義仲琰弟琮。為千牛左右。字文化。及之亂。遇害。季珣家素忠烈。兄弟俱死。國難論者賢之。

北海松贊。性剛烈。重名義。為石門府隊正。大業末。有賊楊厚。擁徒作亂。來攻北海縣。贊從郡兵討之。贊輕騎規賊。為厚所獲。厚令贊謂城中云。郡兵已破。宜早歸降。贊偽許之。既至城下。大呼曰。我是松贊。為官軍規賊。邂逅被執。非力屈也。今官軍大來。並已至矣。賊徒寡弱。且暮擒。不足為憂。賊以刀築贊口。引之而去。歐擊交下。贊罵厚曰。老賊何敢致辱賢良。禍自及也。言未卒。賊已斬斷其腰。城中望之。莫不流涕扼腕。銳氣益倍。北海卒完。煬帝遣戶曹郎郭子賤討厚。破之。以贊亡身殉節。嗟悼不已。上表奏之。優詔褒揚。贈朝散大夫。本部通守。

史臣曰。古人以天下至大。方身則小。生為重矣。比義則輕。然則死有重於太山。生以理全者也。生有輕於鴻毛。死與義合者也。然死不可追。生無再得。故處不失節。所以為難矣。楊諒玄感李密。反形已成。凶威方熾。皇甫誕游元馮慈明。臨危不顧。視死如歸。可謂勇於蹈義矣。獨孤孤威。元文都盧楚堯君素。豈不知天之所廢。人不能與。甘就菹醢之誅。以徇忠貞之節。雖功未存。子社稷。力無救于顛危。然視彼苟免之徒。實三光而洞九泉矣。須陀善會。有溫序之風。子翊松贊。蹈解揚之列。國家昏亂。有忠臣誠哉斯言也。

隋書卷七十一考證

楊善會傳用為貝州刺史。○監本貝訛具。臣映斗按地理志無貝州。而清河郡

注後周置貝州。時建德政陷清河。故欲用善會為貝州刺史也。

史臣贊所以為難矣。揚諒玄感李密反形已成。凶威方熾。皇甫誕游元馮慈明

臨危不顧。視死如歸。可謂勇於蹈義矣。獨孤威元文都盧楚堯君素。豈不知

天之所廢。人不能與。甘就菹醢之誅。以徇忠貞之節。雖功未存。於社稷力無

救於顛危。然視彼苟免之徒。實三光而洞九泉矣。須陀善會。有溫序之風。子

翊松贊。蹈解揚之列。國家昏亂。有忠臣誠哉斯言也。○矣字已下一百三十

字。監本闕。從宋本補。

隋書卷七十一考證

列傳第三十七

孝義

孝經云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論語云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呂覽云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萬事之綱紀也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順者其唯孝乎然則孝之為德至矣其為道遠矣其化人深矣故聖帝明王行之於四海則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諸侯卿大夫行之於國家則永保其宗社長守其祿位匹夫匹婦行之於閭閻則播烈烈於當年揚休名於千載此皆實純至以感物故聖哲之所重田翼郎方貴等闕稽古之學無俊偉之才並能任其自然情無矯飾篤於天性勤其四體竭股肱之力盡愛敬之心自足膝下之歡忘懷軒冕之貴不言之化人神通感雖或位登台輔爵列王侯祿積萬鍾馬躡千駟死之日曾不得與斯人之徒隸齒孝之大也不其然乎故述其所行為孝義傳

陸彥師

陸彥師字雲房魏郡臨漳人祖希道魏定州刺史父子彰中書監彥師少有行檢為邦族所稱長而好學解屬文魏襄城王元旭引為參軍事以父艱去職哀毀殆不勝喪與兄印廬於墓次負土成墳公卿重之多就墓側存問晦朔之際車馬不絕齊文宣聞而嘉歎旌表其閭號其所住為孝終里中書令河間邢邵表薦之未報彭城王徽為司州牧召補主簿後歷中外府東閣祭酒兄印當襲父始平侯以彥師昆弟中最幼表讓封焉彥師固辭而止時稱友悌孝義總萃一門遷中書舍人尋轉通直散騎侍郎每陳使至必令高選主客彥師所接對者前後六輩歷中書黃門侍郎以不阿宦者遇議出為中山太守有惠政數年徵為吏部郎中周武平齊授載師下大夫宣帝時轉少納言賜爵臨水縣男奉使幽薊俄而高祖為丞相彥師遇疾請假還鄉尉迴將為亂彥師微知之遂委妻子潛歸長安高祖嘉之授內史下大夫拜上儀同高祖受禪拜尚書左丞進

爵為子彥師素多病未幾以務劇疾動乞解所職有詔聽以本官就第歲餘轉吏部侍郎隋承周制官無清濁彥師在職凡所任人頗甄別於士庶論者美之後復以病出為汾州刺史卒官

田德懋

田德懋觀國公仁恭之子也少以孝友著名開皇初以父軍功賜爵平原郡公授太子千牛備身丁父艱哀毀骨立廬於墓側負土成墳上聞而嘉之遣員外散騎侍郎元志就弔焉復降璽書曰皇帝謝田德懋知在窮疾哀毀過禮尚廬墓所負土成墳朕孝理天下思弘名教復與汝道家情義素重有聞孝感嘉歎兼深春日暄和氣力何似宜自抑割以禮自存也并賜練二百匹米百石復下詔表其門閭後歷太子舍人義州司馬大業中為給事郎尚書駕部郎卒官

薛濬

薛濬字道曠刑部尚書內陽公胃之從祖弟也父琰周涇南太守濬少喪父早孤養母以孝聞幼好學有志行尋師於長安時初平江陵何妥歸國見而異之授以經業周天和中襲爵虞城侯歷納言上士新豐令開皇初擢拜尚書虞部侍郎尋轉考功侍郎帝聞濬事母至孝以其母老賜輿服杖四時珍味當時榮之後其母疾濬親甚憂瘁親故弗之識也暨丁母艱詔鴻臚監護喪事歸葬夏陽于時隆冬極寒濬衰絰徒跣冒犯霜雪自京及鄉五百餘里足凍墮指瘡血流離朝野為之傷痛州里贈助一無所受尋起令視事濬屢陳誠款請終喪制優詔不許及至京上見其毀瘠過甚為之改容顧謂羣臣曰吾見薛濬哀毀不覺悲感傷懷嗟異久之濬竟不勝喪病且卒其弟謀時為晉王府兵曹參軍事在揚州濬遺書與謀曰吾以不造幼丁艱艱窮遊約處屢絕筆瓢晚生早孤不聞詩禮賴奉先人貽厥之訓獲稟母氏聖善之規貧寒裹糧不憚艱遠從師就業欲罷不能砥行厲心困而彌篤服膺教義爰至長成自釋未登朝于茲二十三年矣雖官非閑達而祿喜逮親庶保期頤得終色養何圖精誠無感禍酷荐臻兄弟俱被奪情苦廬靡申哀訴是用扣心泣血實氣摧魂者也既而瘡巨豎深不勝荼毒啟手啟足幸及全歸使夫死而有知得從先人於地下矣豈非

至願哉但念爾伶俜孤宦遠在邊服顧此恨恨如何可言適已有書冀得與汝面訣忍死待汝已歷一旬汝既未來便成今古緬然永別為恨何言勉之哉勉之哉書成而絕時年四十二有司以聞高祖為之屑涕降使齋冊書弔祭曰皇帝咨故考功侍郎薛濬於戲惟爾操履貞和器業詳敏允膺列宿勳著克彰及遭私艱奮從毀滅嘉爾誠孝感于朕懷冀爾有加抑惟朝典故遣使人指申往命魂而有靈歎茲榮遽嗚呼哀哉濬性清儉死之日家無遺資濬初為童兒時與宗中諸兒遊戲于澗濱見一黃蛇有角及足召羣兒共視了無見者濬以為不祥歸大憂悴母逼而問之濬以實對時有胡僧詣宅乞食濬母怖而告之僧曰此乃兒之吉應且是兒也早有各位然壽不過六七耳言終而出忽然不見時感異之既而終於四十二六七之言於是驗矣子乾福武安郡司倉書佐

王頌

王頌字景彥太原祁人也祖神念梁左衛將軍父僧辯太尉頌少儉儉有文武幹局其父平侯景留頌質於荊州遇元帝為周師所陷頌因入關聞其父為陳武帝所殺號慟而絕食頃乃蘇哭泣不絕聲毀瘠骨立至服闋常布衣蔬食藉藁而臥周明帝嘉之召授左待上士累遷漢中太守尋拜僕同三司開皇初以平蠻功加開府封蛇丘縣公獻取陳之策上覽而異之召與相見言畢而獻款上為之改容及大舉伐陳頌自請行率徒數百人從韓擒先鋒夜濟力戰被傷恐不堪復亂悲感嗚咽夜中因睡夢有人授藥比瘡而瘡不痛時人以為孝感及陳滅頌密召父時士卒得千餘人對之涕泣其間將士或問頌曰即君來破陳國滅其社稷雖恥已雪而悲哀不止者將為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邪請發其丘壟斷棺焚骨亦可申孝心矣頌頓頽陳謝額盡流血答之曰某為帝王墳塋甚大恐一宵發掘不及其屍更至明朝事乃彰露若之何諸人請具鑿錘一旦皆萃於是夜發其陵剖棺見陳武帝遺物不落落其本皆出自骨中頌遂焚骨取灰投水而飲之既而自縛歸罪於晉王王表其狀高祖曰朕以義平陳王頌所為亦孝義之道也朕何可罪之舍而不問有司錄其戰功將加柱國賜物五千段頌固辭曰臣緣國威靈得雪想恥本心徇私非是為國所加官賞終不敢

當高祖從之拜代州刺史甚有惠政母憂去職後為齊州刺史卒官時年五十

楊慶

楊慶字伯悅河間人也祖玄父剛並以至孝知名慶姿儀性辯慧年十六齊國子博士徐遵明見而異之及長頗涉書記年二十五郡察孝廉以待養不行其母有疾不解襟帶者七旬及居母憂哀毀骨立貧土成墳齊文宣帝表其門閭賜帛三十匹絲十屯粟五十石高祖受禪屢加褒賞擢授僕同三司版授平陽太守年八十五終於家

郭備

郭備字弘又太原文水人也家門雍睦七葉同居犬豕同乳烏鵲通巢時人為義感之應州縣上其事上遣平昌公宇文弼詣其家勞問之治書御史柳或巡省河北表其門閭漢王諒為并州總管聞而嘉數賜兄第二十餘人衣各一襲

田翼

田翼不知何許人也性至孝養母以孝聞其後母臥疾歲餘翼親易燥濕母食則食母不食則不食母患暴痢翼謂中毒遂親嘗惡及母終翼一慟而絕其妻亦不勝哀而死鄉人厚共葬之

紐回

紐回字孝政河東安邑人也性至孝周武成中父母喪廬於墓側貧土成墳廬前生麻一株高丈許圍之合拱枝葉鬱茂冬夏恆青有烏棲其上回舉聲哭烏即悲鳴時人異之周武帝表其閭擢授甘棠令開皇初卒子士雄少質直孝友喪父復廬於墓側貧土成墳其庭前有一槐樹先甚鬱茂及士雄居喪樹遂枯死服闋還宅死樹復榮高祖聞之歎其父子至孝下詔褒揚號其所居為義德里

劉士備

劉士備彭城人也性至孝丁母喪絕而復蘇者數矣勺飲不入口者七日廬於

墓側，實土成墳，列植松柏，狐狼馴擾，爲之取食，高祖受禪，表其門閭。

鄧方貴

鄧方貴，淮南人也，少有志尚，與從父弟雙貴同居，開皇中，方貴嘗因出行遇雨，淮水汎長，於津所寄渡，船人怒之，搥方貴臂折，至家，其弟雙貴驚問所由，方貴具言之，雙貴悲恨，遂向津歐擊船人致死，守津者執送之縣官，案問其狀，以方貴爲首當死，雙貴從坐當流，兄第二人爭爲首，坐縣司不能斷，送詣州，兄弟各引咎，州不能定，二人爭欲赴水而死，州狀以聞，上聞而異之，特原其罪，表其門閭，賜物百段，後爲州主簿。

瞿普林

瞿普林，楚丘人也，性仁孝，事親以孝聞，州郡辟命，皆固辭不就，躬耕色養，鄉鄰謂爲楚丘先生，後父母疾，親易燥濕，不解衣者七旬，大業初，父母俱終，哀毀殆將滅性，廬於墓側，實土爲墳，感冬不衣繒絮，唯著單縷而已，家有一烏犬，隨其在墓，若普林哀臨，犬亦悲號，見者嗟異焉，有一鵲巢其廬前柏樹，每入其廬，馴狎無所驚懼，大業中，司隸巡察，奏其孝感，擢授孝陽令。

李德鏡

李德鏡，趙郡柏人人也，祖徹，魏尚書右丞，父純，開皇中爲介州長史，德鏡少聰敏好學，有至性，宗黨咸敬之，弱冠爲校書郎，仍直內史省，參掌文翰，轉監察御史，糾正不避貴戚，大業三年，遷司隸從事，每巡四方，理雪冤枉，褒揚孝悌，雖位秩未通，其德行爲當時所重，凡與交結，皆海內髦彥，性至孝，父母癯疾，輒終日不食，十旬不解衣，及丁憂，水漿不入口五日，哀慟歎血數升，及送葬之日，會仲冬積雪，行四十餘里，單縷徒跣，踴幾絕，會葬者千餘人，莫不爲之流涕，後甘露降於庭樹，有鳩巢其廬，納言楊達巡省河北，詰其廬，弔慰之，因改所居村名孝敬村，里爲和順里，後爲金河長，未之官，值羣盜蜂起，賊帥格謙孫宜雅等十餘頭，聚衆於渤海，時有勅許其歸首，謙等懼不敢降，以德鏡信行有聞，遣使奏曰：若使德鏡來者，卽相率歸首，帝於是遣德鏡往渤海慰諭，諸賊行至冠氏，會他盜攻陷縣城，德鏡見害，其弟德侶，性重然諾，大業末，爲離石郡司法書佐，太

守楊子榮特禮之，及義兵起，子榮遇害，棄尸城下，德侶赴哭盡哀，收瘞之，至介休，詣義師請葬子榮，大將軍嘉之，因贈子榮官，令德侶爲使者，往離石禮葬子榮焉。

華秋

華秋，汲郡臨河人也，幼喪父，事母以孝聞，家貧，備貨爲養，其母遇患，秋容貌毀悴，鬻髮頓改州里，咸嗟異之，及母終之後，遂絕櫛沐，髮盡禿落，廬於墓側，實土成墳，有人欲助之者，秋輒拜而止之，大業初，調狐皮郡縣大獵，有一兔，人逐之，奔入秋廬中，匿秋膝下，獵人至廬所，異而免之，自爾此兔常宿廬中，馴其左右，郡縣嘉其孝感，俱以狀聞，煬帝降使勞問，表其門閭，後羣盜起，常往來廬之左右，咸相誡曰：勿犯孝子，鄉人賴秋而全者甚衆。

徐孝肅

徐孝肅，汲郡人也，宗族數千家，多以素侈相尚，唯孝肅性儉約，事親以孝聞，雖在幼齒，宗黨間每有爭訟，皆至孝肅所平論之，爲孝肅所短者，無不引咎而退，孝肅早孤，不識父，及長，問其母父狀，因求畫工圖其形像，構廟置之，而定省焉，朔望享祭，養母至孝，數十年家人未見其有忿恚之色，及母老疾，孝肅親易燥濕，憂悴數年，見者無不悲悼，母終，孝肅茹蔬飲水，感冬單縷，毀瘠骨立，祖父母父母墓，皆負土成墳，廬於墓所四十餘載，被髮徒跣，遂以身終，其弟德備，聰敏通涉五經，河朔間稱爲儒者，德備終，子處默，又廬於墓側，奕葉稱孝焉。

史臣曰：昔者弘愛敬之理，必藉王公大人，近古敦孝友之情，多茅屋之下，而彥師道曠，或家傳纒冤，或身普山河，遂乃負土成墳，致毀滅性，雖乖先王之制，亦觀過以知仁矣，郎貴昆弟爭死而身全，田翼夫妻俱喪而名立，德鏡仁懷羣盜，德侶義感與王，亦足稱也，紐回劉備之倫，翟林華秋之輩，或茂草嘉樹榮枯於庭宇，或走獸翔禽，馴狎於廬墓，非夫孝悌之至，通於神明者乎。

隋書卷七十二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三十八

循吏

古之善牧人者，養之以仁，使之以義，教之以禮，隨其所便而處之，因其所欲而與之，從其所好而勸之，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聞其飢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故人敬而悅之，愛而親之，若子產之理鄭國，子賤之居單父，賈琮之牧冀州，文翁之為蜀郡，皆可以恤其災患，導以忠厚，因而利之，惠而不費，其暉映千祀，聲芳不絕，夫何為哉，用此道也，然則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皆在所由化之而已，故有無能之吏，無不可化之人，高祖膺運撫圖，除凶靜亂，日旰忘食，思邁前王，然不敦詩書，不尚道德，專任法令，嚴察臨下，吏存苟免，罕聞寬惠，乘時射利者，多以一切求名，暨煬帝嗣興，志存遠略，車轍馬跡，將徧天下，綱紀弛紊，四維不張，其或善於優漁，疆於剝割，絕億兆之命，遂一人之求者，謂之奉公，即時升擢，其或顧名節，存綱紀，抑欲攘之心，以從百姓之欲者，則謂之附下，旋及誅夷，夫吏之侵漁，得其所欲，雖重其禁，猶或為之，吏之清平，失其所欲，雖崇其賞，猶或不為，況於上賞其姦，下得其欲，求其廉潔，不亦難乎，彥光等立嚴察之朝，屬昏狂之主，執心平允，終行仁恕，餘風遺愛，沒而不忘，寬惠之音，足以傳於來葉，故列其行事，以繫循吏之篇爾。

梁彥光

梁彥光，字修之，安定烏氏人也。祖茂，魏秦華二州刺史。父顯，周荊州刺史。彥光少岐嶷，有至性。其父每謂所親曰：「此兒有風骨，當與吾宗。」七歲時，父遇篤疾，醫云：「餌五石可愈。」時求紫石英不得，彥光憂瘁，不知所為。忽於園中見一物，彥光所不識，怪而持歸，即紫石英也。親屬咸異之，以為至孝所感。魏大統末，入太學。略涉經史，有規檢，造次必以禮解。祿祕書郎。時年十七，周受禪，遷舍人。上士武帝時，累遷小內史。大夫母憂去職，毀瘁過禮，未幾起，令視事。帝見其毀甚，嗟歎久之，頻蒙慰諭，後轉小內史。大夫建德中，為御正。大夫從帝平齊，以功授

開府、陽城縣公。邑千戶。宣帝即位，拜華州刺史，進封華陽郡公，增邑五百戶。以陽城公轉封一子，尋進位上大夫將軍，遷御正。上大夫俄拜柱國，青州刺史，屬帝崩，不之官。及高祖受禪，以為岐州刺史，兼領岐州宮監，增邑五百戶。通前二千戶，甚有惠政。嘉禾連理，出於州境。開皇二年，上幸岐州，悅其能，乃下詔曰：「賞以勸善，義兼訓物。彥光操履平直，識用凝遠，布政岐下，威惠在人，廉慎之譽，聞於天下。三載之後，自當遷陟，恐其匱乏，且宜旌善，可賜粟五百斛，物三百段，御傘一枚，庶使有感朕心。」日增其美。四海之內，凡曰官人，慕高山而仰止，聞清風而自勵。未幾，又賜錢五萬。後數歲，轉相州刺史。彥光前在岐州，其俗頗質，以靜鎮之，合境大化。奏課連最，為天下第一。及居相部，如岐州法，鄴都雜俗，人多變詐，為之作歌，稱其不能理化。上聞而譴之，竟坐免職。餘拜趙州刺史。彥光言於上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為戴帽錫臣，自分廢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垂收採，請復為相州，改絃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答隆恩，上從之。復為相州刺史，豪猾者聞彥光自請而來，莫不嗤笑。彥光下車，發摘姦隱，有若神明。於是狡猾之徒，莫不潛竄。合境大駭，初齊亡後，衣冠士人多遷關內，唯技巧商販，及樂戶之家，移實州郭。由是人情險詖，妄起風謠，訴訟官人，萬端千變。彥光欲革其弊，乃用秩俸之物，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之書，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聽令有聞者，升堂設饌，其餘並坐廊下。有好諍訟，情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比，當舉行賓貢之禮。又於郊外，租為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於孔子廟。于時廟中有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弱，對母悲泣之像，通達感悟，既悲且媿，若無自容。彥光訓諭而遣之。後改過勵行，卒為善士。以德化人，皆此類也。吏人感悅，略無諍訟。後數歲卒。官。時年六十。贈冀定青瀛四州刺史。諡曰襄子。文謙嗣。文謙弘雅，有父風。以上柱國嫡子，例授儀同。開皇十五年，拜上州刺史。煬帝即位，轉饒州刺史。歲餘，為鄴陽太守，稱為天下之最。徵拜戶部侍郎。遼東之役，領武賁郎將，尋以本官兼檢校太府衛尉二少卿。明年，又領武賁郎將，為盧龍道軍副，會楊玄感作亂，其

第武賁郎將玄縱先隸文謙玄感反問未至而玄縱逃走文謙不之覺坐是配防桂林而卒時年五十六少子文讓初封陽城縣公後為鷹揚郎將從衛玄擊楊玄感於東都力戰而死贈通議大夫

樊叔略

樊叔略陳留人也父歡仕魏為南兗州刺史阿陽侯屬高氏專權將謀與復之計為高氏所誅叔略時在鬻亂遂被腐刑給使殿省身長九尺志氣不凡頗為高氏所忌內不自安遂奔關西周太祖見而器之引置左右尋授都督龔爵為侯大家宰宇文護執政引為中尉叔略多計數曉習時事護漸委信之兼督內外累遷驍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護誅後齊王憲引為園苑監時憲素有吞關東之志叔略因事數進兵謀憲甚奇之建德五年從武帝伐齊叔略部率精銳每戰身先士卒以功加上開府進封清鄉縣公邑千四百戶拜汴州刺史號為明決宣帝時於洛陽營建東京以叔略有巧思拜營構監宮室制度皆叔略所定功未就而帝崩尉迥之亂高祖令叔略鎮大梁迥將宇文威來寇叔略擊走之以功拜大將軍復為汴州刺史高祖受禪加位上大將軍進爵安定郡公在州數年甚有聲譽鄴都俗薄號曰難化朝廷以叔略所在著稱遷相州刺史政為當時第一上降璽書褒美之賜物三百段粟五百石班示天下百姓為之語曰智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安定徵拜司農卿吏人莫不流涕相與立碑頌其德政自為司農凡所種植叔略別為條制皆出人意表朝廷有疑滯公卿所未能決者叔略輒為評理雖無學術有所依據然師心獨見聞與理合甚為上所親委高頊楊素亦禮遇之叔略雖為司農往往參督九卿事性頗豪侈每食必方丈備水陸十四年從祠太山行至洛陽上令錄囚徒具狀將奏晨起至獄門於馬上暴卒時年五十九上悼惜久之贈亳州刺史諡曰襄

趙軌

趙軌河南雒陽人也父肅魏廷尉卿軌少好學有行檢周蔡王引為記室以清苦聞遷衛州治中高祖受禪轉齊州別駕有能名其東鄰有桑葢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誠其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杆之物不願侵人汝等

宜以為誠在州四年考績連最持節使者郟陽公梁子恭狀上高祖嘉之賜物三百段米三百石徵軌入朝父老相送者各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壺酒相送公清若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而飲之既至京師詔與奇章公牛弘撰定律令格式時衛王爽為原州總管上見爽年少以軌所在有聲授原州總管司馬在道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軌駐馬待明訪禾主酬直而去原州人吏聞之莫不改操後數年遷破州刺史撫緝萌夷甚有恩惠尋轉壽州總管長史芍陂舊有五門堰蕪穢不修軌於是勸課人吏更開三十六門灌田五千餘頃人賴其利秩滿歸鄉里卒于家時年六十二子弘安弘智並知名

房恭懿

房恭懿字慎言河南洛陽人也父謨齊吏部尚書恭懿性沉深有局量達於從政任齊釋褐開府參軍事歷平恩令濟陰守並有能名會齊亡不得調尉迥之亂恭懿預焉迥敗廢于家開皇初吏部尚書蘇威薦之授新豐令政為三輔之最上聞而嘉之賜物四百段恭懿以所得賜分給窮乏未幾復賜米三百石恭懿又以賑貧人上聞而止之時雍州諸縣令每朔朝謁上見恭懿必呼至榻前訪以理人之術蘇威重薦之超授澤州司馬有異績賜物百段良馬一匹遷德州司馬在職歲餘盧愷復奏恭懿政為天下之最上甚異之復賜百段因謂諸州朝集使曰如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百姓此乃上天宗廟之所祐助豈朕寡薄能致之乎朕即拜為刺史豈止為一州而已當令天下模範之卿等宜師敬也上又曰房恭懿所在之處百姓視之如父母朕若置之而不賞上天宗廟其當責我內外官人宜知我意於是下詔曰德州司馬房恭懿出宰百里毗贊二藩善政能官標映倫伍班條按部實允僉屬委以方岳聲實俱美可使持節海州諸軍事海州刺史未幾會國子博士何妥奏恭懿尉迥之黨不當仕進威懼二人朋黨曲相薦舉上大怒恭懿竟得罪配防嶺南未幾徵還京師行至洪州遇患卒論者于今冤之

公孫景茂

公孫景茂字元蔚河間阜城人也容貌魁梧少好學博涉經史在魏察孝廉射策甲科爲襄城王長史兼行參軍遷太常博士多所損益時人稱爲書庫後歷高唐令大理正俱有能名及齊滅周武帝聞而召見與語器之授濟北太守以母憂去職開皇初詔徵入朝訪以政術拜汝南太守郡廢轉曹州司馬在職數年以老病乞骸骨優詔不許俄遷惠州刺史法令清靜德化大行時屬平陳之役征人在路有疾病者景茂撤減俸祿爲饘粥湯藥分賑濟之賴全活者以千數上聞而嘉之詔宣告天下十五年上幸洛陽景茂謁見時年七十七上命升殿坐問其年幾景茂以實對上哀其老嗟嘆久之景茂再拜曰呂望八十而遇文王臣踰七十而逢陛下上甚悅賜物三百段詔曰景茂修身潔己著宿不虧作牧化人聲績顯著年終考校獨爲稱首宜升戎秩兼進藩條可上儀同三司伊州刺史明年以疾徵吏人號泣於道及疾愈復乞骸骨又不許轉道州刺史悉以秩俸買牛犢雞猪散惠孤弱不自存者好單騎巡人家至戶入閱視百姓產業有修理者於都會時乃褒揚稱述如有過惡隨即訓導而不彰也由是人行義讓有無均通男子相助耕耘婦人相從紡績大村或數百戶皆如一家之務其後請致事上優詔聽之仁壽中上明公楊紀出使河北見景茂神力不衰還以狀奏於是就拜淄州刺史賜以馬輦便道之官前後歷職皆有德政論者稱爲良牧大業初卒官年八十七諡曰康身死之日諸州人吏赴喪者數千人或不及葬皆望墳慟哭野祭而去

### 辛公義

辛公義隴西狄道人也祖徽魏徐州刺史父季慶青州刺史公義早孤爲母氏所養親授書傳周天和中選良家子任太學生以勤苦著稱武帝時召入露門學令受道義每月集御前令與大儒講論數被嗟異時輩慕之建德初授宣納中士從平齊累遷掌治上士掃寇將軍高祖作相授內史上士參掌機要開皇元年除主客侍郎攝內史舍人事賜爵安陽縣男邑二百戶每陳使來朝奉詔接宴轉駕部侍郎使往江陵安輯邊境七年使勾檢諸馬牧所獲十餘萬匹高祖喜曰唯我公義奉國罄心從軍平陳以功除岷州刺史土俗畏病若一人

有疾卽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養孝義道絕由是病者多死公義患之欲變其俗因分遣官人巡檢部內凡有疾病皆以牀輿來安置聽事晝月夜時病人或至數百廳廊悉滿公義親設一榻獨坐其間終日連夕對之理事所得秩俸盡用市藥爲迎醫療之躬勸其飲食於是悉差方召其親戚而諭之曰死生由命不關相着前汝弃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臥其間若言相染那得不死病兒復差汝等勿復信之諸病家子孫歎謝而去後人有遇病者爭就使君其家無親屬因留養之始相慈愛此風遂革合境之內呼爲慈母後遷牟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囚露坐牢側親自驗問十餘日間決斷咸盡方還大廳受領新訟皆不立文案遣當直佐寮二人側坐訊問事若不盡應須禁者公義卽宿廳事終不還閤人或諫之曰此事有程使君何自苦也答曰刺史無德可以導人尙令百姓係於囹圄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乎罪人聞之咸自歎服後有欲諍訟者其鄉閭父老遽相曉曰此蓋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時山東霖雨自陳汝至于滄海皆苦水災境內犬牙獨無所損山出黃銀糧之以獻詔水部郎婁勣就公義禱焉乃聞空中有金石絲竹之響仁壽元年追克揚州道黜陟大使豫章王暕恐其部內官寮犯法未入州境預令屬公義公義答曰奉詔不敢有私及至揚州皆無所縱捨暕銜之及煬帝卽位揚州長史王弘入爲黃門侍郎因言公義之短竟去官吏人守闕訴冤相繼不絕後數歲帝悟除內史侍郎丁母憂未幾起爲司隸大夫檢校右禦衛武實郎將從征至柳城郡卒時年六十二子融

### 柳儉

郭綽 敬肅

柳儉字道約河東解人也祖元璋魏司州大中正相華二州刺史父裕周閭喜令儉有局量立行清苦爲州里所敬雖至親昵無敢狎侮周代歷宣納上士畿伯大夫及高祖受禪擢拜水部侍郎封率道縣伯未幾出爲廣漢太守甚有能名俄而郡廢時高祖初有天下勵精思政妙簡良能出爲牧宰以儉仁明著稱擢拜蓬州刺史獄訟者庭遣不爲文書約束佐史從容而已獄無繫囚蜀王秀時鎮益州列上其事遷邛州刺史在職十餘年萌夷悅服蜀王秀之得罪也儉

坐與交通免職及還鄉里乘敵車贏馬妻子衣食不贍見者咸歎服焉煬帝嗣位徵之于時以功臣任職牧州領郡者並帶戎資唯儉自良吏帝嘉其績用特授朝散大夫拜弘化太守賜物一百段而遣之儉清節逾勵大業五年入朝郡國畢集帝謂納言蘇威吏部尚書牛弘曰其中清名天下第一者為誰威等以儉對帝又問其次威以涿郡丞郭絢潁川郡丞敬肅等二人對帝賜儉帛二百匹絢肅各一百匹令天下朝集使送至郡邸以旌異焉論者美之及大業末盜賊蜂起數被攻逼儉撫結人夷卒無離叛竟以保全及義兵至長安尊立恭帝儉與留守李粲縞素於州南向慟哭既而歸京師相國賜儉物二百段就拜上大將軍歲餘卒于家時年八十九

郭絢河東安邑人也家素寒微初為尚書令史後以軍功拜儀同歷數州司馬長史皆有能名大業初刑部尚書宇文弼巡省河北引絢為副煬帝將有事於遼東以涿郡為衝要訪可任者聞絢有幹局拜涿郡丞吏人悅服數載遷為通守兼領留守及山東盜賊起絢逐捕之多所剋獲時諸郡無復完者唯涿郡獨全後將兵擊賈建德於河間戰死人吏哭之數月不息

敬肅字弘儉河東蒲坂人也少以貞介知名釋褐州主簿開皇初為安陵令有能名擢拜秦州司馬轉齋州長史仁壽中為衛州司馬俱有異績煬帝嗣位遷潁川郡丞大業五年朝東都帝令司隸大夫薛道衡為天下羣官之狀道衡狀稱肅曰心如鐵石老而彌篤時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當塗用事其邑在潁川每有書屬肅肅未嘗開封輒令使者持去述賓客有放縱者以法繩之無所寬貸由是述銜之八年朝於涿郡帝以其年老有治名將擢為太守者數矣輒為述所毀不行大業末乞骸骨優詔許之去官之日家無餘財歲餘終于家時年八十

劉曠

劉曠不知何許人也性謹厚每以誠恕應物開皇初為平鄉令單騎之官人有諍訟者輒丁寧曉以義理不加繩劾各自引咎而去所得俸祿賑施窮乏百姓感其德化更相篤勵曰有君如此何得為非在職七年風教大洽獄中無繫囚

爭訟絕息囹圄盡皆生草庭可張羅及去官吏人無少長號泣於路將送數百里不絕遷為臨潁令清名善政為天下第一尚書左僕射高穎言其狀上召之及引見勞之曰天下縣令固多矣卿能獨異於眾良足美也顧謂侍臣曰若不殊獎何以為勸於是下優詔擢拜莒州刺史

王伽

王伽河間章武人也開皇末為齊州行參軍初無足稱後被州使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時制流人並枷鎖傳送伽行次滎陽哀其辛苦悉呼而謂之曰卿輩既犯國刑虧損名教身嬰縲繼此其職也今復重勞援卒豈獨不媿於心哉參等辭謝伽曰汝等雖犯憲法枷鎖亦大辛苦吾欲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總集能不違期不皆拜謝曰必不敢違伽於是悉脫其枷停援卒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為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咸悅依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之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并令攜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乃下詔曰凡在有生含靈稟性咸知好惡並識是非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則俗必從化人皆遷善往以海內亂離德教廢絕官人無慈愛之心兆庶懷姦詐之意所以獄訟不息澆薄難治朕受命上天安養萬姓思遵聖法以德化人朝夕孜孜意在於此而伽深識朕意誠心宣導參等感悟自赴憲司明是率土之人非為難教良是官人不加曉示致令陷罪無由自新若使官盡王伽之儔人皆李參之輩刑厝不用其何遠哉於是擢伽為雍令政有能名

魏德深

魏德深本鉅鹿人也祖仕任周為刑部大夫建州刺史因家弘農父毗鬱林令德深初為文帝挽郎後歷馮翊書佐武陽司戶書佐以能遷貴鄉長為政清淨不嚴而治會與遼東之役徵稅百端使人往來責成郡縣于時三綱弛紊更多贓賄所在徵斂下不堪命唯德深一縣有無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給百姓不擾稱為大治于時盜賊羣起武陽諸城多被淪陷唯貴鄉獨全郡丞元寶藏受詔逐捕盜賊每戰不利則器械必盡輒徵發於人動以軍法從事如此者數矣

其鄰城營造皆聚於聽事吏人遞相督責晝夜喧囂猶不能濟德深各問其所欲任隨便修營官府寂然恆若無事唯約束長吏所修不須過勝餘縣使百姓勞苦然在下各自竭心常爲諸縣之最尋轉館陶長貴鄉吏人聞之相與言及其事皆歎歎流涕語不成聲及將赴任傾城送之號泣之聲道路不絕既至館陶闔境老幼皆如見其父母有猾人員外郎趙君實與郡丞元寶藏深相交結前後令長未有不受其指麾者自德深至縣君實屏處於室未嘗輒敢出門逃竄之徒歸來如市貴鄉父老冒涉艱險詣闕請留德深有詔許之館陶父老復詣郡相訟以貴鄉文書爲詐郡不能決會持節使者韋霽杜整等至兩縣詣使訟之乃斷從貴鄉貴鄉吏人歌呼滿道互相稱慶館陶衆庶合境悲哭因而居住者數百家寶藏深害其能會越王侗徵兵於郡寶藏遂令德深率兵千人赴東都俄而寶藏以武陽歸李密德深所領皆武陽人也以本土從賊念其親戚輒出都門東向慟哭而反人或謂之曰李密兵馬近在金墉去此二十餘里汝必欲歸誰能相禁何爲自苦如此其人皆垂泣曰我與魏明府同來不忍弃去豈以道路艱難乎其得人心如此後與賊戰沒於陣貴鄉館陶人庶至今懷之時有欒陽令渤海高世衡蕭令彭城劉高城臯令弘農劉熾俱有恩惠大業之末長吏多臧汗衡高及熾清節逾勵風教大洽獄無繫囚爲吏人所稱

史臣曰古語云善爲水者引之使平善化人者撫之使靜水平則無損於隄防人靜則不犯於憲章然則易俗移風服教從義不資於明察必藉於循良者也彥光等皆內懷直道至誠待物故得所居而化所去見思至於景茂之遏惡揚善公義之撫視疾病劉曠之化行所部德深之愛結人心雖信臣杜詩鄭渾朱邑不能繼也詩云愷悌君子人之父母豈徒言哉恭懿所在尤異屢簡帝心追旣往之一嘗遂流亡於道路惜乎柳儉去官妻子不贖趙軌秩滿酌水餞離清矣



列傳第三十九

酷吏

夫爲國之體有四焉。一曰仁義。二曰禮制。三曰法令。四曰刑罰。仁義禮制。政之本也。法令刑罰。政之末也。無本不立。無末不成。然教化遠而刑罰近。可以助化。而不可以專行。可以立威。而不可以繁用。老子曰。其政察察。其人缺缺。又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然則令之煩苛。吏之嚴酷。不能致理。百代可知。考覽前載。有時而用之矣。昔秦任獄吏。赭衣滿道。漢革其風。矯枉過正。禁網疎闊。遂漏吞舟。大姦巨猾。犯義侵禮。故剛克之吏。摧拉凶邪。一切禁姦。以救時弊。雖乖教義。或有所取焉。高祖膺期。平一江左。四海九州。服教從義。至於威行郡國。力折公侯。乘傳賦人。探丸斫吏者。所在蔑聞焉。無曩時之弊。亦已明矣。士文等功不足紀。才行無聞。遭遇時來。叨竊非據。肆其福性。多行無禮。君子小人。咸懼其毒。凡厥所莅。莫不慄然。居其下者。視之如蛇虺。過其境者。逃之如寇讎。與人之恩。心非好善。加之之罪。事非疾惡。其所答辱。多在無辜。察其所爲。豺狼之不若也。無禁姦除猾之志。肆殘虐幼賤之心。君子惡之。故編爲酷吏傳也。

庫狄士文

庫狄士文。代人也。祖干。齊左丞相。父敬。武衛將軍。肆州刺史。士文性孤直。雖鄰里至親。莫與通狎。少讀書。在齊襲封章武郡王。官至領軍將軍。周武帝平齊。山東衣冠。多迎周師。唯士文閉門自守。帝奇之。授開府儀同三司。隨州刺史。高祖受禪。加上開府。封湖波縣子。尋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常噉官廚餅。士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之一百。步送還京。僕隸無敢出門。所買鹽菜。必於外境。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門。親舊絕跡。慶弔不通。法令嚴肅。吏人股戰。道不拾遺。有細過。必深文陷害。嘗入朝。遇上置酒高會。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絹一匹。兩手持一匹。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滿。餘無所須。上異之。別加賞物。勞而遣之。士文至州。發擿姦隱。長尺布升粟。

之賊。無所寬貸。得千餘人而表之。上悉配防嶺南。親戚相送。哭泣之聲。徧於州境。至嶺南。遇瘴癘。死者十八九。於是父母妻子。唯哭士文。士文聞之。令人捕捉。搗捶盈前。而哭者彌甚。有京兆韋焜。爲貝州司馬。河東趙達。爲清河令。二人並苛刻。唯長史有惠政。時人爲之語曰。刺史羅利政。司馬蝮蛇瞋。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喫人。上聞而數曰。士文之暴。過於猛獸。竟坐免。未幾。以爲雍州長史。士文謂人曰。我向法深。不能親候要貴。必死此官矣。及下車。執法嚴正。不避貴戚。賓客莫敢至門。人多怨望。士文從父妹爲齊氏嬪。有色。齊滅之後。賜薛國公長孫覽爲妾。覽妻鄭氏。姓妬。詔之於文。獻后。后令覽離絕。士文恥之。不與相見。後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憂。姆以爲妻。由是士文君明。並爲御史所劾。士文性剛。在任數日。憤恚而死。家無餘財。有子三人。朝夕不繼。親友無內之者。

田式

田式。字顯標。馮翊下邳人也。祖安興。父長樂。仕魏。俱爲本郡太守。式性剛果。多武藝。拳勇絕人。周明帝時。年十八。授都督。領鄉兵。後數載。拜渭南太守。政尚嚴猛。吏人重足而立。無敢違法者。遷本都太守。親故屏跡。請託不行。武帝聞而善之。進位儀同三司。賜爵信都縣公。擢拜延州刺史。從帝平齊。以功加上開府。徙爲庭州刺史。改封梁泉縣公。高祖總百揆。尉迥作亂。鄴城。從章孝寬擊之。以功拜大將軍。進爵武山郡公。及受禪。拜襄州總管。專以立威爲務。每視事于外。必威氣以待其下。官屬股慄。無敢仰視。有犯禁者。雖至親昵。無所容貸。其女嬭。京兆杜寧。自長安省之。式誠寧無出入。寧久之不得還。竊上北樓。以暢羈思。式知之。答寧五十。其所愛奴。嘗詣式白事。有蟲上其衣衿。揮袖拂去之。式以爲慢己。立棒殺之。或寮吏姦賊。部內劫盜者。無問輕重。悉禁地牢中。寢處糞穢。令其苦毒。自非身死。終不得出。每赦書到州。式未暇讀。先召獄卒殺重囚。然後宣示百姓。其刻暴如此。由是爲上所譴。除名爲百姓。式慚恚不食。妻子至其所。輒怒。唯侍僮二人。給使左右。從家中索板。欲以自殺。家人不與。陰遣所侍僮。詣市買毒藥。妻子又奪而弃之。式恚臥。其子信。時爲儀同。至式前流涕曰。大人既是朝廷舊臣。又無大過。比見公卿放辱者多矣。旋復升用。大人何能久乎。乃至於此。式

歛然而起，抽刀砍信，信遽走避之，刃中於鬪，上知之，以式爲罪己之深，復其官，尋拜廣州總管，卒官。

燕榮

燕榮，字貴公，華陰弘農人也。父伍，周大將軍，榮性剛嚴，有武藝，仕周爲內侍上士，從武帝伐齊，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封高邑縣公，高祖受禪，進位大將軍，封落兼郡公，拜晉州刺史，從河間王弘擊突厥，以功拜上柱國，遷青州總管，榮在州，選絕有力者爲伍伯，吏人過之者，必加詰問，輒楚撻之，創多見骨，姦盜屏迹，境內肅然，他州縣人行經其界者，畏若寇讎，不敢休息，上甚善之，後因入朝，覲特加勞勉，榮以母老，請每歲入朝，上許之，及辭，上賜宴于內殿，詔王公作詩以餞之，伐陳之役，以爲行軍總管，率水軍自東萊傍海入太湖，取吳郡，既破丹陽，吳人共立蕭瑨爲主，阻兵於晉陵，爲宇文述所敗，退保包山，榮率精甲五千躡之，瑨敗走，爲榮所執，晉陵會稽悉平，檢校揚州總管，尋徵爲右武侯將軍，突厥寇邊，以爲行軍總管，屯幽州，母憂去職，明年，起爲幽州總管，榮性嚴酷，有威容，長史見者，莫不惶懼，自失，范陽盧氏，代爲著姓，榮皆署爲吏卒，以屈辱之，鞭笞左右，動至千數，流血盈前，飲噉自若，嘗按部道次，見叢荆堪爲笞捶，命取之，輒以試人，人或自陳無咎，榮曰：「後若有罪，當免爾。」及後犯細過，將撻之，人曰：「前日被杖，使君許有罪宥之。」榮曰：「無過尙爾，況有過邪？」棒捶如舊，榮每巡省管內，聞官人及百姓妻女有美色，輒舍其室而淫之，貪暴放縱，日甚，是時元弘嗣被除爲幽州長史，懼爲榮所辱，固辭，上知之，勅榮曰：「弘嗣杖十已上罪，皆須奏聞。」榮怒曰：「豎子何敢弄我，於是遣弘嗣監納倉粟，颺得一糠一秕，輒罰之，每笞雖不滿十，然一日之中，或至三數，如是歷年，怨隙日構，榮遂收付獄，禁絕其糧，弘嗣餓餒，抽衣絮雜水咽之，其妻詣闕稱寃，上遣考功侍郎劉士龍馳驛鞠問，奏榮虐毒非虛，又賊穢狼藉，遂徵還京師賜死，先是榮家寢室，無故有蛆數斛，從地墳出，未幾，榮死於蛆出之處，有子詢。

趙仲卿

趙仲卿，天水隴西人也。父綱，周大將軍，仲卿性蠱暴，有膂力，周齊王憲甚禮之。

從擊齊，攻臨秦統戎威遠伏龍張壁等五城，盡平之，又擊齊將段孝先於姚襄城，苦戰連日，破之，以功授大都督，尋典宿衛，平齊之役，以功遷上儀同，兼趙郡太守，入爲畿伯中大夫，王謙作亂，仲卿使在利州，卽與總管豆盧勳發兵拒守，爲謙所攻，仲卿督兵出戰，前後一十七陣，及謙平，進位大將軍，封長垣縣公，邑千戶，高祖受禪，進爵河北郡公，開皇三年，突厥犯塞，以行軍總管從河間王弘出賀蘭山，仲卿別道俱進，無虜而還，復鎮平涼，尋拜石州刺史，法令嚴猛，纖微之失，無所容捨，鞭笞長吏，輒至二百，官人戰慄，無敢違犯，盜賊屏息，皆稱其能，遷兗州刺史，未之官，拜朔州總管，于時塞北威與屯田，仲卿總統之，微有無理者，仲卿輒召主掌撻其背，或解衣倒曳於荆棘中，時人謂之猛獸，事多克濟，由是收穫歲廣，邊戍無匱運之憂，會突厥啓民可汗求婚於國，上許之，仲卿因是問其骨肉，遂相攻擊，十七年，啓民窘迫，與隋使長孫晟投通漢鎮，仲卿率騎千餘馳援之，達頭不敢逼，潛遣人誘致啓民所部，至者二萬餘家，其年，從高穎指白道以擊達頭，仲卿率兵三千爲前鋒，至族蠡山，與虜相遇，交戰七日，大破之，追奔至乞伏洑，復破之，虜千餘口，雜畜萬計，突厥悉衆而至，仲卿爲方陣，四面拒戰，經五日，會高穎大兵至，合擊之，虜乃敗走，追度白道，踰秦山七百餘里，時突厥降者萬餘家，上命仲卿處之恆安，以功進位上柱國，賜物三千段，朝廷慮達頭掩襲啓民，令仲卿屯兵二萬以備之，代州總管韓洪、永康公李藥王、蔚州刺史劉隆等將步騎一萬鎮恆安，達頭騎十萬來寇，韓洪軍大敗，仲卿自樂寧鎮邀擊，斬首虜千餘級，明年，督役築金河定襄二城以居啓民，時有表言仲卿酷暴者，上令御史王偉按之，並實惜其功，不罪也，因勞之曰：「知公清正，爲下所惡，賜物五百段。」仲卿益恣，由是免官，仁壽中，檢校司農卿，蜀王秀之得罪，奉詔往益州窮按之，秀賓客經過之處，仲卿必深文致法，州縣長吏坐者大半，上以爲能，賞婢奴五十口，黃金二百兩，米粟五千石，奇寶雜物稱是，煬帝嗣位，判兵部工部二曹尙書事，其年卒，時六十四，謚曰肅，贈物五百段，子弘嗣。

崔弘度 弟弘昇

崔弘度，字摩訶衍，博陵安平人也。祖楷，魏司空，父說，周數州刺史，弘度膂力絕。



人儀貌魁岸，鬚面甚偉，性嚴酷。十七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為親信，尋授都督，累轉大都督，時護子中山公訓為蒲州刺史，令弘度從焉。嘗與訓登樓至上層，去地四五丈，俯臨之，訓曰：「可畏也。」弘度曰：「此何足畏，歟！」然擲下，至地無損傷，訓以其拳捷，大奇之。後以戰勳，授儀同，從武帝滅齊，進位上開府，鄴縣公，賜物三千段，粟麥三千石，奴婢百口，雜畜千計。尋從汝南公宇文神舉破盧昌期於范陽。宣帝嗣位，從鄆國公章孝寬經略淮南，弘度與化政公宇文忻、司水賀婁子幹至肥口，陳將潘琛率兵數千來拒戰，隔水而陣。忻遣弘度諭以禍福，琛至夕而遁。進攻壽陽，降陳守將吳文立，弘度功最，以前後勳，進位上大將軍，襲父爵安平縣公。及尉迥作亂，以弘度為行軍總管，從章孝寬討之。弘度募長安驍健數百人為別隊，所當無不披靡。弘度妹先適迥子為妻，及破鄴城，迥窘迫，升樓，弘度直上龍尾，追之。迥彎弓將射弘度，弘度脫兜鍪謂迥曰：「相識不，今日各圖國事，不得顧私，以親戚之情，謹退亂兵，不許侵奪，事勢如此，早為身計，何所待也。」迥擲弓於地，罵大丞相極口而自殺。弘度顧其弟弘昇曰：「汝可取迥頭。」弘昇遂斬之，進位上柱國，時行軍總管例封國公，弘度不時殺迥，致縱惡言，由是降下一等為武鄉郡公。開皇初，突厥入寇，弘度以行軍總管出原州以拒之，虜退，弘度進屯靈武，月餘而還，拜華州刺史，納其妹為秦孝王妃。尋遷襄州總管，弘度素貴，御下嚴急，動行捶罰，吏人警氣，聞其聲莫不戰慄。所在之處，令行禁止，盜賊屏跡。梁王蕭瑒來朝，上以弘度為江陵總管，鎮荊州，弘度未至，而琮叔父嚴擁居人以叛，弘度追之不及。陳人憚弘度，亦不敢窺荊州。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秦孝王出襄陽道，及陳平，賜物五千段，高智慧等作亂，復以行軍總管出泉門道，隸於楊素。弘度與素品同而年長，素每屈下之。一旦隸素，意甚不平，素言多不用，素亦優容之。及還，檢校原州事，仍領行軍總管，以備胡無虞。而還，上甚禮之。復以其弟弘昇女為河南王妃，仁壽中，檢校太府卿，自以一門二妃，無所降下。每誠其寮吏曰：「人當誠恕，無得欺誑。」皆曰：「諾。」後嘗食饗，侍者八九人，弘度一一問之曰：「饗美乎？」人懼之，皆云：「饗美。」弘度大罵曰：「儂奴何敢誑我。」汝初未食，饗安知其美，俱杖八十，官屬百工見之者，莫不流汗，無敢欺隱。時有屈突蓋

為武侯驍騎，亦嚴刻，長安為之語曰：「軍飲三升酢，不見崔弘度，軍茹三升艾，不逢屈突蓋。」然弘度理家如官，子弟班白，動行捶楚，閨門整肅，為當時所稱。未幾秦王妃以罪誅，河南王妃復被廢黜，弘度憂恚，謝病於家。諸弟乃與之別居，彌不得志。煬帝即位，河南王為太子，帝將復立崔妃，遣中使就第宣旨，使者詣弘昇家，弘度不之知也。使者返，帝曰：「弘度有何言？」使者曰：「弘度稱有疾不起，帝默然，其事竟寢，弘度憂憤，未幾卒。」

弘昇，字上客，在周為右侍，上尉迥作亂，相州與兄弘度擊之，以功拜上儀同，尋加上開府，封黃臺縣侯，邑八百戶。高祖受禪，進爵為公，授驍騎將軍，宿衛十餘年，以勳遷慈州刺史，數歲，轉鄭州刺史，後以戚屬之故，待遇愈隆。遷襄州總管，及河南王妃罪廢，弘昇亦免官。煬帝即位，歷冀州刺史，信都太守，進位金紫光祿大夫，轉涿郡太守。遼東之役，檢校左武衛大將軍事，指平壤與宇文述等同敗績，奔還，發病而卒。時年六十。

### 元弘嗣

元弘嗣，河南洛陽人也。祖剛，魏漁陽王父，經，周漁陽郡公。弘嗣少襲爵，十八為左親衛，開皇九年，從晉王平陳，以功授上儀同。十四年，除觀州總管長史，在州專以嚴峻任事，吏人多怨之。二十年，轉幽州總管長史，于時燕榮為總管，肆虐於弘嗣，每被笞辱，弘嗣心不伏，榮遂禁弘嗣於獄，將殺之。及榮誅死，弘嗣為政酷又甚之，每推鞠囚徒，多以酢灌鼻，或搯其下，數無敢隱情，姦偽屏息，仁壽末，授木工監，脩營東都，大業初，煬帝潛有取遼東之意，遣弘嗣往東萊海口監造船，諸州役丁苦其捶楚，官人督役晝夜立於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無不生蛆，死者十三四。尋遷黃門侍郎，轉殿內少監。遼東之役，進位金紫光祿大夫。明年，帝復征遼東，會奴賊寇龍右，詔弘嗣擊之，及玄感作亂，遼東都弘嗣屯兵安定，或告之，謀應玄感者，代王侑遣使執之，送行在所，以無反形當釋，帝疑不解，除名，徙日南道死。時年四十九，有子仁觀。

### 王文同

王文同，京兆潁陽人也。性明辯，有幹用，開皇中，以軍功拜儀同，尋授桂州司馬。

煬帝嗣位，徵爲光祿少卿，以忤旨，出爲恆山郡丞。有一人豪猾，每持長吏長短，前後守令咸憚之。文同下車，聞其名，召而數之，因令左右剡木爲大槪，埋之於庭，出尺餘，四角各埋小槪，令其人踏心於大槪上，縛四支於小槪，以棒毆其背。應時潰爛。郡中大駭，吏人相視懾氣。及帝征遼東，令文同巡察河北諸郡。文同見沙門齋戒菜食者，以爲妖妄，皆收繫獄。比至河間，召諸郡官人，小有違違者，輒皆覆面於地而垂殺之。求沙門相聚講論，及長老共爲佛會者數百人，文同以爲聚結惑衆，盡斬之。又悉裸僧尼，驗有淫狀，非童男女者數千人，復將殺之。郡中士女號哭於路。諸郡驚駭，各奏其事。帝聞而大怒，遣使者達奚善意馳錄之，斬於河間，以謝百姓。讎人剖其棺，擲其肉而噉之，斯須咸盡。史臣曰：御之良者，不在於煩策，政之善者，無取於嚴刑。故雖寬猛相資，德刑互設，然不嚴而化，前哲所重。士文等運屬欽明，時無桀黠，未閑道德，實懷殘忍。賊人肌體，同諸木石，輕人性命，甚於芻狗。長惡不悛，鮮有不及。故或身嬰罪戮，或憂憲顛隕。凡百君子，以爲有天譴焉。嗚呼！後來之士，立身從政，縱不能爲子高，門以待封，其可令母掃墓而望喪乎。

列傳第四十

儒林

儒之為教大矣。其利物博矣。篤父子。正君臣。尚忠節。重仁義。貴廉讓。賤貪鄙。開  
 政化之本源。鑿生民之耳目。百王損益。一以貫之。雖世或汗隆。而斯文不墜。經  
 邦致治。非一時也。涉其流者。無祿而富。懷其道者。無位而尊。故仲尼頓挫於魯  
 君。孟軻抑揚於齊后。荀卿見珍於彊楚。叔孫取貴於隆漢。其餘處環堵以驕富  
 貴。安陋巷而輕王公者。可勝數哉。自晉室分崩。中原喪亂。五胡交爭。經籍道盡。  
 魏氏發迹代陰。經營河朔。得之馬上。茲道未弘。暨夫太和后。感修文教。搢紳  
 碩學。濟濟盈朝。縫掖巨儒。往往傑出。其雅誥與義。宋及齊梁。不能尚也。南北所  
 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  
 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大  
 抵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  
 殊方同致矣。爰自漢魏。碩學多清通。逮乎近古。巨儒必鄙俗。文武不墜。弘之在  
 人。豈獨愚蔽於當今。而皆明哲於往昔。在乎用與不用。知與不知耳。然曩之弼  
 諸庶績。必舉德於鴻儒。近代左右邦家。咸取士於刀筆。縱有學優入室。勤踰刺  
 股。名高海內。擢第甲科。若命偶時來。未有望於青紫。或數將運舛。必委棄於草  
 澤。然則古之學者。祿在其中。今之學者。困於貧賤。明達之人。志識之士。安肯滯  
 於所習。以求貧賤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學多鄙俗者也。昔齊列康莊之第。多  
 士如林。燕起碣石之宮。羣英自遠。是知俗易風移。必由上之所好。非夫聖明御  
 世。亦無以振斯頹俗矣。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師說紛綸。無所取正。高祖曆期  
 纂歷。平一寰宇。頓天網以掩之。實旌帛以禮之。設好爵以靡之。於是四海九州。  
 強學待問之士。靡不畢集焉。天子乃整萬乘。率百寮。遵問道之儀。觀釋奠之禮。  
 博士齋懸河之辯。侍中竭重席之奧。考正亡逸。研覈異同。積滯羣疑。煥然冰釋。  
 於是超擢奇偉。厚賞諸儒。京邑達于四方。皆啓黌校。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笈

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絕。中州儒雅之感。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及  
 高祖暮年。精華稍竭。不悅儒術。專尚刑名。執政之徒。咸非篤好。暨仁壽間。遂廢  
 天下之學。唯存國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煬帝即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  
 咸於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於東都之下。納言定其  
 差次。一以聞奏焉。于時舊儒多已凋亡。二劉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古今。後  
 生鑽仰。莫之能測。所製諸經義疏。搢紳咸師宗之。既而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  
 徒意散。盜賊羣起。禮義不足以防君子。刑罰不足以威小人。空有建學之名。而  
 無弘道之實。其風漸墜。以至滅亡。方領矩步之徒。亦多轉死溝壑。凡有經籍。皆  
 此皆湮沒於煨塵矣。遂使後進之士。不復聞詩書之言。皆懷攘寇之心。相與陷  
 於不義。傳曰。學者將植。不學者將落。然則感衰是繫。與亡攸在。有國有家者。可  
 不慎歟。諸儒有身沒道存。遺風可想。皆採其餘論。綴之於此篇云。

元善

元善。河南雒陽人也。祖文。魏侍中。父羅。初為梁州刺史。及父被誅。奔於梁。官至  
 征北大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善少隨父至江南。性好學。遂通涉五經。尤明左氏  
 傳。及侯景之亂。善歸於周。武帝甚禮之。以為太子宮尹。賜爵江陽縣公。每執經  
 以授太子。開皇初。拜內史侍郎。上每望之曰。人倫儀表也。凡有敷奏。詞氣抑揚。  
 觀者屬目。陳使袁雅來聘。上令善就館受書。雅出門不拜。善論書事。有拜之儀。  
 雅不能對。遂拜。成禮而去。後遷國子祭酒。上嘗親臨釋奠。命善講孝經。於是敷  
 陳義理。兼之以諷諫。上大悅。曰。聞江陽之說。更起朕心。賚絹百匹。衣一襲。善之  
 通博。在何安之下。然以風流醜藉。俯仰可觀。音韻清朗。聽者忘倦。由是為後進  
 所歸。安每懷不平。心欲屈善。因善講春秋初發題。諸儒畢集。善私謂安曰。名望  
 已定。幸無相苦。安然之。及就講肆。安遂引古今滯義。以難善。多不能對。善深銜  
 之。二人由是有隙。善以高頰有宰相之具。嘗言於上曰。楊素羸疎。蘇威怯懦。元  
 胄元曼。正似鴨耳。可以付社稷者。唯獨高頰。上初然之。及頰得罪。上以善之言  
 為頗游說。深責善之。善憂懼。先患消渴。於是疾動。而卒。時年六十。

辛彥之

辛彥之隴西狄道人也。祖世敘魏涼州刺史。父靈輔。周渭州刺史。彥之九歲而孤。不交非類。博涉經史。與天水牛弘同志好學。後入關。遂家京兆。周太祖見而器之。引為中外府禮曹。賜以衣馬珠玉。時國家草創。百度伊始。朝貴多出武人。修定儀注。唯彥之而已。尋拜中書侍郎。及周閔帝受禪。彥之與少宗伯盧辯。專掌儀制。明武時。歷職典祀。太祝樂部。御正四曹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奉使迎突厥皇后。還。資馬二百匹。賜爵龍門縣公。邑千戶。尋進爵五原郡公。加邑千戶。宣帝即位。拜少宗伯。高祖受禪。除太常少卿。改封任城郡公。進位上開府。尋轉國子祭酒。歲餘。拜禮部尚書。與秘書監牛弘撰新禮。吳與沈重名。為碩學。高祖嘗令彥之與重論議。重不能抗。於是避席而謝曰。辛君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高祖大悅。後拜隨州刺史。于時州牧多貢珍玩。唯彥之所貢。並供祭之物。高祖善之。顧謂朝臣曰。人安得無學。彥之所貢。稽古之力也。遷洛州刺史。前後俱有惠政。彥之又崇信佛道。於城內立浮圖二所。並十五層。開皇十一年。州人張元暴死。數日乃蘇。云遊天上。見新構一堂。制極崇麗。元問其故人。云潞州刺史辛彥之。有功德。造此堂以待之。彥之聞而不悅。其年卒官。謚曰宣。彥之撰墳典一部。六官一部。祝文一部。禮要一部。新禮一部。五經異義一部。並行於世。有子仲龜。官至猗氏令。

何妥 蕭該 包愷

何妥字樓鳳。西城人也。父細。胡通商入蜀。遂家郫縣。事梁武陵王紀。主知金帛。因致巨富。號為西州大賈。少機警。八歲遊國子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既姓何。是荷葉之荷。為是河水之河。應聲答曰。先生姓顧。是眷顧之顧。是新故之故。眾咸異之。十七。以技巧事湘東王。後知其聰明。召為誦書左右。時蘭陵蕭齊。亦有雋才。住青楊巷。妥住白楊頭。時人為之語曰。世有兩雋。白楊何妥。青楊蕭齊。其見美如此。江陵陷。周武帝尤重之。授太學博士。宣帝初。欲立五后。以問儒者。辛彥之對曰。后與天子。匹體齊尊。不宜有五。妥駁曰。帝嘗四妃。舜又二妃。亦何常數。由是封襄城縣伯。高祖受禪。除國子博士。加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為公。妥性勁急。有口才。好是非人物。時納言蘇威嘗言於上曰。臣先人每誡臣云。唯讀

孝經一卷。足可立身治國。何用多為。上亦然之。妥進曰。蘇威所學。非止孝經。厥父若信有此言。威不是訓。是其不孝。若無此言。面欺陛下。是其不誠。不誠不孝。何以事君。且夫子有云。不讀詩無以言。不讀禮無以立。豈容蘇緯教子。獨反聖人之訓乎。威時兼領五職。上甚親重之。妥因奏威不可信任。又以掌天文律度。皆不稱職。妥又上八事以諫。其一事曰。臣聞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由此言之。政之治亂。必慎所舉。故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察今之舉人。良異于此。無論諂諂。莫擇賢愚。心欲崇高。則起家喉舌之任。意須抑屈。必白首郎署之官。人之不服。實由於此。臣聞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眾弃之。伏見留心獄訟。愛人如子。每應決獄。無不詢訪羣公。刑之不濫。君之明也。刑既如此。爵亦宜然。若有懋功。簡在帝心者。便可擢用。自斯以降。若選重官。必須參以眾議。勿信一人之舉。則上不偏私。下無怨望。其二事曰。孔子云。是察阿黨。則罪無掩蔽。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所謂比者。即阿黨也。謂心之所愛。既已光華榮顯。猶加提挈。心之所惡。既已沈滯屈辱。薄言必罰。提挈既成。必相掩蔽。則欺上之心生矣。屈辱既加。則有怨恨。謗讟之言出矣。伏願廣加遊訪。勿使朋黨路開。威恩專擅。有國之患。莫大於此。其三事曰。臣聞舜舉十六族。所謂八元八愷也。計其賢明。理優今日。猶復擇才授任。不相侵濫。故得四門雍穆。庶績咸熙。今官員極多。用人甚少。有一人身上乃兼數職。為是國無人也。為是人不善也。今萬乘大國。髦彥不少。縱有明哲。無由自達。東方朔言曰。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斯言信矣。今當官之人。不度德量力。既無呂望傳說之能。自負傅蓋滋水之氣。不應憂深責重。唯畏總領不多。安斯寵任。輕彼權軸。好致顯職。實此之由。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臣聞聽力舉重。不能為用。伏願更任賢良。分才參掌。使各行有餘力。則庶事康哉。其四事曰。臣聞禮云。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孔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伏見比年以來。改作者多矣。至如苑威漏刻。十載不成。趙胡尺稱。七年方決。公孫濟迂誕醫方。費逾巨萬。徐道慶迴互子午。糜耗飲食。常明破律。多歷歲時。王暹亂名。曾無紀極。張山居未知星位。前已蹂藉太常。

曹魏祖不識北辰，今復麟麟太史，莫不用其短見，便自夸毗，邀射名譽，厚相誣罔。請今日已後，有如此者，若其言不驗，必加重罰。庶令有所畏忌，不敢輕奏。狂簡其餘，文多不載。時蘇威權兼數司，先嘗隱武功，故委言自負，傳巖滋水之氣，以此激上書奏。威大銜之。十二年，威定考文學，又與委更相訶詆。威勃然曰：「無何，委不慮無博士，委應聲曰：『無蘇威，亦何憂無執事？由是威有隙。』」其後上令委考定鍾律，委又上表曰：「臣聞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然則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禮樂。又云：『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臣聞樂有二：一曰姦聲，二曰正聲。夫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順氣成象，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故鄭衛宋趙之聲出，內則發疾，外則傷人，是以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入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則國亡無日矣。魏文侯問于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欲寐，聽鄭衛之音，而不知倦，何也？』夏對曰：『夫古樂者，始奏以文，復亂以武，修身及家，平均天下，鄭衛之音者，姦聲，以亂溺而不止，擾雜子女，不知父子，今君所問者樂也，所愛者音也。夫樂之與音相近而不同，爲人君者，謹審其好惡，案聖人之作樂也，非止苟悅耳目而已矣。欲使在宗廟之內，君臣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鄉里之內，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閭門之內，父子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此先王立樂之方也。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故黃鍾大呂，弦歌干戚，童子皆能備之，能知樂者，其唯君子，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道矣。紂爲無道，太師抱樂器以奔周，晉君德薄，師曠固惜清徵，上古之時，未有音樂，鼓腹擊壤樂在其間，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至于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王作大武，從夏以來，年代久遠，唯有名字，其聲不可得聞。自殷至周，備于詩頌，故自聖賢已下，多習樂者。至如伏羲滅瑟，文王足琴，仲尼擊磬，子路鼓瑟，漢高擊筑，元帝吹簫，漢高祖之初，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之樂，迎神于道門，奏嘉至之樂，迎神于廟門，奏嘉至之樂，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

承至之樂，以爲行步之節，猶采齊肆夏也。乾豆上薦，奏登歌之樂，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奏休成之樂，美神饗也。皇帝就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成也。其休成承至二曲，叔孫通所制也。漢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儺，當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是舜後，故齊有韶樂，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也。秦始皇滅齊，得齊韶樂，漢高祖滅秦，韶傳於漢，高祖改名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儺者，本周大武樂也。始皇改曰五行，及于孝文，復作四時之儺，以示天下安和。四時順也。孝景采武德儺以爲昭德，孝宣又采昭德以爲威德，雖變其名，大抵皆因秦舊事。至於魏晉，皆用古樂魏之三祖，並制樂辭，自永嘉播越，五都傾蕩，樂聲南渡，是以大備江東。宋齊以來，至于梁代，所行樂事，猶皆傳古。三雍四始，實稱大盛，及侯景篡逆，樂師分散，其四儺三調，悉度僞齊。齊氏雖知傳受得曲，而不用之於宗廟朝廷也。臣少好音律，留意管絃，年雖耆老，頗皆記憶，及東土剋定，樂人悉返，訪其逗遛，果云是梁人所教。今三教四儺，並皆有手，雖不能精熟，亦頗具雅聲。若令教習傳授，庶得流傳古樂，然後取其會歸，撮其指要，因循損益，更制嘉名，歌感德於當今，傳雅正於來葉，豈不美歟。謹具錄三調四五曲名，又制歌辭，如別其有聲曲流宕，不可以陳於殿庭者，亦悉附之於後。書奏，別勅太常取委節度，於是作清平瑟三調聲，又作八佾舞，中拂四舞，先是太常所傳宗廟雅樂，數十年，唯作大呂廢黃鍾，委又以深乖古意，乃奏請用黃鍾，詔下公卿議從之。俄而委子蔚爲祕書郎，有罪當刑，上哀之，減死論，是後恩禮漸薄。六年，出爲龍州刺史，時有負笈遊學者，委皆爲講說教授之。爲刺史歲，勅于州門外，在職三年，以疾請還，詔許之。復知學事，時上方使蘇夔在太常參議鍾律，夔有所建議，朝士多從之，委獨不同，每言夔之短，高祖下其議，朝臣多排委，委復上封事，指陳得失，大抵論時政損益，并指斥當世朋黨，於是蘇威及吏部尚書盧愷、侍郎薛道衡等，皆坐得罪，除伊州刺史，不行，尋爲國子祭酒卒官。諡曰肅，撰周易講疏十三卷，孝經義疏三卷，莊子義疏四卷，及與沈重等撰三十六科鬼神感應等大義九卷，封禪書一卷，樂要一卷，文集十卷，並行於世。蘭陵蕭該者，梁鄱陽王恢之孫也，少封攸侯，梁荊州陷，與何妥同至長安，性篤

學詩書春秋禮記並通大義尤精漢書甚為貴遊所禮開皇初賜爵山陰縣公拜國子博士奉詔書與安正定經史然各執所見遞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譴而罷之該後撰漢書及文選音義咸為當時所貴

東海包慎字和樂其兄榆明五經博學其業又從王仲通受史記漢書尤稱精究大業中為國子助教于時漢書學者以蕭包二人為宗匠聚徒教授著錄者數千人卒門人為起墳立碣焉

房暉遠

房暉遠字崇儒恒山真人也世傳儒學暉遠幼有志行治三禮春秋三傳詩書周易兼善圖緯恆以教授為務遠方負笈而從者動以千計齊南陽王綽為定州刺史聞其名召為博士周武帝平齊搜訪儒俊暉遠首應辟命授小學下士及高祖受禪遷太常博士太常卿牛弘每稱為五經庫吏部尚書韋世康薦之為太學博士尋與沛公鄭譯修正樂章丁母憂解任後數歲授珍寇將軍復為太常博士未幾擢為國子博士會上令國子生通一經者並悉薦舉將擢用之既策問訖博士不能時定減否祭酒元善怪問之暉遠曰江南河北義例不同博士不能徧涉學生皆持其所短稱己所長博士各各自疑所以久而不決也祭酒因令暉遠考定之暉遠覽筆便下初無疑滯或有不服者暉遠問其所傳義疏輒為始末誦之然後出其所短自是無敢飾非者所試四五百人數日便決諸儒莫不推其通博皆自以為不能測也尋奉詔預修令式高祖嘗謂羣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乎楊素以下莫知所出遂言無女樂暉遠進曰臣聞竊窺淑女鐘鼓樂之此即王者房中之樂著於雅頌不得言無高祖大悅仁壽中卒官時年七十二朝廷嗟惜焉贈賻甚厚贈員外散騎常侍

馬光

馬光字榮伯武安人也少好學從師數十年晝夜不息圖書識緯莫不畢覽尤明三禮為儒者所宗開皇初高祖徵山東義學之士光與張仲讓孔籠賈士榮張黑奴劉祖仁等俱至並授太學博士時人號為六儒然皆鄙野無儀範朝廷不之貴也士榮尋病死仲讓未幾告歸鄉里著書十卷自云此書若奏我必為

宰相又數言玄象事州縣列上其狀竟坐誅孔籠張黑奴劉祖仁未幾亦被譴去唯光獨存嘗因釋奠高祖親幸國子學王公以下畢集光升坐講禮啟發章門已而諸儒生以次論難者十餘人皆當時碩學光剖析疑滯雖辭非俊辨而理義弘贍論者莫測其淺深咸共推服上嘉而勞焉山東三禮學者自熊安生後唯宗光一人初教授瀛博開門徒千數至是多負笈從入長安後數年丁母憂歸鄉里遂有終焉之志以疾卒於家時年七十三

劉焯

劉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也父洽郡功曹焯犀額龜背望高視遠聰敏沈深弱不好弄少與河間劉炫結盟為友同授詩於同鄉劉軌思受左傳於廣平郭懋常問禮於阜城熊安生皆不卒業而去武強交津橋劉智海家素多墳籍焯與炫就之讀書向經十載雖衣食不繼晏如也遂以儒學知名為州博士刺史趙獎引為從事舉秀才射策甲科與著作郎王劭同應國史兼參議律曆仍直門下省以待顧問俄除員外將軍後與諸儒於秘書省考定羣言因復還鄉里縣令章之業引為功曹尋復入京與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國子祭酒蘇威國子祭酒元善博士蕭詵何妥太學博士房暉遠崔崇德晉王文學崔暉等於國子共論古今滯義前賢所不通者每升座論難鋒起皆不能屈楊素等莫不服其精博六年遷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奉敕與劉炫等考定後因國子釋奠與炫二人論義深挫諸儒咸懷妬恨遂為飛章所誣除名為民於是優遊鄉里專以教授著述為務孜孜不倦賈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九章竿術周韓七曜歷書十餘部推步日月之經量度山海之術莫不覈其根本窮其秘奧著稽極十卷曆書十卷五經述議並行於世劉炫聰明博學名亞於焯焯時人稱二劉焉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論者以為數百年已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然懷抱不曠又奮於財不行束修者未嘗有所教誨時人以此少之廢太子勇聞而召之未及進謁詔令事蜀王非其好也久之不至王聞而大怒遣人枷送於蜀配之軍防其後典校書籍王以罪廢焯又與諸儒修定禮律除雲騎尉煬帝即位遷太學博士俄以疾

去職數年，復被徵以待顧問，因上所著歷書與太史令張胃玄多不同，被駁不用。大業六年卒。時年六十七。劉炫為之請諡，朝廷不許。

### 劉炫

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也。少以聰敏見稱，與信都劉焯閉戶讀書，十年不出。炫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強記默識，莫與為儔。左畫方，右畫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有遺失。周武帝平齊，瀛州刺史宇文弼引為戶曹從事，後刺史李繪署禮曹從事，以吏幹知名，歲餘奉勅與著作郎王劼同修國史。俄直門下省以待顧問，又與諸術者修天文律曆，兼於內史省考定羣言。內史令博陵李德林甚禮之。炫雖徧直三省，竟不得官，為縣司責其賦役。炫自陳於內史，內史送詣吏部。吏部尚書韋世惠問其所能，炫自為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並堪講授。周易儀禮較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美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曆窮微妙，至於公私文翰，未嘗假手。吏部竟不詳試，然在朝知名之士十餘人，保明炫所陳不謬。於是除殿內將軍，時牛弘奏請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偽造書百餘卷，題為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有人訟之，經赦免死，坐除名歸于家。以教授為務，太子勇聞而召之，既至京師，勅令事蜀王秀，遷延不往。蜀王大怒，枷送益州。既而配為帳內，每使執杖為門衛，俄而釋之。與校書史炫因擬屈原卜居，為塗塗以自寄。及蜀王廢，與諸儒修定五禮，授旅騎尉。吏部尚書牛弘建議，以為禮諸侯絕傍葦，大夫降一等。今之上柱國，雖不同古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第二品，宜降傍親一等。議者多以為然。炫駁之曰：古之仕者，宗一人而已。庶子不得進，由是先王重適，其宗子有分祿之義。族人與宗子雖疎遠，猶服縗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適庶，與古既異，何降之有。今之貴者，多忽近親，若或降之，民德之疎，自此始矣。遂寢其事。開皇二十年，廢國子四門及州縣學，唯置太學博士二人，學生七十二人。炫上表言學校不宜廢，情理甚切。高祖不納。開皇之末，國家殷盛，朝野皆以遠東為意，炫以為遠東不可伐，作撫夷論以諷焉。當時莫有悟者。及大業之季，三征不克，炫言方驗。煬帝即位，牛

弘引炫修律令，高祖之世，以刀筆吏類多小人，年久長姦，勢使然也。又以風俗陵遲，婦人無節，於是立格州縣佐史，三年而代之。九品妻無得再醮，炫著論以為不可。弘竟從之。諸郡置學官，及流外給廩，皆發自於炫。弘嘗從容問炫曰：案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判宮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對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恆慮覆洽鍛鍊，若其不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古今不同，若此之相懸也。事繁政敝，職此之由。弘又問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違軍舍，其事何由。炫對曰：齊氏立州不過數十，三府行臺，遞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十條。今州三百，其繁一也。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所具寮，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織介之迹，皆屬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用。納言楊達舉炫博學有文章，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歲餘，以品卑去任，還至長平，奉勅追詣行在所，或言其無行，帝遂罷之。歸于河間。于時羣盜蜂起，穀食踊貴，經籍道息，教授不行。炫與妻子相去百里，聲問斷絕，鬱鬱不得志，乃自為贊曰：通人司馬相如揚子雲，馬季長鄭康成等，皆自敘風徽，傳芳來葉，余豈敢仰均先達，貽笑後昆。徒以日迫桑榆，大命將近，故友飄零，門徒兩散，溢死朝露，埋魂朔野，親故莫照其心，後人不見其迹，殆及餘喘，薄言胸臆，貽及行邁，傳示州里，使夫將來後哲，知余鄙志耳。余從縮髮以來，迄於白首，嬰孩為慈親所恕，極楚未嘗加，從學為明師所矜，覆楚弗之及，暨乎敦敘邦族，交結等夷，重物輕身，先人後己，昔在幼弱，樂參長者，爰及耆艾，數接後生，學則服而不厭，誨則勞而不倦，幽情冥適，心事方遠，內省生平，顧循終始，其大幸有四，其深恨有一。性本愚蔽，家業貧窶，為父兄所饒，廁縉紳之末，遂得博覽典誥，親涉今古，小善著於丘園，虛名聞於邦國，其幸一也。隱顯人間，沈浮世俗，數忝徒勞之職，久執城旦之書，各不挂於白簡，事不染於丹筆，立身立行，慚惡實多，啟手啟足，庶幾可免，其幸二也。以此庸虛，屢動神眷，以此卑賤，每升天府，齊鑿鑿，比翼鸞鴻，整緒素於鳳池，記言動於麟閣，參謁宰輔，達

請羣公厚禮殊恩，增榮改價，其幸三也。晝漏方盡，大書已嗟，還反初服，歸骸故里，說文史以怡神，閱魚鳥以散慮，觀省野物，登臨園沼，緩步代車，無罪為貴，其幸四也。仰休明之盛世，慨道教之陵遲，蹈先儒之逸軌，傷羣言之蕪穢，馳驚墳典，釐改僻謬，修撰始畢，圖事適成，天違人願，途不我與，世路未夷，學校盡廢，道不備於當時，業不傳於身後，愴恨泉壤，實在茲乎。其深恨一也。時在郡城，糧餉斷絕，其門人多隨盜賊，哀炫窮乏，詣郡城下索炫，郡官乃出炫與之，炫為賊所將，過城下堡，未幾賊為官軍所破，炫饑餓無所依，復投縣城，長吏意炫與賊相知，恐為後變，遂閉門不納，是時夜冰寒，因此凍餒而死，時年六十八。其後門人諡曰宣德先生，炫性躁競，頗俳諧，多自矜伐，好輕侮當世，為執政所醜，由是官途不遂，著論語述議十卷，春秋攻昧十卷，五經正名十二卷，孝經述議五卷，春秋述議四十卷，尚書述議二十卷，毛詩述議四十卷，注詩序一卷，算述一卷，並行於世。

褚輝

吳郡褚輝，字高明，以三禮學稱於江南。煬帝時，徵天下儒術之士，悉集內史省，相次講論，輝博辯，無能屈者，由是擢為太學博士，撰禮疏一百卷。

顧彪

餘杭顧彪，字仲文，明尚書春秋，煬帝時為秘書學士，撰古文尚書疏二十卷。

魯世達

餘杭魯世達，煬帝時為國子助教，撰毛詩章句義疏四十一卷，行於世。

張冲

吳郡張冲，字叔玄，仕陳為左中郎將，非其好也，乃覃思經典，撰春秋義略，異於杜氏七十餘事，喪服義三卷，孝經義三卷，論語義十卷，前漢書義十二卷，官至漢王侍讀。

王孝籍

平原王孝籍，少好學，博覽羣言，徧治五經，頗有文翰，與河間劉炫同志友善，開皇中，召入秘書，助王劭修國史，劭不之禮，在省多年而不免輸稅，孝籍鬱鬱不

得志，奏記於吏部尚書牛弘曰：竊以毒螫瘡膚，則申旦不寐，饑寒切體，亦卒歲無聊，何則，痛苦難以安，貧窮易為覺，沉懷抱之內，水火鑠脂膏，腠理之間，風霜侵骨髓，安可錯舌緘唇，吞聲飲氣，惡呻吟之響，忍酸辛之酷哉！伏惟明尚書公，動哀矜之色，開寬裕之懷，咳唾足以活枯鱗，吹噓可用飛窮羽，芬板蘭之氣，暖布帛之詞，許小人之請，聞大君之聽，雖復山川不遠，鬼神在茲，信而有徵，言無不履，猶恐拯溺遲於援手，救經緩於扶足，待越人之舟楫，求魯匠之雲梯，則必懸於槁樹之枝，沒於深淵之底矣。夫以一介貧人，七年直省，課役不免，慶賞不霑，賣貢禹之田，供釋之之費，有弱子之累，強兄之產，加以老母在堂，光陰遲暮，寒暑違闕，關山超遠，鬻臂為期，前途逾遠，倚閭之望，朝夕已勤，謝相如之病，無官可以免，發梅福之狂，非仙所能避，愁疾甚乎厲鬼，人生異夫金石，營魂且散，恐茲子無徵，瘡恨入冥，則虛緣恩顧，此乃王稽所以致言，應侯為之不樂也。潛鬻髮之內，居眉睫之間，子野未曾聞，離朱所不見，沈淪東觀，留滯南史，終無薦引，永同埋殯，三世不移，雖由寂寞，十年不調，實乏知己，夫不世出者，聖明之君也，不萬一者，誠賢之臣也，以夫不世出而逢不萬一，此小人所以為明尚書幸也。坐人物之源，運銓衡之柄，反披狐白，不好緇衣，此小人為明尚書不取也。昔荆玉未剖，則卞和之足，百里未用，碎禽息之首，居得言之地，有能用之資，增耳目之明，無手足之憂，憚而弗為，孰知其解，夫官或不稱其能，士或未申其屈，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勞不見圖，安能無望，儻病未及死，狂還克念，汗窮愁之簡，屬離憂之詞，記志於前修，通心於來哲，使千載之下，哀其不遇，追咎執事，有點清塵，則不肖之軀，死生為累，小人之罪，方且未刊，願少加憐愍，留心無忽，弘亦知其有學業，而竟不得調，後歸鄉里，以教授為業，終于家，注尚書及詩，遭亂零落。

史臣曰：古語云：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先祖不足稱，然而顯聞四方，流聲後胤者，其唯學乎。信哉斯言也。暉遠榮伯之徒，篤志不倦，自求諸己，遂能聞道，下風稱珍席上，或聚徒千百，或服冕乘軒，見重明時，實惟稽古之力也。江陽從容雅望，風韻閑遠，清談高論，藉甚當年，彥之敦經悅史，砥身礪行，志



存典制動蹈規矩何妥通涉簡爽神情警悟雅有口才兼擅詞筆然計以爲直失儒者之風焉劉焯道冠縉紳數窮天象既精且博洞幽究微鉤深致遠源流不測數百年來斯人而已劉炫學實通儒才堪成務九流七略無不該覽雖探賾索隱不逮於焯裁成義說文雅過之並道亞生知時不我與或纔登於下土或銜棄於溝壑惜矣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與者聰明所不與者貴仕上聖且猶不免焯炫其如命何

隋書卷七十五

隋書卷七十五考證

儒林傳序傳曰學者將植不學者將落○按左傳夫學殖也不學將落植作墮辛彥之傳吳興沈重○監本與訛典按北史沈重字子原吳興武康人

何妥傳迎神于道門奏嘉至之樂迎神于廟門奏嘉至之樂猶古降神之樂也

○關本道門亦作廟門臣映斗按上文叔孫通因奏樂人已下皆據漢書禮

樂志之文彼文云迎神于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無所謂道門者此

文重有迎神于廟門二句當是衍文耳

張冲傳○監本冲俱訛仲惟目錄作冲北史本傳亦作冲唐書藝文志載張冲

春秋左氏義略三十卷亦與本傳合本書經籍志載春秋義略三十卷注陳

右將軍張冲撰本傳載冲仕陳爲左中郎將官秩不符或歷官不備載耳本

書潘徽傳受書於張冲俱作冲又南齊張冲字思約亦吳郡人官至征虜將

軍封定襄侯又一張冲也

王孝籍傳賣黃馬之田供釋之之費○監本賣馬訛馬賣關本亦訛一本田訛

口按前漢書黃馬上書曰陛下過意微臣臣賣田百畝以供車馬又張釋之

傳久宦減仲之產不遂其意正相類今據正之

隋書卷七十五考證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四十一

文學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傳曰言身之文也言而不文行之不遠故堯曰則天表文明之稱周云威德著煥乎之美然則文之爲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敦德教於下下所以達情志於上大則經緯天地作訓垂範次則風謠歌頌匡主和民或離譏放逐之臣塗窮後門之士遭輻輳而未遇志鬱抑而不申憤激委約之中飛文魏闕之下奮迅泥滓自致青雲振沈溺於一朝流風聲於千載往往而有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自漢魏以來迄乎晉宋其體屢變前哲論之詳矣暨承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于時作者濟陽江淹吳郡沈約樂安任昉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鉅鹿魏伯起等並學窮書圃思極人文縟綵鬱於雲霞逸響振於金石英華秀發波瀾浩蕩筆有餘力詞無竭源方諸張蔡曹王亦各一時之選也聞其風者聲馳景慕然彼此好尚互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掇彼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斌斌盡善盡美矣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啓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彰詞尚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乎周氏吞併梁荆此風扇於關右狂簡斐然成俗流宕忘反無所取裁高祖初統萬機每念跡彫爲樸發號施令咸去浮華然時俗詞藻猶多淫麗故憲臺執法屢飛霜簡煬帝初習藝文有非輕側之論暨乎卽位一變其風其與越公書建東都詔冬至受朝詩及擬飲馬長城窟並存雅體歸於典制雖意在驕淫而詞無浮蕩故當時綴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所謂能言者未必能行蓋亦君子不以人廢言也爰自東帝歸秦逮乎青蓋入洛四陵咸臬九州攸同江漢英靈燕趙奇俊並該天網之中俱爲大國之寶言

刈其楚片善無遺潤木圓流不能十數才之難也不其然乎時之文人見稱當世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河東薛道衡趙郡李元操鉅鹿魏澹會稽虞世基河東柳詵高陽許善心等或鷹揚河朔或獨步漢南俱騁龍光並驅雲路各有本傳論而敘之其潘徽萬壽之徒或學優而不切或才高而無貴仕其位可得而卑其名不可埋沒今總之於此爲文學傳云

劉臻

劉臻字宣擊沛國相人也父顯梁尋陽太守臻年十八舉秀才爲邵陵王東閣祭酒元帝時遷中書舍人江陵陷沒復歸蕭管以爲中書侍郎周冢宰宇文護辟爲中外府記室軍書羽檄多成其手後爲露門學士授大都督封饒陽縣子歷藍田令畿伯下大夫高祖受禪進位儀同三司左僕射高頊之伐陳也以臻隨軍典文翰進爵爲伯皇太子勇引爲學士甚親狎之臻無吏幹又性恍惚耽悅經史終日覃思至於世事多所遺忘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爲太子學士情好甚密臻住城南訥住城東臻嘗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尋訥謂臻還家答曰知於是引之而去既扣門臻尚未悟謂至訥家乃據案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此汝亦來耶其子答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盼久之乃悟叱從者曰汝大無意吾欲造劉訥耳性好嘍蜺以音同父諱呼爲扁螺其疎放多此類也精於兩漢書時人稱爲漢聖開皇十八年卒年七十二有集十卷行於世

王頊

王頊字景文齊州刺史頊之弟也年數歲值江陵陷隨諸兄入關少好遊俠年二十尚不知書爲其兄顯所責怒於是感激始讀孝經論語晝夜不倦遂讀左傳禮易詩書乃數日書無不可讀者勸學累載遂遍通五經究其旨趣大爲備者所稱解綴文善談論年二十二周武帝引爲露門學士每有議決多頊所爲而頊性識顯明精力不倦好讀諸子偏記異書當代稱爲博物又曉兵法益有縱橫之志每敷不逢時常以將相自許開皇五年授著作佐郎尋令於國子講授會高祖親臨釋奠國子祭酒元善講孝經頊與相論難詞義鋒起善往往見

屈高祖大奇之起授國子博士後坐事解職配防嶺南數載授漢王諒府諮議參軍王甚禮之時諒見房陵及秦蜀二王相次廢黜潛有異志頴遂陰勸諒繕治兵甲及高祖崩諒遂舉兵反多頴之計也頴後數進奇策諒不能用楊素至高澤將戰頴謂其子曰氣候殊不佳兵必敗汝可隨從我既而兵敗頴將歸突厥至山中徑路斷絕知必不免謂其子曰吾之計數不減楊素但坐言不見從遂至於此不能坐受擒執以成暨子名也吾死之後汝慎勿過親故於是自殺瘞之石窟中其子數日不得食遂過其故人竟為所擒楊素求頴屍得之斬首梟於太原時年五十四撰五經大義三十卷有集十卷並因兵亂無復存者

崔儼

崔儼字岐叔清河武城人也祖休魏青州刺史父仲文齊高陽太守世為著姓儼年十六太守請為功曹不就少與苑苑盧思道龐西辛德源同志友善每以讀書為務負恃才地忽略世人大署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入此室數年之間遂博覽羣言多所通涉解屬文在齊舉秀才為員外散騎侍郎遷殿中侍御史尋與熊安生馬敬德等議五刑兼條律令尋兼散騎侍郎聘于陳使還待詔文林館歷殿中膳部員外三曹郎中儼與頓丘李若俱見稱重時人為之語曰京師灼灼崔儼李若齊亡歸鄉里任郡為功曹州補主簿開皇四年徵授給事郎尋兼內史舍人後數年兼通直散騎侍郎聘于陳還授員外散騎侍郎越國公楊素時方貴倖重儼門地為子女縱娶其女為妻聘禮甚厚親迎之始公卿滿座素令騎迎儼儼故敝其衣冠騎驢而至素推令上座儼有輕素之色禮甚倨言又不遜素忿然拂衣而起竟罷座後數日儼方來謝素待之如初仁壽中卒於京師時年七十二子世濟

諸葛頴

諸葛頴字漢丹陽建康人也祖銓梁零陵太守父規義陽太守頴年八歲能屬文起家梁邵陵王參軍事轉記室侯景之亂奔齊待詔文林館歷太學博士太子舍人周武平齊不得調杜門不出者十餘年習周易圖緯倉雅莊子頴得其要清辯有俊才晉王廣素聞其名引為參軍事轉記室及王為太子除兼藏監

煬帝即位遷著作郎甚見親倖出入臥內帝每賜之曲宴輒與皇后嬪御連席共榻頴因隙隙多所譖毀是以時人謂之治葛後錄恩舊授朝請大夫帝常贈頴詩其卒章曰參輪長洲苑侍講肅成門名理窮研覈英華忒討論實錄資平允傳芳導後昆其見待遇如此從征吐谷渾加正議大夫後從駕北巡卒於道年七十七頴性福急與柳尋每相忿鬪帝屢責怒之而猶不止於後帝亦薄之有集二十卷撰鸞駕北巡記三卷幸江都道里記一卷洛陽古今記一卷馬名錄二卷並行於世有子嘉會

孫萬壽

孫萬壽字仙期信都武強人也祖寶魏散騎常侍父靈暉齊國子博士萬壽年十四就阜城熊安生受五經略通大義兼博涉子史善屬文美談笑博陵李德林見而奇之在齊年十七奉朝請高祖受禪滕穆王引為文學坐衣冠不整配防江南行軍總管宇文述召典軍書萬壽本自書生從容文雅一旦從軍鬱鬱不得志為五言詩贈京邑知友曰買誼長沙國屈平湘水濱江南瘴癘地從來多逐臣粵余非巧宦少小拙謀身欲飛無假翼思鳴不值晨如何載筆七翻作負戈人飄飄如木偶弃置同芻狗失路乃西浮非狂一東走晚歲出函關方春度京口石城臨獸據天津望牛斗牛斗感妖氛梟獍已成羣都超初入幕王粲始從軍裹糧楚山際被甲吳江濱吳江一浩蕩楚山何糾紛驚波上澣日喬木下臨雲繫越恆資辯喻蜀幾飛文奮連唯救患吾彥不爭勳驕遊歲月久歸思常搔首非關不樹萱豈為無杯酒數載辭鄉縣三秋別親友壯志後風雲衰費先蒲柳心緒亂如絲空懷疇昔時昔時遊帝里弱歲逢知己旅食南館中飛蓋西園裏河間本好書東平唯愛士英辯接天人清言洞名理鳳池時高直麟閣常遊止勝地感賓僚麗景相攜招舟汎昆明水騎指涇橋棹袂除臨灞岸供帳出東郊宜城醞始熟陽翟曲新調繞樹烏啼夜帷麥雉飛朝細塵梁下落長袖掌中嬌懽娛三樂至懷抱百憂銷夢想猶如昨尋思久寂寥一朝牽世網萬里逐波潮迴輪常自轉懸旆不堪搖登高視袪帶鄉關白雲外迴首望孤城愁人益不平華亭宵鶴唳幽谷早鶯鳴斷絕心難續愴怆魂屢驚羣紀通家好鄉魯

故鄉情。若值南飛雁。時能動死生。此詩至京。感爲當時之所吟誦。天下好事者。多書壁而翫之。後歸鄉里。十餘年不得調。仁壽初。徵拜豫章王長史。非其好也。王轉封于齊。卽爲齊王文學。當時諸王官屬。多被夷滅。由是彌不自安。因謝病免。久之。授大理司直。卒於官。時年五十二。有集十卷。行於世。

王貞

王貞。字孝逸。梁郡陳留人也。少聰敏。七歲好學。善毛詩禮記左氏傳周易諸子百家。無不畢覽。善屬文詞。不治產業。每以諷讀爲娛。開皇初。汴州刺史樊叔略引爲主簿。後舉秀才。授縣尉。非其好也。謝病于家。煬帝卽位。齊王暕鎮江都。聞其名。以書召之曰。夫山藏美玉。光照廊廡之間。地蘊神劍。氣浮星漢之表。是知毛遂穎脫。義感平原。孫慧文詞。來遷東海。顧循寡薄。有懷髮疹。藉甚清風。爲日久矣。未獲披覲。良深佇遲。比高天流火。早應涼颺。陵雲仙掌。方承清露。想攝衛攸宜。與時休適。前園後圃。從容丘壑之情。左琴右書。蕭散煙霞之外。茂陵謝病。非無封禪之文。彭澤遺榮。先有歸來之作。優游儒雅。何樂如之。余屬當藩屏。宣條揚越。坐棠聽訟。事絕詠歌。攀桂攜詞。譽言高遜。至於揚旌北渚。飛蓋西園。託乘之應。劉置醴。關申穆。背淮之賓。徒聞其語。趨燕之客。罕值其人。卿道冠鷹揚。聲高鳳舉。儒墨泉海。詞章苑圃。樓榭衡泌。懷寶迷邦。徇茲獨善。良以於邑。今遣行人。具宣往意。側望起予。甚於飢渴。想便輕舉。副此虛心。無信投石之談。空慕擊坏之逸。書不盡言。更歎詞費。及貞至。王以客禮待之。朝夕遣問安不。又索文集。貞啓謝曰。屬實德仁。宣教須少。來所有拙文。昔公旦之才。藝能事鬼神。夫子之文章。性與天道。雅志傳於游夏。餘波鼓於屈宋。雕龍之迹。具在風騷。而前賢後聖。代相師祖。實逐時移。出門分路。變清音於正始。體高致於元康。咸言坐握蛇珠。誰許獨爲麟角。孝逸生於戰爭之季。長於風塵之世。學無半古。才不逮人。往屬休明。寸陰已足。雖居可封之屋。每懷貧賤之恥。適鄴郡而迷塗。入邯鄲而失步。歸來反覆。心灰遂寒。豈謂橫議過實。虛塵容覽。枉高車以載。蹇費明珠以彈雀。遂得裹糧三月。重高門之餘地。背淮千里。望章臺之後塵。與懸黎而並肆。將駿驥而同卓。終朝擊缶。匪黃鐘之所諧。日暮却行。何前人之能及。願想平生。

觸塗多感。但以積年沈痼。遺忘日久。拙思所存。纔成三十三卷。仰而不至。方見學仙之遠。窺而不親。始知游聖之難。咫尺天人。周章不暇。怖甚真龍之降。感過白豕之歸。伏紙陳情。形神悚越。齊王覽所上集。善之。賜良馬四匹。貞復上江都賦。王賜錢十萬貫。馬二匹。未幾。以疾甚。還鄉里。終于家。

虞綽辛大德

虞綽。字士裕。會稽餘姚人也。父孝曾。陳始與王諮議。綽身長八尺。姿儀甚偉。博學有俊才。尤工草隸。陳左衛將軍傅縡。有威名於世。見綽詞賦。數謂人曰。虞郎之文。無以尚也。任陳爲太學博士。遷永陽王記室。及陳亡。晉王廣引爲學士。大業初。轉爲祕書學士。奉詔與祕書郎虞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等。撰長洲玉鏡等書十餘部。綽所筆削。帝未嘗不稱善。而官竟不遷。初爲校書郎。以藩邸左右。加宣惠尉。遷著作佐郎。與虞世南。庾自直。蔡允恭等。四人常居禁中。以文翰待詔。恩盼隆洽。從征遼東。帝舍臨海。頓見大鳥。異之。詔綽爲銘。其辭曰。維大業八年。歲在壬申。夏四月。景子。皇帝底定遼碣。班師振旅。龍駕南轅。鸞旗西邁。行宮次于柳城。縣之臨海。頓焉。山川明秀。實仙都也。旗門外設款跨。重阜。棧殿周施。降望大壑。息清蹕。下輕輿。警百靈。綏萬福。踐素沙。步碧沚。同軒皇之襄野。邁漢宗於河上。想汾射以開襟。望蓬瀛而載佇。官然齊肅。貌屬殊庭。兼以聖德遐宣。息別風與淮雨。休符潛感。表重潤於夷波。璧日曬光。卿雲舒采。六合開朗。十洲澄鏡。少選之間。條焉靈感。忽有祥禽。皎同鶴鷺。出自霄漢。翻然雙下。高逾一丈。長乃盈尋。靡霜暉於羽翮。激丹華於背距。鸞翔鳳峙。鶴起鴻驚。或蹶或啄。載飛載止。徘徊馴擾。咫尺乘輿。不藉揮琴。非因拊石。樂我君德。是用來儀。斯固類仙人之麒麟。冠羽族之宗長。西王青鳥。東海赤雁。豈可同年。而語哉。竊以銘基華岳。事乖靈異。紀迹鄒山。義非盡美。猶方冊不泯。遺文可觀。況感德成功。若斯懿。鑠懷真味道。加此感通。不鏤名山。安用銘異。臣拜稽首。敢勒銘云。來蘇與怨。帝自東征。言復禹績。乃御軒營。六師薄伐。三韓肅清。翼行天罰。赫赫明明。文德上暢。靈武外薄。車徒不擾。苛慝靡作。凱歌載路。成功允鑠。反旆還軒。遵林並壑。停輿海嶽。駐蹕巖陲。宵想遐凝。藐屬千里。金臺銀闕。雲浮岳峙。有感斯應。靈禽效

社飛來清漢，俱集華泉，好音玉響，皓質冰鮮，狎仁馴德，習翮翻絕，迹無泯於萬斯年，帝覽而善之，命有司勒於海上，以度遠功，授建節尉，綽恃才任氣，無所降下，著作郎諸葛穎，以學業倖於帝，綽每輕侮之，由是有隙，帝嘗問綽於穎，穎曰：「虞綽，麤人也，帝領之，時禮部尚書楊玄感，稱為貴倨，虛襟禮之，與結布衣之友，綽數從之遊，其族人虞世南，誠之曰：『上性猜忌，而君過厚玄感，若與絕交者，帝知君改悔，可以無咎，不然終當見禍。』」綽不從，尋有告綽以禁內兵書借玄感，帝甚銜之，及玄感敗後，籍沒其家，妓妾並入宮，帝因問之，玄感平常時與何人交往，其妾以虞綽對，帝令大理卿鄭善果窮治其事，綽曰：「褻旅薄遊，與玄感文酒談歡，實無他謀，帝怒不解，徙綽且末，綽至長安，而止吏逮之急，於是潛度江，變姓名，自稱吳章，遊東陽，抵信安，令天水辛大德、大德舍之，歲餘，綽與人爭田，相訟，有識綽者而告，竟為吏所執，坐斬江都，時年五十四，所有詞賦，並行於世，大德為令，誅翦羣盜，甚得民和，與綽俱為使者所執，其妻泣曰：『每諫君無匿學士，今日之事，豈不哀哉！』大德笑曰：『我本圖脫長者，反為人告之，吾罪也。』當死，以謝綽，會有詔，死罪得以擊賊自效，信安吏民詣使者叩頭曰：『辛君人命所懸，辛君若去，亦無信安矣。』使者留之以討賊，帝怒，斬使者，大德獲全。

王育

王育，字承基，琅琊臨沂人也。祖筠，梁太子詹事，父祥，陳黃門侍郎，育少有逸才，仕陳，起家都陽王法曹參軍，歷太子舍人、東陽王文學及陳滅，晉王肅引為學士，仁壽末，從劉方擊林邑，以功授帥都督，大業初，為著作佐郎，以文詞為煬帝所重，帝常自東都還京師，賜天下大脯，因為五言詩，詔育和之，其詞曰：「河洛稱朝市，嶺函實奧區，周營曲阜作，漢建奉春謀，大君苞二代，皇居感兩都，招搖正東指，天駟迺西驅，展軔齊玉馱，式道耀金吾，千門駐罕車，四達儼車徒，是節春之暮，神華華實敷，皇情感時物，睿思屬粉榆，詔問百年老，恩隆五日脯，小人荷鑿鑿，何由答大鐘，帝覽而善之，因謂侍臣曰：『氣高致遠，歸之於育，詞清體潤，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推庚自直，過此者未可以言詩也。』帝所有篇什，多令繼和，與虞綽齊名，同志友善，于時後進之士，咸以二人為準的，從征遠東，進授朝散大

夫育性疎率不倫，自恃才大，鬱鬱於薄宦，每負氣陵傲，忽略時人，為諸葛穎所嫉，屢譴之於帝，帝愛其才而不罪，禮部尚書楊玄感，虛襟與交，數遊其第，及玄感敗，與虞綽俱徙邊，育遂亡匿，潛還江左，為吏所捕，坐誅，時年五十六，所著詞賦，多行於世，育兄咨，字元恭，博學多通，少有威名於江左，任陳，歷太子洗馬中舍人，陳亡，與育俱為學士，煬帝即位，授秘書郎，卒官。

庚自直

庚自直，潁川人也，父持，陳羽林監，自直少好學，沉靜寡欲，任陳，歷豫章王府外兵參軍，宣惠記室，陳亡入關，不得調，晉王廣聞之，引為學士，大業初，授著作佐郎，自直解屬文，於五言詩尤善，性恭慎，不妄交遊，特為帝所愛，帝有篇章，必先示自直，令其詆訶，自直所難，帝輒改之，或至於再三，俟其稱善，然後方出，其見親禮如此，後以本官知起居舍人事，化及作逆，以之北上，自載露車中，感激發病卒，有文集十卷行於世。

潘徽

潘徽，字伯彥，吳郡人也，性聰敏，少受禮於鄭灼，授毛詩於施公，受書於張冲，講莊老於張讖，並通大義，尤精三史，善屬文，能持論，陳尚書令江總，引致文儒之士，徽一詣總，總甚敬之，釋褐，蘇州刺史，選為客館令，隋遣魏澹聘于陳，陳人使徽接對之，澹將反命，為啓於陳主曰：「敬奉弘慈，曲垂錢送，微以為伏奉為重，敬奉為輕，却其啓而不奉，澹立議曰：『曲禮注曰：『禮主於敬，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宗廟致敬，又云：『不敬其親，謂之悖禮。』孔子敬天之怒，成湯聖敬日陳，宗廟極重，上天極高，父極尊，君極貴，四者咸同一敬，五經未有異文，不知以敬為輕，竟何所豫，微難之曰：『向所論敬字，本不全以為輕，但施用處殊，義成通別，禮主於敬，此是通言，猶如男子冠而字之，注云：『成人敬其名也。』春秋有冀缺夫妻，亦云相敬，既於子則有敬名之義，在夫亦有敬妻之說，此可復並謂極重乎。』至若謝諸公，固非尊地，公子敬愛，止施賓友，敬問敬報，彌見雷同，敬聽敬酬，何關貴隔，當知敬之為義，雖是不輕，但敬之於語，則有時混漫，今云敬奉，所以成疑，聊舉一隅，未為深據，澹不能對，遂從而改焉，及陳滅，為州博士，秦孝王

後聞其名，召爲學士，嘗從俊朝京師，在塗，令徵於馬上爲賦，行一驛而成，名曰述思賦，俊覽而善之，復令爲萬字文，并遣撰集字書，名爲韻纂，徵爲序曰：文字之來尚矣，初則羲皇出震，觀象緯以法天，次則史頤佐軒，察跡跡而取地，於是八卦爰始，爰文斯作，繩用既息，墳籍生焉，至如龍策授河，龜威出洛，綠錦白檢，述勳華之運，金繩玉字，表殷夏之符，卸甲示於姬壇，吐卷徵於孔室，莫不理包，遠邇迹會，幽明仰協，神功俯照，人事其制作也如彼，其祥瑞也如此，故能宣流萬代，正名百物，爲生民之耳目，作後王之模範，頌美形容，垂芬篆素，暨大隋之受命也，追蹤三五，並曜參辰，外振武功，內修文德，飛英聲而勒嵩岱，彰大定而銘鍾鼎，春千秋羽，咸禮樂於膠庠，省俗觀風，採歌謠於唐衛，我秦王殿下，降靈霄極，稟秀天機，質潤珪璋，文兼黼黻，楚詩早習，頗屬懷於言志，沛易先通，每留神於索隱，尊儒好古，三雍之對已適，博物多能，百家之工彌洽，遨遊必名教，漁獵唯圖史，加以降情引汲，擇善芻微，築館招賢，攀枝佇異，剖連城於井里，貢東帛於丘園，薄技無遺，片言便賞，所以人加脂粉，物競琢磨，俱報稻粱，各施鳴吠，于時歲次鶉火，月躔夷則，驂駕務隙，靈光意靜，前臨竹沼，却倚桂巖，泉石瑩仁智之心，煙霞發文彩之致，賓僚霧集，教義風靡，乃討論羣藝，商略衆書，以爲小學之家，尤多舛雜，雖復周禮漢律，務在貫通，而巧說邪辭，遞生同異，且文訛篆隸，音謬楚夏，三蒼急就之流，微存章句，說文字林之屬，唯別體形，至於尋聲推韻，良爲疑混，酌古會今，未臻功要，未有李登聲類，呂靜韻集，始判清濁，纔分宮羽，而全無引據，過傷淺局，詩賦所須，卒難爲用，遂躬紆審旨，標摘是非，撮舉宏綱，裁斷篇部，總會舊轍，削立新意，聲別相從，即隨注釋，詳之詰訓，證以經史，備包駢雅，博牽子集，汗簡云畢，題爲韻纂，凡三十卷，勒成一家，方可藏彼名山，副諸石室，見羣玉之爲淺，鄙懸金之不定，爰命末學，製其都序，徵業術已寡，思理彌殫，心若死灰，文慙生氣，徒以犬馬識養，飛走懷仁，敢執顛沛之辭，遂操狂簡之筆，而齊魯富經學，楚鄭多良士，西河之彥，幸不諱於索居，東里之才，請能加於潤色，未幾俊薨，晉王廣復引爲揚州博士，令與諸儒撰江都集禮一部，復令徵作序曰：禮之爲用至矣，大與天地同節，明與日月齊照，源開三本，體合四端，

巢居穴處之前，即萌其理，龜文鳥迹以後，稍顯其事，雖情存簡易，意非玉帛，而夏造殷因，可得知也，至如秩宗三禮之職，司徒五禮之官，邦國以和人，神惟敬，道德仁義，非此莫成，進退俯仰，去茲安適，若璽印塗，猶防止水，豈直譬彼耕耨，均斯粉澤而已哉，自世屬坑焚，時移漢魏，叔孫通之碩解，高堂隆之博識，專門者霧集，制作者風馳，節文頗備，枝條互起，皇帝負辰垂統，辨方正位，纂勳華之曆象，綴文武之憲章，軍書之所會通，觸境斯應，雲雨之所霑潤，無思不肆，東探石質之符，西蠶羽陵之策，鳴鑾太室，偃伯靈臺，樂備五常，禮兼八代，上柱國太尉揚州總管晉王，握珪璋之寶，履神明之德，隆化讚傑，藏用顯仁，地居周邵，業冠河楚，允文允武，多才多藝，戎衣而籠關塞，朝服而掃江湖，收杞梓之才，闢康莊之館，加以佃漁六學，網羅百氏，繼稷下之絕軌，弘泗上之淪風，曠無隱而不探，事有難而必綜，至於采標綠錯，華垂丹篆，刑名長短，儒墨是非，書圖翰林之域，理窟談叢之內，謁者所求之餘，侍醫所校之逸，莫不澄涇辨渭，拾珠棄蚌，以爲質文遞改，損益不同，明堂曲臺之記，南宮東觀之說，鄭王徐賀之答，崔譙何庚之論，簡牒雖盈，菁華蓋鮮，乃以宣條暇日，聽訟餘晨，娛情窺寶之鄉，凝相觀濤之岸，總括抽素，躬披細經，芟蕪刈楚，振領提綱，去其繁雜，撮其指要，勒成一家，名曰江都集禮，凡十二帙，一百二十卷，取方月數，用比星周，軍國之義存焉，人倫之紀備矣，昔者龜蒙令后，唯渙名藩，誠復出警入蹕，擬乘輿之制度，建輻載放，用天子之禮樂，求諸述作，未聞茲典，方可韜之類水，副彼名山，見刻石之非工，嗤懸金之已陋，是知沛王通論，不獨擅於前脩，寧朔新書，更追慙於往冊，徵幸棲仁岳，恭遊聖海，謬承恩獎，敢敘該博之致，云：揚帝嗣位，詔徵與著作佐郎陸從典，太常博士褚亮，歐陽詢等，助越公楊素撰魏書，會素薨而止，授京兆郡博士，楊玄感兄弟甚重之，數相來往，及玄感敗，凡交關多罹其患，徵以玄感故人，爲帝所不悅，有司希旨，出徵爲西海郡成定縣主簿，意甚不平，行至隴西，發病卒。

杜正文正載

杜正文，字慎微，其先本京兆人，八世祖曼，爲石趙從事中郎，因家於邽，自曼至

正玄世以文學相授。正玄尤聰敏，博涉多通，兄弟數人，俱未弱冠，並以文學才辯，籍甚三河之間。開皇末，舉秀才，尚書試方略。正玄應對如響，下筆成章，僕射楊素負才傲物，正玄抗辭酬對，無所屈撓，素甚不悅。久之，會林邑獻白鸚鵡，素促召正玄，使者相望及至，即令作賦。正玄倉卒之際，援筆立成，素見文不加點，始異之，因令更擬諸雜文，筆十餘條，又皆立成，而辭理華贍，素乃嘆曰：此真秀才，吾不及也。授晉王行參軍，轉豫章王記室，卒，官第正藏。

杜正藏，字為善，尤好學，善屬文，弱冠舉秀才，授純州行參軍，歷下邑正。大業中，學業該通，應詔舉秀才，兄弟三人，俱以文章一時詰闕，論者榮之。著碑誄銘頌詩賦百餘篇，又著文章體式，大為後進所寶。時人號為文軌，乃至海外高麗百濟，亦共傳習，稱為杜家新書。

常得志

京兆常得志，博學善屬文，官至秦王記室，及王薨，過故宮為五言詩，辭理悲壯，甚為時人所重，復為兄弟論義理可稱。

尹式

河間尹式，博學解屬文，少有令問，仁壽中，官至漢王記室，王甚重之。及漢王敗，式自殺，其族人正卿、彥卿，俱有傳才，名顯於世。

劉善經

河間劉善經，博物洽聞，尤善詞筆，歷任著作佐郎、太子舍人，著酬德傳三十卷，諸劉譜三十卷，四聲指歸一卷，行於世。

祖君彥

范陽祖君彥，齊尚書僕射孝徽之子也，容貌短小，言辭訥澀，有才學，大業末，官至東平郡書佐，郡陷於翟讓，因為李密所得，密甚禮之，署為記室，軍書羽檄，皆成於其手，及密敗，為王世充所殺。

孔德紹

會稽孔德紹，有清才，官至景城縣丞，竇建德稱王，署為中書令，專典書檄，及建德敗，伏誅。

劉斌

南陽劉斌，頗有詞藻，官至信都郡司功書佐，竇建德署為中書舍人，建德敗，復為劉闡中書侍郎，與劉闡亡，歸突厥，不知所終。

史臣曰：魏文有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信矣。王賈虞綽之輩，崔儵、孝逸之倫，或務氣負才，遺落世事，或學優命薄，調高位下，心鬱抑而孤憤，志盤桓而不定，嘯傲當世，脫略公卿，是知跡馳見遺，嫉邪忤物，不獨漢陽趙壹、平原禰衡而已，故多雁咎悔，鮮克有終。然其學涉稽古，文詞辨麗，並鄧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矣。有隋總一寰宇，得人為盛，秀異之貢，不過十數，正玄、昆季三人預焉，華萼相耀，亦為難兄弟矣。

隋書卷七十六



隋書卷七十六考證

常得志尹式劉善經祖君彥孔德紹劉斌○監本目錄不載六人名，史臣論贊亦不之及，北史目錄六人名附注潘徽下，今仍本文。

隋書卷七十六考證



列傳第四十二

隱逸

自肇有書契，綿歷百王，雖時有盛衰，未嘗無隱逸之士，故易稱遐世無悶，又曰：不事王侯，詩云：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禮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語曰：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雖出處殊途，語默異用，各言其志，皆君子之道也。洪崖北其始，箕山扇其風，七人作乎周年，四皓光乎漢日，魏晉以降，其流逾廣，其大者則輕天下，細萬物，其小者則安苦節，甘賤貧，或與世同塵，隨波瀾以俱逝，或違時矯俗，望江湖而獨往，狎玩魚鳥，左右琴書，拾遺粒而織落毛，飲石泉而蔭松柏，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懷抱之中，然皆欣欣於獨善，鮮汲汲於兼濟，而受命哲王，守文令主，莫不東席交馳，蒲輪結轍，奔走巖谷，唯恐不逮者，何哉！以其道雖未弘，志不可奪，縱無舟楫之功，終有賢貞之操，足以立懦夫之志，息貪競之風，與夫苟得之徒，不可同年共日，所謂無用以為用，無為而無不為者也，故敘其人，列其行，以備隱逸篇云。

李士謙

李士謙，字子約，趙郡平棘人也。髫髻喪父，事母以孝聞，母嘗嘔吐，疑為中毒，因跪而嘗之，伯父魏岐州刺史瑒深所嗟尚，每稱曰：此兒吾家之顏子也。年十二，魏廣平王贊辟開府參軍事，後丁母憂，居喪骨立，有姊適宋氏，不勝哀而死，士謙服闋，捨宅為伽藍，脫身而出，詣學請業，研精不倦，遂博覽羣籍，兼善天文術數，齊吏部尚書辛術召署員外郎，趙郡王叡舉德行，皆稱疾不就，和士開亦重其名，將諷朝廷擢為國子祭酒，士謙知而固辭得免，隋有天下，畢志不仕，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口無殺害之言，至於親賓來萃，輒陳罇俎，對之危坐，終日不倦，李氏宗黨豪戚，每至春秋二社，必高會極歡，無不沉醉，諠亂嘗集士謙所，咸饌盈前，而先為設黍，謂羣從曰：孔子稱黍為五穀之長，荀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尚，容可遠乎！少長肅然，不敢弛惰，退而相謂曰：既見君子，方覺吾徒之

不德也。士謙聞而自責曰：何乃為人所疎頓至於此！家富於財，躬處節儉，每以振施為務，州里有喪事不辦者，士謙輒奔走赴之，隨之供濟，有兄弟分財不均，至相鬪訟，士謙聞而出財補其少者，令與多者相埒，兄弟愧懼，更相推讓，卒為善士，有牛犯其田者，士謙牽置涼處飼之，過於本土，望見盜刈其禾黍者，默而避之，其家僅嘗執盜粟者，士謙慰諭之曰：窮困所致，義無相責，遽令放之，其奴嘗與鄉人董震因醉角力，震扼其喉，斃於手下，震惶懼請罪，士謙謂之曰：卿本無殺心，何為相謝，然可遠去，無為吏之所拘，性寬厚，皆此類也。其後出粟數千石以貸鄉人，值年穀不登，債家無以償，皆來致謝，士謙曰：吾家餘粟，本圖振贖，豈求利哉！於是悉召債家，為設酒食，對之燔契，曰：債了矣，幸勿為念也，各令罷去。明年大熟，債家爭來償，謙謙拒之一無所受，佗年又大飢，多有死者，士謙罄竭家資，為之糜粥，賴以全活者將萬計，收埋骸骨，所見無遺，至春又出糧種，分給貧乏，趙郡農民德之，撫其子孫曰：此乃李參軍遺惠也，或謂士謙曰：子多陰德，士謙曰：所謂陰德者，何猶耳鳴，己獨聞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士謙善談玄理，嘗有一客在坐，不信佛家應報之義，以為外典無聞焉，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高門待封，掃墓望靈，豈非休咎之應邪！佛經云：輪轉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之謂也，佛道未東，而賢者已知其然矣，至若鯀為黃熊，杜宇為鶡鳩，褒君為龍，牛哀為獸，君子為鶴，小人為猿，彭生為豕，如意為犬，黃母為龜，宣武為龜，鄧艾為牛，徐伯為魚，鈴下為鳥，書生為蛇，羊祜前身，李家之子，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邪！客曰：邪子才云，豈有松柏後身，化為樗櫟，僕以為然，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由心，而作，木豈有心乎！客又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亦不能難而止，士謙平生喜為詠懷詩，輒毀弃其本，不以示人，又嘗論刑罰，遺文不具載，略曰：帝王制法，沿革不同，自可損益，無為頓改，今之賊重者死，是酷而不懲也，酷曰：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恐之，懲謂此罪宜從肉刑，則其一耻，再犯者斷其右腕，流刑則去右手三指，又犯者下其腕，小盜宜隸，又犯則落其所用三指，又不悛，下其腕，無不止也，無賴之人，竄之邊裔，職為亂階，適所以

召戎矣非求治之道也博弄淫遊盜之萌也禁而不止驟之則可有識者頗以爲得治體開皇八年終於家時年六十六趙郡士女聞之莫不流涕曰我曹不死而令李參軍死乎會葬者萬餘人鄉人李景伯等以士謙道著丘園條其行狀詣尚書省請先生之謚事寢不行遂相與樹碑於墓其妻范陽盧氏亦有婦德及夫終後所有贖贈一無所受謂州里父老曰參軍平生好施今雖殞沒安可奪其志哉於是散粟五百石以振窮乏

崔廓子曠

崔廓字士玄博陵安平人也父子元齊燕州司馬廓少孤貧而母賤由是不爲邦族所齒長爲里佐屢逢屈辱於是感激逃入山中遂博覽書籍多所通涉山東學者皆宗之既還鄉里不應辟命與趙郡李士謙爲忘年之友每相往來時稱崔李及士謙死廓哭之慟爲之作傳輸之祕府士謙妻盧氏寡居每有家事輒令人諮廓取定廓書著論言刑名之理其義甚精文多不載大業中終于家時年八十有子曰曠曠字祖濬七歲能屬文容貌短小有口才開皇初秦孝王薦之射策高第詔與諸儒定禮樂授校書郎尋轉協律郎太常卿蘇威雅重之母憂去職性至孝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徵爲河南豫章二王侍讀每更日來往二王之第及河南爲晉王轉記室參軍自此去豫章王重之不已遺曠書曰昔漢氏西京梁王建國平臺東苑慕義如林馬卿辭武騎之官枚乘罷弘農之守每覽史傳嘗切怪之何乃脫略官榮棲遯藩邸以今望古方知雅志彼二子者豈徒然哉足下博聞強記鉤深致遠視漢臣之三籛似涉蒙山對梁相之五車若吞雲夢吾兄欽賢重士敬愛忘疲先築郭隗之宮常置穆生之醴今者重開土宇更蕃山河地方七百牢籠曲阜城兼七十包舉臨淄大啓南陽方開東閣想得春飛蓋曳長裾藉玳筵躡珠履歌山桂之偃蹇賦池竹之檀樂其崇貴也如彼其風流也如此幸甚幸甚何樂如之高視上京有懷德祖才謝天人多慚子建書不盡意軍侯繁辭曠答曰一昨伏奉教書榮期非恆心靈自失若乃理高象繫管轄恩而不解專富山海郭璞往而未詳至於五色相宣八音繁會鳳鳴不足喻龍章莫之比吳札之論周頌詎盡掄揚郵客之奏陽春誰堪赴節伏

惟令王殿下稟潤天潢承輝日觀雅道貴於東平文藝高於北海漢則馬遷蕭望晉則裴楷張華雜樹騰聲鑄池播美望我清塵悠然路絕祖濬燕南賓客河朔情遊本無意於希顏豈有心於慕蘭未嘗聚螢映雪懸頭刺股讀論唯取一篇披莊不過盈尺復况桑榆漸暮藜藿屢空舉燭無成穿楊盡業但以燕求馬首薛養雞鳴謬齒鴻儀虛班驥阜拔太山而超北海比報德而非難理岷崙以爲池匹酬恩而反易忽屬周桐錫瑞唐水承家門有將相樹宜桃李真龍將下誰好有名溫吹先逃何須別聽但慈旨抑揚損上益下江海所以稱王丘陵爲之不逮曹植儻預聞高論則不隕令名楊脩若切在下風亦詎虧淳德無任荷戴之至謹奉啓以聞豫章得書賚米五十石并衣服錢帛時晉邸文翰多成其手王入東宮除太子齋帥俄還舍人及元德太子薨以疾歸于家後徵授起居舍人大業四年從駕汾陽宮次河陽鎮藍田令王曇於藍田山得一玉人長三尺四寸著大領衣冠幘委之詔問羣臣莫有識者曠答曰謹按漢文已前未有冠幘卽是文帝以來所制作也臣見魏大司農盧元明撰嵩高山廟記云有神人以玉爲形像長數寸或出或隱出則令世延長伏惟陛下應天順民定鼎嵩維岳神自見臣敢稱慶因再拜百官畢賀天子大悅賜練二百匹從駕登太行山詔問曠曰何處有羊腸坂曠對曰臣按漢書地理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坂帝曰不是又答曰臣按皇甫士安撰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羊腸坂帝曰是也因謂牛弘曰崔祖濬所謂問一知二五年受詔與諸儒撰區宇圖志二百五十卷奏之帝不善之更令虞世基許善心衍爲六百卷以父憂去職尋起令視事遼東之役授鷹揚長史置遼東郡縣名皆曠之議也奉詔作東征記九年除越王長史于時山東盜賊蜂起帝令撫慰高陽襄國歸首者八百餘人十二年從駕江都字文化及之弑帝也引爲著作郎稱疾不起在路發疾卒於彭城時年六十九曠與洛陽元善河東柳晉太原王劭吳興姚察瑗邪諸葛穎信都劉焯河間劉炫相善每因休假清談竟日所著詞賦碑誌十餘萬言撰洽聞志七卷八代四科志三十卷未及施行江都傾覆咸爲煨燼

徐則

徐則東海鄰人也。幼沈靜，寡嗜欲，受業於周弘正，善三玄，精於議論，聲播都邑。則嘆曰：名者實之賓，吾其爲賓乎？遂懷棲隱之操，杖策入縉雲山，後學數百人。苦請教授，則謝而遣之，不娶妻，常服中褐。陳太建時，應召來，憩於至真觀，暮月又辭入天台山，因絕穀養性，所資唯松水而已。雖隆冬，互寒不服綿絮。太傅徐陵爲之刊山立頌，初在縉雲山，太極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入十，當爲王者師，然後得道也。晉王廣鎮揚州，知其名，手書召之曰：夫道得衆妙，法體自然，包涵二儀，混成萬物，人能弘道，道不虛行。先生履德養空，宗玄齊物，深明義味，曉達法門，悅性冲玄，怡神虛白，餐松餌朮，棲息煙霞，望赤城而待風雲，遊玉堂而駕龍鳳，雖復藏名台岳，猶且騰實江淮，藉甚嘉猷，有勞瘁，兼欽承素道，久積虛襟，側席幽人，夢想巖穴，霜風已冷，海氣將寒，偃息茂林，道體休念，昔商山四皓，輕舉漢庭，淮南八公，來儀藩邸，古今雖異，山谷不殊，市朝之隱，前賢已說，導凡述聖，非先生而誰，故遣使人，往彼延請，想無勞東帛，實然來思，不待蒲輪，去彼空谷，希能屈己，疇望披雲，則謂門人曰：吾今年八十一，王來召我，徐君之旨，信而有徵，於是遂詣揚州，晉王將請受道法，則辭以時日不便，其後夕中，命侍者取香火，如平常朝禮之儀，至於五更而死，支體柔弱如生，停留數旬，顏色無變。晉王下書曰：天台真隱東海徐先生，虛確居宗，冲玄成德，齊物處外，檢行安身，草褐蒲衣，餐松餌朮，棲隱靈岳，五十餘年，卓矣仙才，飄然勝氣，千尋萬頃，莫測其涯，寡人欽承道風，久餐德素，頻遣使乎，遠此延屈，冀得虔受上法，式建良緣，至止甫爾，未淹旬日，厭塵羽化，反真靈府，身體柔軟，顏色不變，經方所謂屍梁地仙者哉，誠復師禮未申，而心許有在，雖忘恒化，猶愴于懷，喪事所資，隨須供給，覽裳羽蓋，既且騰雲，空梓餘衣，詎藉墳壟，但杖鳥猶存，示同俗法，宜遣使人，送還天台定葬，是時自江都至於天台，在道多見，則徒步，云得放還，至其舊居，取經書道法，分遺弟子，仍令淨掃一房，曰：若有客至，宜延之，於此，然後跨石解而去，不知所之，須臾屍柩至，方知其靈化，時年八十二，晉王聞而益異之，贈物千段，道畫工圖其狀貌，令柳晉爲之讚曰：可道非道，常道無名，上德不德，至德無盈，玄風扇矣，而有先生，夙鍊金液，怡神玉清，石髓方軟，雲丹欲成，言追葛稚。

將侶茅蕪，我王遠屬，爰感靈誠，柱下暫啓，河上沉精，留符告信，化杖飛聲，永思靈迹，曷用據情，時披素繪，如臨赤城，時有建安宋玉泉，會稽孔道茂，丹陽王遠知等，亦行辟穀，以松水自給，皆爲煬帝所重。

### 張文詡

張文詡，河東人也。父瑛，開皇中爲涇水令，以清正聞，有書數千卷，教訓子姪，皆以明經自達。文詡博覽文籍，特精三禮，其周易詩書及春秋三傳，並皆通習，每好鄭玄注，解以爲通博，其諸儒異說，亦皆詳究，高祖引致天下名儒，舉學之士，其房暉遠、張仲讓、孔籠之徒，並延之於博士之位。文詡時遊太學，暉遠等其不推伏之學內，翕然咸共宗仰，其門生多詣文詡，請質疑滯，文詡輒博引證據，辨說無窮，唯其所擇，治書侍御史皇甫誕，一時朝彥，恆執弟子之禮，適至南臺，遽飾所乘馬，就學，邀屈文詡，每牽馬步進，意在不因人以自致也。右僕射蘇威聞其名而召之，與語大悅，勸令從官，文詡意不在仕，固辭焉。仁壽末，學廢，文詡策杖而歸，灌園爲業。州郡頻舉，皆不應命，事母以孝聞，每以德化人，鄉黨頗移風俗。嘗有人夜中竊刈其麥者，見而避之，盜因感悟，弃麥而謝，文詡慰諭之，自誓不言，固令持去，經數年，盜者向鄉人說之，始爲遠近所悉，鄰家築牆，心有不直，文詡因毀舊堵以應之。文詡嘗有腰疾，會醫者自言善禁，文詡令禁之，違爲刃所傷，至於頓伏牀枕，醫者叩頭請罪，文詡遽遣之，因爲其隱，謂妻子曰：吾昨風眩落坑所致，其掩人之短，皆此類也。州縣以其貧素，將加振恤，輒辭不受，每閉居無事，從容長數日，老冉冉而將至，恐脩名之不立，以如意擊几，皆有處所，時人方之，閔子騫原憲焉。終於家，年四十，鄉人爲立碑，頌號曰張先生。史臣曰：古之所謂隱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蓋以恬淡爲心，不曠不昧，安時處順，與物無私者也。士謙等志懷標，寘畢志丘園，隱不違親，貞不絕俗，不教而勸，虛往實歸，愛之如父母，懷之如親戚，非有自然之純德，其孰能至於斯乎？然士謙聞譽不喜，文詡見傷無愠，徐則志在沉冥，不可親，陳其能貴賤，皆抱樸之士矣。崔暉感於屈辱，遂以肥遯見稱，祖濬文籍之美，足以克隆先構，父子雖動靜殊方，其於成名一也，美哉。

隋書卷七十七

隋書卷七十七考證

李士謙傳君子為讎小人為猿○按抱朴子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為猿  
讎小人為沙蟲與此小異

隋書卷七十七考證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四十三

藝術

夫陰陽所以正時日，順氣序者也。卜筮所以決嫌疑，定猶豫者也。歷巫所以禦妖邪，養性命者也。音律所以和人神，節哀樂者也。相術所以辯貴賤，明分理者也。技巧所以利器用，濟艱難者也。此皆聖人無心，因民設教，救恤災患，禁止淫邪，自三五哲王，其所由來久矣。然昔之言陰陽者，則有箕子裨竈梓慎子韋曉音律者，則師曠師擊伯牙杜夔，敘卜筮則史扁史蘇嚴君平司馬季主，論相術則內史叔服姑布子卿唐舉許負語鑿則文擊扁鵲季咸華陀，其巧思則奚仲墨翟張平子馬德衡，凡此諸君者，仰觀俯察，探賾索隱，咸詣幽微，思俾造化，通靈入妙，殊才絕技，或弘道以濟時，或隱身以利物，深不可測，固無得而稱焉。近古涉乎斯術者，鮮有存夫貞一，多肆其淫僻，厚誣天道，或變亂陰陽，曲成君欲，或假託神怪，惑亂民心，遂令時俗妖訛，不獲返其真性，身罹災毒，莫得壽終，而死，藝成而下，意在茲乎。歷觀經史百家之言，無不存夫藝術，或敘其玄妙，或記其迂誕，非徒用廣異聞，將以明乎勸戒，是以後來作者，或相祖述，故今亦採其尤著者，列為藝術篇云。

庚季才

子實 盧太望

庚季才，字叔奕，新野人也。八世祖浴，隨晉元帝過江，官至散騎常侍，封遂昌侯。因家于南郡江陵縣，祖詵，梁處士，與宗人易齊名。父曼倩，光祿卿。季才幼穎悟，八歲誦尚書，十二通周易，好占玄象，居喪以孝聞。梁陵廢，王績辟荊州主簿，湘東王暉重其術藝，引授外兵參軍，西臺建，累遷中書郎，領太史，封宜昌縣伯。季才固辭太史，元帝曰：漢司馬遷歷世尸掌，魏高堂隆猶領此職，不無前例，卿何憚焉。帝亦頗明星曆，因共仰觀，從容謂季才曰：朕猶慮禍起蕭牆，何方可息。季才曰：頃天象告變，秦將入郢，陛下宜留重臣，作鎮荆陝，整飾還都，以避其患。假令羯寇侵蹙，止失荆湘，在於社稷，可得無慮，必久停留，恐非天意也。帝初然之。

後與吏部尚書宗懷等議，乃止。俄而江陵陷滅，竟如其言。周太祖一見季才，深加優禮，令參掌太史，每有征討，恆預侍從，賜宅一區，水田十頃，并奴婢牛羊什物等。謂季才曰：卿是南人，未安北土，故有此賜者，欲絕卿南望之心，宜盡誠事我，當以富貴相答。初，郢都之陷也，衣冠士人多沒為賤，季才散所賜物，購求親故，文帝問何能若此。季才曰：僕聞魏克襄陽，先昭異度，晉平建業，喜得士衡，伐國求賢，古之道也。今郢都覆敗，君信有罪，縉紳何咎，皆為賤隸，鄙人羈旅，不敢獻言，誠切哀之。故贖贖耳。太祖乃悟曰：吾之過也。徵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為奴婢者數千口。武成二年，與王褒、庾信同補麟趾學士，累遷稍伯大夫，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其後大冢宰宇文護執政，謂季才曰：此日天道，有何徵祥。季才對曰：荷恩深厚，若不盡言，便同木石。頃上台有變，不利宰輔，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此則自享期頤，而受旦爽之美。子孫藩屏，終保維城之固。不然者，非復所知。護沈吟久之，謂季才曰：吾本意如此，但辭未獲免耳。公既王官，可依朝例，無煩別參。寡人也，自是漸疎，不復別見。及護滅之後，閱其書記，武帝親自臨檢，有假託符命，妄造異端者，皆致誅戮，唯得季才書兩紙，咸言緯候災祥，宜反政歸權，帝謂少宗伯斛斯微曰：庚季才至誠謹愨，甚得人臣之禮，因賜粟三百石。帝二百段，遷太史中大夫，詔撰靈臺秘苑，加上儀同，封隰頽伯，邑六百戶。宣帝嗣位，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增邑三百戶。及高祖為丞相，書夜召季才而問曰：吾以庸虛，受茲顧命，天時人事，卿以為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察，切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豈復得為箕穎之事乎。高祖默然久之，因舉首曰：吾今譬猶騎獸，誠不得下矣。因賜雜綵五十匹，絹二百段。曰：愧公此意，宜善為思之。大定元年正月，季才言曰：今月戊戌，平日青氣如樓閣，見於國城之上，俄而變紫，逆風西行，氣經云：天不能無雲，而兩皇王不能無氣而立。今王氣已見，須即應之。二月日出卯入酉，居天之正位，謂之二八之門。日者，人君之象，人君即位，宜用二月，其月十三日甲子，甲為六甲之始，子為十二辰之初，甲數九子數又九九為天數，其日即是驚蟄，陽氣壯發之時。昔周武王以二月甲子定天下，享年八百，漢高帝以二月甲午即帝位，享年四

百故知甲子甲午為得天數。今二月甲午，宜應天受命。上從之。開皇元年，授通直散騎常侍。高祖將遷都，夜與高穎蘇威二人定議。季才且而奏曰：「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龜兆尤襲，必有遷都。且堯都平陽，舜都冀土，是知帝王居止，世代不同。且漢營此城，經今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陛下協天人之心，為遷徙之計。」高祖愕然謂穎等曰：「是何神也？」遂發詔施行。賜絹三百段，馬兩匹。進爵為公。謂季才曰：「朕自今已後，信有天道矣。於是令季才與其子質撰垂象地形等志。上謂季才曰：「天地秘奧，推測多途，執見不同，或致舛舛。朕不欲外人干預此事，故使公父子共為之也。」及書成，奏之，賜米千石，絹六百段。九月，出為均州刺史。策書始降，將就藩，時議以季才術藝精通，有詔還委舊任。季才以年老，頻表去職，每降優旨不許。會張胃玄曆行，及袁充言日景長，上以問季才。季才因言充謬，上大怒，由是免職，給半祿歸第。所有祥異，常使人就家訪焉。仁壽二年卒。時年八十八。季才局量寬弘，術業優博，篤於信義，志好賓遊，常吉日辰，與瓊瑯王褒、彭城劉毅、河東裴政及宗人信等為文酒之會。次有劉臻明、克讓、柳璿之徒，雖為後進，亦申遊款，撰靈臺秘苑一百二十卷，垂象志一百四十二卷，地形志八十七卷，並行於世。

庚質字行修，少而明敏，早有志向。八歲誦梁世祖玄象言志等十賦，拜童子郎。仕周齊煬王，記室開皇元年，除奉朝請，歷鄆陵令，遷隴州司馬。大業初，授太史令。操履貞懃，立言忠鯁，每有災異，必指事面陳，而煬帝性多忌刻，齊王暕亦被猜嫌，質子儉，時為齊王屬，帝謂質曰：「汝不能一心事我，乃使兒事齊王，何向背如此邪？」質曰：「臣事陛下，子事齊王，實是一心，不敢有二。帝怒不解，由是出為合水令。八年，帝親伐遼東，徵詣行在所，至臨渝，謁見，帝謂質曰：「朕承先旨，親事高麗，度其土地人民，纔當我一郡，卿以為剋不質對曰：「以臣管窺，伐之可剋，切有愚見，不願陛下親行，帝作色曰：「朕今總兵至此，豈可未見賊而自退也？」質又曰：「陛下若行，慮損軍威，臣猶願安寫住此，命驍將勇士，指授規模，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事宜在速，緩必無功。」帝不悅曰：「汝既難行，可住此也。」及師還，授太史令。九年，復征高麗，又問質曰：「今段復何如？」對曰：「臣實愚迷，猶執前見，陛下若親勦萬

乘，糜費實多。」帝怒曰：「我自行尚不能剋，直遣人去，豈有成功也？」帝遂行，既而禮部尚書楊玄感據黎陽反，兵部侍郎斛斯政奔高麗，帝大懼，遽而西還。謂質曰：「卿前不許我行，當為此耳。」今者玄感其成事乎？質曰：「玄感地勢雖隆，德望非素，因百姓之勞苦，冀僥倖而成功。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動。」帝曰：「發戍入斗，如何？」對曰：「斗，楚之分，玄感之所封也。今火色衰謝，終必無成。」十年，帝自西京將往東都，質諫曰：「比歲伐遼，民實勞敝，陛下宜鎮撫關內，使百姓畢力歸農。」三五年間，令四海少得豐實，然後巡省，於事為宜。」陛下不悅，質辭疾不從。帝聞之，怒遣使馳傳鎖質詣行在所，至東都，詔令下獄，竟死獄中。子儉，亦傳父業，兼有學識，仕歷襄武令。元德太子學士齊王屬，義寧初，為太史令。時有盧太翼，耿詢，並以星曆知名。

盧太翼字協昭，河間人也。本姓章仇氏，七歲詣學，日誦數千言。州里號曰神童。及長，閑居味道，不求榮利，博綜羣書，爰及佛道，皆得其精微，尤善占候算曆之術。隱於白鹿山，數年，徙居林慮山，茶葉黃，請業者自遠而至，初無所拒，後憚其煩，逃於五臺山，地多藥物，與弟子數人，廬於巖下，蕭然絕世，以為神仙，可致皇太子勇聞而召之。太翼知太子必不為嗣，謂所親曰：「吾拘逼而來，不知所稅，焉也。」及太子廢坐法當死，高祖惜其才而不害，配為官奴，久之乃釋。其後目盲，以手摸書而知其字。仁壽末，高祖將避暑仁壽宮，太翼固諫不納。至于再三，太翼曰：「臣愚豈敢飾詞，但恐是行，變與不反，高祖大怒，繫之長安獄，期還而斬之。高祖至宮，獲疾臨崩，謂皇太子曰：「章仇翼，非常人也。」前後言事，未嘗不中。吾來日，道當不反，今果至此，爾宜釋之。」及煬帝即位，漢王諒反，帝以問之，答曰：「上稽玄象，下參人事，何所能為？未幾，諒果敗，帝常從容言及天下氏族，謂太翼曰：「卿姓章仇，四岳之胄，與盧同源，於是賜姓為盧氏。」大業九年，從駕至遼東，太翼言於帝曰：「黎陽有兵氣，後數日而玄感反。」書聞，帝甚異之，數加賞賜。太翼所言天文之事，不可稱數，關諸秘密，世莫得聞。後數載，卒於雒陽。

耿詢字敦信，丹陽人也。滑稽辯給，伎巧絕人。陳後主之世，以客從東衡州刺史王勇於橫南，勇卒，詢不歸，遂與諸越相結，皆得其歡心。會郡俚反叛，推詢為主。



柱國王世積討禽之罪當誅。自言有巧思，世積釋之，以爲家奴。久之，見其故人高智寶，以玄象直太史詢從之。受天文算術，詢創意造，渾天儀，不假人力，以水轉之，施於閤室中，使智寶外候天時，合如符契。世積知而奏之，高祖配詢爲官奴，給使太史局。後賜蜀王秀從往益州，秀甚信之。及秀發，復當誅，何稱言於高祖曰：「耿詢之巧思，若有神，臣誠爲朝廷惜之。上於是特原其罪，詢作馬上刻漏，世稱其妙。煬帝即位，進敬器，帝善之，放爲良民，歲餘授右尚方署監事。七年，車駕東征，詢上書曰：「遠東不可討，師必無功。帝大怒，命左右斬之。何稱苦諫得免，及平壤之敗，帝以詢言爲中，以詢守太史丞。宇文文化及弒逆之後，從至黎陽，謂其妻曰：「近觀人事，遠察天文，宇文必敗李氏當王，吾知所歸矣。詢欲去之，爲化及所殺，著鳥情占一卷，行於世。」

### 韋鼎

韋鼎，字超威，京兆杜陵人也。高祖玄隱於商山，因而歸宋，祖歡，梁開府，儀同三司。父正，黃門侍郎，鼎少通脫，博涉經史，明陰陽逆刺，尤善相術。仕梁，起家湘東王法曹參軍，遭父憂，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殆將滅性，服闋爲邵陵王主簿。侯景之亂，鼎兄弟卒於京城，鼎負屍出，寄于中興寺，求棺無所得，鼎哀憤慟哭，忽見江中有物流至鼎所，鼎切異之，往見乃新棺也，因以充殮。元帝聞之，以爲精誠所感，侯景平，司徒王僧辯以爲戶曹屬，歷太尉掾，大司馬從事，中書侍郎。陳武帝在南徐州，鼎望氣知其當王，遂寄孥焉。因謂陳武帝曰：「明年有大臣誅死，後四歲，梁其代終，天之曆數當歸舜後，昔周滅殷氏，封嬖滿于宛丘，其裔子孫，因爲陳氏，僕觀明公，天縱神武，繼絕統緒，無乃是乎？」武帝陰有圖僧辯意，聞其言大喜，因而定策，及受禪，拜黃門侍郎，俄遷司農卿，司徒右長史，貞威將軍，領安右晉安王長史，行府國事，轉廷尉卿，大建中，爲聘周主使，加散騎常侍，尋爲秘書監，宣遠將軍，轉臨海王長史，行吳興郡事，入爲太府卿，至德初，鼎盡質貨田宅，寓居僧寺，友人大匠卿毛彪問其故，答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當葬長安，期運將及，故破產耳。」初，鼎之聘周也，嘗與高祖相遇，鼎謂高祖曰：「觀公容貌，故非常人，而神監深遠，亦非羣賢所逮也，不久必大貴，貴則天下

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公相不可言，願深自愛，及陳平，上馳召之，授上儀同三司，待遇甚厚。上每與公王宴賞，鼎恆預焉。高祖嘗從容謂之曰：「韋世康與公相去遠近？」鼎對曰：「臣宗族分派，南北孤絕，自生以來，未嘗訪問。帝曰：「公百世卿族，何得爾也？」乃命官給酒肴，遣世康與鼎還杜陵，樂飲十餘日。鼎乃考校昭穆，自楚太傅孟以下二十餘世，作韋氏譜七卷。時蘭陵公主寡，上爲之求夫，選親衛柳述及蕭瑒等以示於鼎，鼎曰：「瑒當封侯，而無貴妻之相，述亦通顯，而守位不終。」上曰：「位由我耳。」遂以主降述，上又問鼎諸兒誰得嗣，答曰：「至尊皇后所最愛者，即當與之，非臣敢預知也。」上笑曰：「不肯顯言乎？」開皇十二年，除光州刺史，以仁義教導，務弘清靜，州中有土豪，外修邊幅，而內行不軌，常爲劫盜，鼎於都會時謂之曰：「卿是好人，那忽作賊，因條其徒黨，謀議逗留，其人驚懼，即自首伏，又有人客遊，通主家之妾，及其還去，妾盜珍物，於夜逃亡，尋於草中爲人所殺，主家知客與妾通，因告客殺之，縣司鞠問，具得姦狀，因斷客死，獄成，上於鼎鼎覽之曰：「此客實姦，而殺非也。」乃某寺僧，故妾盜物，令奴殺之，賊在某處，即放此客，遣掩僧，獲獲贓物，自是部內肅然不言，咸稱其有神，道無捨遺，尋追入京，以年老多病，累加優賜，頃之卒，年七十九。

### 來和

來和，字弘順，京兆長安人也。少好相術，所言多驗。大冢宰宇文護引之左右，由是出入公卿之門，初爲夏官府下士，累遷少卜上士，賜爵安定鄉男，遷畿伯下大夫，進封涇水縣男。高祖微時，來詣和，和待人去，謂高祖曰：「公當王有四海，及爲丞相，拜儀同，既受禪，進爵爲子，開皇末，和上表自陳曰：「臣早奉龍顏，自周代天和三年已來，數蒙陛下顧問，當時具言至尊膺圖受命，光宅區宇，此乃天授，非由人事所及，臣無勞効，坐致五品二十餘年，臣是何人，敢不慚懼？愚臣不任區區之至，謹錄陛下龍潛之時，臣有所言，一得書之秘府，死無所恨。昔陛下在周，嘗與承富公實榮定語，臣曰：「我聞有行聲，即識其人，臣當時即言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有天下，願忍誅殺，建德四年五月，周武帝在雲陽宮，謂臣曰：「諸公皆汝所識，隋公相祿何如？」臣報武帝曰：「隋公止是守節人，可鎮一方，若

為將領陣無不破臣即於宮東南奏聞陛下謂臣此語不忘明年烏丸軌言於武帝曰隋公非人臣帝尋以問臣臣知帝有疑臣詭報曰是節臣更無異相于時王誼彥彥光等知臣此語天象二年五月至尊從永巷東門入臣在永巷門東北面立陛下問臣曰我無災障不臣奏陛下曰公骨法氣色相應天命已有付屬未幾遂總百揆上覽之大悅進位開府賜物五百段米三百石地十頃和同郡韓則嘗詰和相和謂之曰後四五當得大官人初不知所謂則至開皇十五年五月而終人問其故和曰十五年為三五加以五月為四五大官也言多此類著相經四十卷道士張賓焦子順應門人董子華此三人當高祖龍潛時並私謂高祖曰公當為天子誓自愛及踐阼以張賓為華州刺史子順為開府子華為上儀同

蕭吉楊伯醜 昭孝恭

蕭吉字文休梁武帝兄長沙宣武王懿之孫也博學多通尤精陰陽算術江陵陷遂歸于周為儀同宣帝時吉以朝政日亂上書切諫帝不納及隋受禪進上儀同以本官太常考定古今陰陽書吉性孤峭不與公卿相沉浮又與楊素不協由是擯落於世鬱鬱不得志見上好徵祥之說欲乾沒自進遂矯其迹為悅媚焉開皇十四年上書曰今年歲在甲寅十一月朔旦以辛酉為冬至來年乙卯正月朔旦以庚申為元日冬至之日即在朔旦樂汗圖徵云天元十一月朔旦冬至聖王受享祚今聖主在位居天元之首而朔旦冬至此慶一也辛酉之日即是至尊本命辛德在景此十一月建景子酉德在寅正月建寅為本命與月德合而居元朔之首此慶二也庚申之日即是行年乙德在庚卯德在申來年乙卯是行年與歲合德而在元且之朝此慶三也陰陽書云年命與歲月合德者必有福慶洪範傳云歲之朝月之朝主王者經書並謂三長應之者延年福吉況乃甲寅部首十一月陽之始朔旦冬至是聖王上元正月是正陽之月歲之首月之先朔旦是歲之元月之朝日之先嘉辰之會而本命為九元之先行年為三長之首並與歲月合德所以靈寶經云角音龍精其祚日強來歲年命納音俱角曆之與經如合符契又甲寅乙卯天地合也甲寅之年以

辛酉冬至來年乙卯以甲子夏至冬至陽始郊天之日即是至尊本命此慶四也夏至陰始祀地之辰即是皇后本命此慶五也至尊德並乾之覆育皇后仁同地之載養所以二儀元氣並會本辰上覽之大悅賜物五百段房陵王時為太子言東宮多鬼魘鼠妖數見上令吉詣東宮禳邪氣於宣慈殿設神坐有迴風從良地鬼門來掃太子坐吉以桃湯葦火驅逐之風出宮門而止又謝土於未地設壇為四門置五帝坐于時至寒有蝦蟇從西南來入人門升赤帝坐還從人門而出行數步忽然不見上大異之賞賜優洽又上言太子當不安位時上陰欲廢立得其言是之由此每被顧問及獻皇后崩上令吉卜擇葬所吉歷筮山原至一處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具圖而奏之上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高緯父葬豈不卜乎國尋滅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當為天子若云不凶我第不當戰沒然竟從吉言吉表曰去月十六日皇后山陵西北難未鳴前有人往來檢校部伍甚整日出乃滅同見者十餘人謹案葬書云氣王與姓相生大吉今黑氣當冬王與姓相生是大吉利子孫無疆之候也上大悅其後上將親臨發殯吉復奏上曰至尊本命辛酉今歲斗魁及天岡臨卯酉謹按陰陽書不得臨喪上不納退而告族人蕭平仲曰皇太子遺宇文左率深謝余云公前稱我當為太子竟有其驗終不忘也今卜山陵務令我早立我立之後當以富貴相報吾記之曰後四載太子御天下今山陵氣應上又臨喪北益見矣且太子得政隋其亡乎當有真人出治之矣吾前給云卜年二千者是三十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三十二運也吾言信矣汝其聽之及煬帝嗣位拜太府少卿加位開府嘗行經華陰見楊素冢上有白氣屬天密言於帝帝問其故吉曰其候素家當有兵禍滅門之象改葬者庶可免乎帝後從容謂楊玄感曰公家宜早改葬玄感亦微知其故以為吉祥託以遼東未滅不違私門之事未幾而玄感以反族滅帝彌信之後歲餘卒官著金海三十卷相經要錄一卷宅經八卷葬經六卷樂譜十二卷及帝王養生方二卷相手版要訣一卷太一立成一卷並行於世時有楊伯醜臨孝恭劉祐俱以陰陽術數知名

楊伯醜，馮翊武鄉人也。好讀易，隱於華山。開皇初，被徵入朝，見公卿不為禮，無貴賤皆汝之，人不能測也。高祖召與語，竟無所答。上賜之衣服，至朝堂捨之而去。於是被髮狂遊，行市里，形體垢穢，未嘗櫛沐。嘗有張永樂者，賣卜京師，伯醜每從之遊。永樂為卦有不能決者，伯醜輒為分析爻象，尋幽入微，永樂嗟服，自以為非所及也。伯醜亦開肆賣卜，有人嘗失子，就伯醜筮者，卦成伯醜曰：汝子在懷遠坊南門道東北壁上，有青帶女子抱之，可往取也。如言果得，或者有金數兩，夫妻共藏之。於後失金，其夫意妻有異志，將逐之，其妻稱冤，以詣伯醜為筮之曰：金在矣，悉呼其家人，指一人曰：可取金來。其人赧然，應聲而取之道士韋知常詣伯醜問吉凶，伯醜曰：汝勿東北行，必不得已。當早還，不然者，楊素斬汝頭，未幾，上令知常專漢王諒，俄而上崩，諒舉兵反，知常逃歸京師，知常先與楊素有隙，及素平并州，先訪知常將斬之，賴此獲免。又人有失馬，來詣伯醜卜者，時伯醜為皇太子所召，在途遇之，立為作卦，卦成曰：我不違為卿占之，卿且向西市東壁門南第三店，為我買魚作膾，當得馬矣。其人如此言，須臾，有一人牽所失馬而至，遂擒之。崖州嘗獻徑寸珠，其使者陰易之，上心疑焉，召伯醜令筮，伯醜曰：有物出自水中，質圓而色光，是大珠也。今為人所隱，具言隱者姓名容狀，上如言簿責之，果得本珠，上奇之，賜帛二十匹。國子祭酒何妥嘗詣之，論易，聞妥之言，倏然而笑曰：何用鄭玄王弼之言乎？久之，微有辯答，所說辭義皆異先儒之旨，而思理玄妙，故論者以為天然獨得，非常人所及也。竟以壽終。臨孝恭，京兆人也，明天文算術，高祖甚親過之，每言災祥之事，未嘗不中。上因令考定陰陽，官至上儀同，著歌器圖三卷，地動銅儀經一卷，九宮五墓一卷，遼甲月令十卷，元辰經十卷，元辰厄一百九卷，百怪書十八卷，祿命書二十卷，九宮龜經一百一十卷，太一式經三十卷，孔子馬頭易卜書一卷，並行於世。劉祐，榮陽人也，開皇初為大都督，封索盧縣公，其所占候，合如符契，高祖甚親之。初與張賓劉輝馬顯定曆，後奉詔撰兵書十卷，名曰金輅，上善之，復著陰策二十卷，觀臺飛候六卷，玄象要記五卷，律曆術文一卷，婚姻志三卷，產乳志二卷，式經四卷，四時立成法一卷，安曆志十二卷，歸正易十卷，並行於世。

張胃玄

張胃玄，勃海蓆人也，博學多通，尤精術數。冀州刺史趙嬰薦之，高祖徵授雲騎尉，直太史，參議律曆事，時輩多出其下，由是太史令劉暉等甚忌之，然暉言多不中，胃玄所推步甚精密，上異之，令楊素與術數人立議六十一事，皆舊法久難通者，令暉與胃玄等辨析之，暉杜口一無所答，胃玄通者五十四焉，由是擢拜員外散騎侍郎，兼太史令，賜物千段，暉及黨與八人皆斥逐之，改定新曆，言前曆差一日，內史通事顏敏楚上言曰：漢時洛下閎改顛項曆，作太初曆，云後當差一日，八百年當有聖者定之，計今相去七百一十年，術者舉其成數，聖者之謂，其在乎？上大悅，漸見親用，胃玄所為曆法，與古不同者有三事，其一，宋祖沖之於歲周之末，創設差分，冬至漸移，不循舊軌，每四十六年，却差一度，至梁虞劇曆法，嫌沖之所差太多，因以一百八十六年冬至移一度，胃玄以此二術，年限懸隔，追檢古注，所失極多，遂折中兩家以為度法，冬至所宿，歲別漸移，八十三年，却行一度，則上合堯時日永星火，次符漢曆宿起牛初，明其前後，並皆密當，其二，周馬顯造景寅元曆，有陰陽轉法，加減章分，進退蝕食，乃推定日，創開此數，當時術者多不能曉，張賓因而用之，莫能考正，胃玄以為加時先後，逐氣參差，就月為斷，於理未可，乃因二十四氣，列其盈縮所出，實由日行遲，則月逐日易及，令合朔加時早，日行速，則月逐日少遲，令合朔加時晚，檢前代加時早晚，以為損益之率，日行自秋分已後至春分，其勢速，計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八十度，自春分已後至秋分，日行遲，計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七十度，每氣之下，即其率也，其三，自古諸曆，朔望值交，不問內外，入限便食，張賓立法，創有外限，應食不食，猶未能明，胃玄以日行黃道，歲一周天，月行日道，二十七，日有餘一周天，月道交絡黃道，每行黃道內十三日，有奇而出，又行黃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終而復始，月經黃道，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後各十五度已下，即為當食，若月行內道，則在黃道之北，食多有驗，月行外道，在黃道之南也，雖遇正交，無由掩映，食多不驗，遂因前法，別立定限，隨交遠近，逐氣求差，損益食分，事皆明著，其超古獨異者有七事，其一，古曆五星行度，皆守恆率，見伏盈

縮，悉無格準，曹玄推之，各得其真率，合見之數，與古不同，其差多者，至加減三十許日，即如癸亥平見，在兩水氣，即均加二十九日，見在小雪氣，則均減二十日，加減平見，以為定見，諸星各有盈縮之數，皆如此例，但差數不同，特其積候所知，時人不能原其意旨，二辰星舊率，一終再見，凡諸古曆，皆以為然，應見不見，人未能測，曹玄積候，知辰星一終之中，有時一見，及同類感召相隨而出，即如辰星平晨見，在兩水氣者，應見即不見，若不晨見，在啓蟄氣者，去日十八度外，三十六度內，晨有木火土金一星者，亦相隨見，其三古曆步術，行有定限，自見已後，依率而推，進退之期，莫知多少，曹玄積候，知五星遲速，留退真數，皆與古法不同，多者至差八十餘日，留迴所在，亦差八十餘度，即如癸亥前疾初見，在立冬初，則二百五十日，行一百七十七度，定見在夏至初，則一百七十日，行九十二度，追步天驗，今古皆密，其四古曆食分依平，即用推驗多少，實數罕符，曹玄積候，知月從木火土金四星行，有向背，月向四星，即速背之，則遲，皆十五度外，乃循本率，遠於交分，限其多少，其五古曆加時，朔望同術，曹玄積候，知日食所在，隨方改變，傍正高下，每處不同，交有淺深，遲速亦異，約時立差，皆會天象，其六古曆交分，即為食數，去交十四度者，食一分，去交十三度者，食二分，去交十度者，食三分，每近一度，食益一分，當交即食，既其應少反多，應多反少，自古諸曆，未悉其原，曹玄積候，知當交之中，月掩日，不能畢盡，其食反少，去交五六時，月在日內，掩日便盡，故食乃既，自此已後，更遠者，其食又少，交之前後，在冬至皆爾，若近夏至，其率又差，所立食分，最為詳密，其七古曆二分，晝夜皆等，曹玄積候，知其有差，春秋二分，晝多夜漏半刻，皆由日行遲疾盈縮，使其然也，凡此曹玄獨得於心，論者服其精密，大業中卒官。

許智藏

許智藏，高陽人也，祖道幼，嘗以母疾，遂覽醫方，因而究極，世號名醫，誠其諸子曰：為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由是世相傳授，任梁官，至員外散騎侍郎，父景，武陵王諮議參軍，智藏少以醫術自達，任陳為散騎侍郎，及陳滅，高祖以為員外散騎侍郎，使詣揚州，會秦孝王俊有疾，上馳召之，俊夜中夢其

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比聞許智藏將至，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為之奈何？明夜，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為俊診脈，曰：疾已入心，即當發福，不可救也，果如言，俊數日而薨，上奇其妙，寶物百段，煬帝即位，智藏時致仕于家，帝每有所苦，輒令中使就詢訪，或以舉迎入殿，扶登御牀，智藏為方奏之，用無不效，年八十卒于家，宗人許澄，亦以醫術顯，父爽，任梁太常丞，中軍長史，隨柳仲禮入長安，與姚僧坦齊名，拜上儀同三司，澄有學識，傳父業，尤盡其妙，歷尚藥典御，諫議大夫，封賓州縣伯，父子俱以藝術名，重於周隋二代，史失事，故附見云。

萬寶常王令言

萬寶常，不知何許人也，父大通，從梁將王琳歸于齊，後復謀還江南，事泄，伏誅，由是寶常被配為樂戶，因而妙達鍾律，遍工八音，造玉磬，以獻于齊，又嘗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常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官商畢備，諧於絲竹，大為時人所賞，然歷周洎隋，俱不得調，開皇初，沛國公鄭譯等定樂初，為黃鍾調，寶常雖為伶人，譯等每召與議，然言多不用，後譯樂成，奏之上，召寶常問其可，寶常曰：此亡國之音，豈陛下之所宜聞，上不悅，寶常因極言樂聲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請以水尺為律，以調樂音，上從之，寶常奉詔，遂造諸樂器，其聲率下，鄭譯調二律，并撰樂譜六十四卷，具論八音，旋相為宮之法，改絃移柱之變，為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四律，變化終於一千八百聲，時人以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魏已來，知音者皆不能通，見寶常特創其事，皆哂之，至是，試令為之，應手成曲，無所凝滯，見者莫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不可勝紀，其聲雅淡，不為時人所好，太常善聲者，多排毀之，又太子洗馬蘇夔，以鍾律自命，尤忌寶常，夔父威方用事，凡言樂者皆附之，而短寶常，數詣公卿，怨望，蘇威因詰寶常所為，何所傳受，有一沙門謂寶常曰：上雅好符瑞，有言徵祥者，上皆悅之，先生當言就胡僧受學，云是佛家菩薩所傳音律，則上必悅，先生所為，可以行矣，寶常然之，遂如其言，以答威，威怒曰：胡僧所傳，乃是四夷之樂，非中國所宜行也，其事竟寢，寶常嘗聽太常所奏樂，泫然而泣，人問其故，寶常曰：樂聲淫

厲而哀。天下不久相殺將盡。時四海全感。聞其言者。皆謂爲不然。大業之末。其言卒驗。寶常貧無子。其妻因其臥疾。遂竊其資物而逃。寶常饑餒無人瞻遺。竟餓而死。將死也。取其所著書而焚之。曰。何用也。爲見者於火中探得數卷。見行於世。時論哀之。開皇之世。有鄭譯。何妥。盧賁。蘇夔。蕭吉。並討論墳籍。撰著樂書。皆爲當時所用。至於天然識樂。不及寶常遠矣。安馬駒。曹妙達。王長通。郭令寶等。能造曲。爲一時之妙。又習鄭聲。而寶常所爲。皆歸於雅。此輩雖公議不附寶常。然皆心服。謂以爲神。時有樂人王令言。亦妙達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之子。嘗從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大驚。蹶然而起。曰。變變。急呼其子曰。此曲與自早晚。其子對曰。頃來有之。令言遂獻歌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反。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反。宮者君也。吾所以知之。帝竟被殺於江都。

史臣曰。陰陽卜祝之事。聖人之教在焉。雖不可以專行。亦不可得而廢也。人能弘道。則博利時俗。行非其義。則咎悔及身。故昔之君子。所以戒乎妄作。今章來之骨法。氣色。庾張之推步。盈虛。雖洛下高堂。許負朱建。不能尙也。伯醜龜策。近知鬼神之情。耿詢渾儀。不差辰象之度。寶常聲律。動應宮商之和。雖不足遠擬古人。皆一時之妙也。許氏之運鍼石。世載可稱。蕭吉之言陰陽。近於誣誕矣。

隋書卷七十八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四十四

外戚

歷觀前代外戚之家，乘母后之權，以取高位厚秩者多矣。然而鮮有克終之美，必罹顛覆之患。何哉？皆由乎無德而尊，不知紀極，忽於滿盈之戒，罔念高危之咎。故鬼瞰其室，憂必及之。夫其誠著艱難，功宣社稷，不以謙冲自牧，未免顛蹶之禍。而況道不足以濟時，仁不足以利物，自矜於己，以富貴驕人者乎？此呂霍上官，閻梁竇鄧，所以繼踵而亡滅者也。昔文皇潛躍之際，獻后便相推轂，煬帝大橫方兆，蕭妃密勿經綸，是以恩禮綢繆，始終不易。然內外親戚，莫預朝權。昆弟在位，亦無殊寵。至於居擅玉堂，家稱金穴，暉光戚里，薰灼四方，將三司以比儀，命五侯而同拜者，終始一代，寂無聞焉。考之前王，可謂矯其弊矣。故雖時經擾攘，無有陷於不義。市朝遷貿，而皆得以保全。比夫憑藉寵私，階緣恩澤，乘其非據，旋就顛隕者，豈可同日而言哉！此所謂愛之以禮，能改覆車，輒敘其事，為外戚傳云。

高祖外家呂氏

高祖外家呂氏，其族蓋微。平齊之後，求訪不知所在。至開皇初，濟南郡上言，有男子呂承吉，自稱有姑字苦桃，為楊諱妻，勤驗知是舅子，始追贈外祖母，雙周為上柱國，太尉，八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封齊郡公。諡曰敬。外祖母姚氏，為齊敬公夫人，詔並改葬於齊州立廟，置守冢十家，以承吉雙爵，留在京師。大業中，授上黨郡太守。性識庸劣，職務不理，後去官。不知所終。承吉從父道貴，性尤頑駁，言詞鄙陋。初自鄉里，徵入長安，上見之，悲泣，道貴略無戚容。但連呼高祖名，云種末定，不可偷。大似苦桃姊，是後數犯忌，諱動致違忤，上甚恥之。乃命高顯厚加供給，不許接對朝士。拜上儀同三司，出為濟南太守。令即之任，斷其入朝。道貴還至本郡，高自崇重，每與人言，自稱皇舅，數將儀衛出入閭里，從故人遊宴，官民咸苦之。後郡廢，終於家。子孫無聞焉。

獨孤羅暉

獨孤羅，字羅仁，雲中人也。父信，初仕魏為荊州刺史。武帝之入關也，信奔父母妻子，西歸長安。歷職顯貴。羅由是遂為高氏所囚。信後仕周，為大司馬。及信為宇文護所誅，羅始見釋，寓居中山。孤貧無以自給，齊將獨孤承業，以宗族之故，見而哀之，為買田宅，遺以資畜。初，信入關之後，復娶二妻，郭氏生子六人，善穆藏順，隨整，崔氏生獻皇后。及齊亡，高祖為定州總管，獻皇后遣人尋羅得之，相見，悲不自勝。侍御者皆泣。於是厚遺車馬財物，未幾，周武帝以羅功臣子，久淪異域，徵拜楚安郡太守，以疾去官。歸于京師，諸弟見羅少長貧賤，每輕侮之，不以兄禮事也。然性長者，亦不與諸弟校競長短。后由是重之。及高祖為丞相，拜儀同，常置左右。既受禪，下詔追贈羅父信官爵曰：褒德累行，往代通規，追遠慎終，前王盛典，故柱國信，風宇高曠，獨秀生民，叡哲居宗，清猷映世，宏謀長策，道著於弼諧，緯義經仁，事深於拯濟，方當宣風，廓廟亮采，台階而運，屬艱危，功高弗賞，嗟言令範，事切於心。今景運初開，板闥肅建，載懷塗山之義，無忘襄紀之典，可贈太師，上柱國，冀定等十州刺史，趙國公，邑萬戶。其諸弟以羅母沒齊，先無夫人之號，不當承襲。上以問后，后曰：羅賊嫡長，不可誣也。於是襲爵趙國公。以其弟善為河內郡公，穆為金泉縣公，藏為武平縣公，暉為武喜縣公，整為千牛備身，擢拜羅為左領左右將軍，尋遷左衛將軍。前後賞賜，不可勝計。久而出為梁州總管，進位上柱國。仁壽中，徵拜左武衛大將軍，煬帝嗣位，改封蜀國公。未幾卒官。諡曰恭。子纂嗣。仕至河陽郡尉。纂弟武都大業末，亦為河陽郡尉。庶長子開遠，字文化，及之弑逆也。裴虔通率賊入成象殿，宿衛兵士皆從逆。開遠時為千牛，與獨孤感力戰於閣下，為賊所執，賊義而捨之。善後官至柱國卒。子寶嗣。仕至左候衛將軍。大業末卒。

獨孤暉，字黎邪，仕周，胥附上士，坐父徙蜀郡十餘年。宇文護被誅，始歸長安。高祖受禪，拜上開府，右領左右將軍。久之，出為鄂州刺史。進位上大將軍。累轉雍州刺史。好左道，其妻母先事貓鬼，因轉入其家。上微聞而不之信也。會獻皇后及楊素妻鄭氏俱有疾，召醫者視之，皆曰：此貓鬼疾也。上以暉后之異母弟，暉

妻楊素之異母妹。由是意阨所為。陰令其兄穆以情喻之。上又避左右諷阨。阨言無有不悅。左轉遷州刺史。出怨言。上令左僕射高煥納言蘇威。大理正皇甫緒。大理丞楊遠等。雜治之。阨婢徐阿尼。言本從阨母家來。常事猫鬼。每以子日夜祀之。言子者鼠也。其猫鬼每殺人者。所死家財物。潛移於畜猫鬼家。阨嘗從家中索酒。其妻曰無錢可酤。阨因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越公家。使我足錢也。阿尼便呪之。數日。猫鬼向素家。十一年。上初從并州還。阨於園中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皇后所。使多賜吾物。阿尼復呪之。遂入宮中。楊遠乃於門下外省遣阿尼呼猫鬼。阿尼於是夜中置香粥一盆。以匙扣而呼之曰。猫女可來。無住宮中。久之。阿尼色正青。若被牽曳者。云猫鬼已至。上以其事下公卿。奇章公牛弘曰。妖由人興。殺其人。可以絕矣。上令以犢車載阨夫妻。將賜死於其家。阨第司勳侍中。詣闕求哀。於是免阨死。除名為民。以其妻楊氏為尼。先是有入訟其母為猫鬼所殺者。上以為妖妄。怒而遣之。及此。詔誅被訟行猫鬼家。阨未幾而卒。煬帝即位。追念舅氏。聽以禮葬。乃下詔曰。外氏衰禍。獨孤阨不幸。早世。遷卜有期。言念涓陽之情。追懷傷切。宜加禮命。允備哀榮。可贈正議大夫。帝意猶不已。復下詔曰。舅氏之尊。感屬斯重。而降年弗永。凋落相繼。緬惟先往。宜崇徽秩。復贈銀青光祿大夫。有二子。延福。延壽。阨弟整。官至幽州刺史。大業初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平鄉侯。

蕭歸子珠 珠弟徽

蕭歸。字仁遠。梁昭明太子統之孫也。父咨。初封岳陽王。鎮襄陽。侯景之亂。其兄河東王譽。與其叔父湘東王繹。不協。為繹所害。及繹嗣位。咨稱藩于西魏。乞師請討。繹周太祖以晉為梁主。遣柱國于謹等。率騎五萬。襲繹滅之。晉遂都江陵。有荆郡。其西平州。延袤三百里之地。稱皇帝於其國。車服節文。一同王者。仍置江陵總管。以兵戍之。晉壽。歸嗣立。年號天保。歸俊辯有才學。兼好內典。周武帝平齊之後。歸來賀。帝享之甚歡。親彈琵琶。令歸起舞。歸曰。陛下親御五絃。臣敢不同百獸。高祖受禪。恩禮彌厚。遣使賜金五百兩。銀千兩。布帛萬匹。馬五百匹。歸來朝。上甚敬焉。詔歸位在王公之上。歸被服端麗。進退閑雅。天子矚目。百僚

傾慕。賞賜以億計。月餘歸藩。帝親臨於涪水之上。後備禮納其女為晉王妃。又欲以其子瑒尚蘭陵公主。由是漸見親待。獻皇后言於上曰。梁主通家。腹心所寄。何勞猜防也。上然之。於是罷江陵總管。歸專制其國。歲餘。歸又來朝。賜繡萬匹。珍玩稱是。及還。上親執手曰。梁主久滯荆楚。未復舊都。故鄉之念。良軫懷抱。朕當振旅長江。相送旋反耳。歸拜謝而去。其年五月。癘疾。臨終。上表曰。臣以庸闇。曲荷天慈。寵冠外藩。恩踰連山。爰及子女。尚主婚王。每願躬擐甲冑。身先士卒。掃蕩逋寇。上報明時。而攝生乖舛。遽罹痼疾。屬續在辰。顧陰待謝。長違聖世。感戀嗚咽。遺嗣孤藐。特乞降慈。伏願聖躬與山岳同固。皇基等天日俱永。臣雖九泉。實無遺恨。并獻所服金裝劍。上覽而嗟悼焉。歸在位二十三年。年四十四。薨。梁之臣子。諱曰孝明皇帝。廟號世宗。子琮嗣。歸著孝經周易義記。及大小乘幽微十四卷。行於世。

琮字温文。性寬仁。有大度。備儻不羈。博學有文義。兼善弓馬。遣人伏地著帖。琮馳馬射之。十發十中。持帖者亦不懼。初封東陽王。尋立為梁太子。及嗣位。上賜璽書曰。負荷堂構。其事甚重。雖窮憂勞。常須自力。輯諧內外。親任才良。率遵世業。是所望也。彼之疆守咫尺。陳人水潦之時。特宜警備。陳氏比日。雖復朝聘相尋。疆場之間。猶未清肅。唯當恃我。必不可干。勿得輕人。而不設備。朕與梁國。世積相知。重以親姻。情義彌厚。江陵之地。朝寄非輕。為國為民。深宜抑割。恆加體察。以禮自存。又賜梁之大臣璽書。誠勉之。時琮年號廣運。有識者曰。運之為字。軍走也。吾君將奔走乎。其年。琮遣大將軍戚昕。以舟師襲陳公安。不克而還。徵琮叔父岑入朝。拜為大將軍。封懷義公。因留不遣。復置江陵總管。以監之。琮所署大將軍許世武。密以城召陳將宜黃侯陳紀。謀洩。琮誅之。後二歲。上徵琮入朝。率其臣下二百餘人。朝於京師。江陵父老。莫不隕涕。相謂曰。吾君其不反矣。上以琮來朝。遣武鄉公崔弘度將兵戍之。軍至荊州。琮叔父巖及弟徽等。懼弘度掩襲之。遂引陳人至城下。虜居民而叛。於是廢梁國。上遣左僕射高顯安集之。曲赦江陵死罪。給民復十年。梁二主各給守墓十戶。拜琮為柱國。賜爵莒國公。煬帝嗣位。以皇后之故。甚見親重。拜內史令。改封梁公。琮之宗族。總麻以上。



並隨才擢用於是諸蕭昆象布列朝廷琮性澹雅不以職務自嬰退朝縱酒而已內史令楊約與琮同列帝令約宣旨誠勵約復以私情喻之琮答曰琮若復事則何異於公哉約笑而退約兄素時爲尙書令見琮嫁從父妹於鉗耳氏因謂琮曰公帝王之族望高威美何乃適妹鉗耳氏乎琮曰前已嫁妹於侯莫陳氏此復何疑素曰鉗耳羌也侯莫陳虜也何得相比素意以虜優羌劣琮曰以羌異虜未之前聞素慚而止琮雖羈旅見北閭豪貴無所降下嘗與賀若弼深相友善弼既被誅復有童謠曰蕭蕭亦復起帝由是忘之遂廢於家未幾而卒贈左光祿大夫子鉅襲城通守復以琮弟子鉅爲梁公鉅小名藏煬帝甚昵之以爲千牛與宇文暹出入宮掖伺察內外帝每有遊宴鉅未嘗不從焉遂於宮中多行淫穢江都之變爲宇文化及所殺

璒字欽文少聰敏解屬文在梁爲荊州刺史頗有能名崔弘度以兵至都州璒懼與其叔父嚴奔於陳陳主以爲侍中安東將軍吳州刺史甚得物情二吳父老皆曰吾君子也及陳亡吳人推璒爲主吳人見梁武簡文及晉歸等兄弟並第三而踐尊位璒自以歸之第三子也深自矜負有謝異者頗知廢興梁陳之際言無不驗江南人甚敬信之及陳主被擒異奔於璒由是益爲衆所歸襄國公宇文述以兵討之璒遣王哀守吳州自將拒述述遣兵別道襲吳州哀懼衣道士服棄城而遁璒衆聞之悉無鬪志與述一戰而敗璒將左右數人逃於太湖匿於民家爲人所執送於述所斬之長安時年二十一弟瑒爲朝請大夫尙衣奉御瑒歷衛尉尉卿秘書監陶丘侯瑒歷內史侍郎河池太守

史臣曰三五哲王防深慮遠舅甥之國罕執鈞衡母后之家無聞傾敗爰及漢晉顛覆繼軌皆由乎進不以禮故其斃亦速若使獨孤權伴呂霍必敗於仁壽之前蕭氏勢均梁寶豈全於大業之後今或不隕舊基或更隆先構豈非處之以道不預權寵之所致乎

隋書卷七十九

隋書卷七十九考證

高祖外家呂氏傳有男子呂承吉自稱有姑字苦桃爲楊諱妻○監本諱訛作廣臣映斗按高祖外家呂氏苦桃卽高祖之母高祖之父諱忠高祖諱堅楊帝諱廣當作爲楊忠妻原其所以訛者舊本必係諱字而本書惟晉王廣屢見廣字多作諱字後人改明諱字爲廣字遂并此諱字亦改廣字而不覺其大謬也但此本隋朝奏牘若竟改忠字亦非本來不如從舊本作諱字

隋書卷七十九考證



列傳第四十五

列女

自昔貞專淑媛布在方策者多矣婦人之德雖在於溫柔立節垂名咸資於貞烈溫柔仁之本也貞烈義之寶也非溫柔無以成其仁非貞烈無以顯其義是以詩書所記風俗所在圖像丹青流聲竹素莫不守約以居正殺身以成仁者也若文伯王陵之母白公杞殖之妻魯之義姑梁之高行衛君靈主之妾夏侯文寧之女或抱信以含貞或蹈忠而踐義不以存亡易心不以感衰改節其修名彰於既往徽音傳於不朽不亦休乎或有王公大人之妃偶肆情於淫僻之俗雖衣繡衣食珍膳坐金屋乘玉輦不入形管之書不霑良史之筆將草木以俱落與麀鹿而同死可勝道哉永言載思實庶姬之恥也觀夫今之靜女各勵松筠之操甘於玉折蘭摧足以無絕今古故述其雅志以纂前代之列女云

蘭陵公主

蘭陵公主字阿五高祖第五女也美姿儀性婉順好讀書高祖於諸女中特所鍾愛初嫁儀同王奉孝卒適河東柳述時年十八諸姊並驕踞主獨折節遵於婦道事舅姑甚謹遇有疾病必親奉湯藥高祖聞之大悅由是述漸見寵遇初晉王廣欲以主配其妃弟蕭瑒高祖初許之後遂適述晉王因不悅及述用事彌惡之高祖既崩述徙嶺表煬帝令主與述離絕將改嫁之公主以死自誓不復朝謁上表請免主號與述同徙帝大怒曰天下豈無男子欲與述同徙耶主曰先帝以妾適于柳家今其有罪妾當從坐不願陛下屈法申恩帝不從主憂憤而卒時年三十二臨終上表曰昔共姜自誓著美前詩鄭嬌不言傳芳往誥妾雖負罪竊慕古人生既不得從夫死乞葬於柳氏帝覽之愈怒竟不哭乃葬主於洪濱川資送甚薄朝野傷之

南陽公主

南陽公主者煬帝之長女也美風儀有志節造次必以禮年十四嫁於許國公

宇文述子士及以謹肅聞及述病且卒主親調飲食手自奉上世以此稱之及宇文文化及弒逆主隨至聊城而化及為竇建德所敗士及自濟北西歸大唐時隋代衣冠並在其所建德引見之莫不惶懼失常唯主神色自若建德與語主自陳國破家亡不能報怨雪恥淚下盈襟聲辭不輟情理切至建德及觀聽者莫不為之動容隕涕咸肅然敬異焉及建德誅化及時主有一子名釋師年且十歲建德遣武實郎將於士澄謂主曰宇文文化及躬行弒逆人神所不容今將族滅其家公主之子法當從坐若不能割愛亦聽留之主泣曰武實既是隋室貴臣此事何須見問建德竟殺之主尋請建德削髮為尼及建德敗將歸西京復與士及遷於東都之下主不與相見士及就之立於戶外請復為夫妻主拒之曰我與君離家今恨不能手刃君者但謀逆之日察君不預知耳因與告絕詞令速去士及固請之主怒曰必欲就死可相見也士及見其言切知不可屈乃拜辭而去

襄城王恪妃

襄城王恪妃者河東柳氏女也父旦循州刺史妃姿儀端麗年十餘以良家子合法相聘以為妃未幾而恪被廢妃修婦道事之愈敬煬帝嗣位恪復徙邊帝令使者殺之於道恪與辭訣妃曰若王死妾誓不獨生於是相對慟哭恪既死棺斂訖妃謂使者曰妾誓與楊氏同穴若身死之後得不別埋君之惠也遂撫棺號慟自經而卒見者莫不為之涕流

華陽王楷妃

華陽王楷妃者河南元氏之女也父巖性明敏有氣幹仁壽中為黃門侍郎封龍涸縣公煬帝嗣位坐與柳述連事除名為民徙南海後會赦還長安有人譖巖逃歸收而殺之妃有姿色性婉順初以選為妃未幾而楷被幽廢妃事楷踰謹每見楷有憂懼之色輒陳義理以慰諭之楷甚敬焉及江都之亂楷遇宇文化及之逆以妃賜其黨元武達武達初以宗族之禮置之別舍後因醉而逼之妃自誓不屈武達怒撻之百餘辭色彌勵因取鏡自毀其面血淚交下武達釋之妃謂其徒曰我不能早死致令將見侵辱我之罪也因不食而卒

謙國夫人

謙國夫人者高涼洗氏之女也世為南越首領跨據山洞部落十餘萬家夫人幼賢明多籌略在父母家撫循部衆能行軍用師壓服諸越每勸親族為善由是信義結於本鄉越人之俗好相攻擊夫人兄南梁州刺史挺特其富強侵掠傍郡積表苦之夫人多所規諫由是怨隙止息海南儋耳歸附者千餘洞梁大同初羅州刺史馮融聞夫人有志行為其子高涼太守寶煒以為妻融本北燕苗裔初馮弘之投高麗也遣融大父業以三百人浮海歸宋因留於新會自業及融三世為守牧他鄉羈旅號令不行至是夫人誠約本宗使從民禮每共寶參決辭訟首領有犯法者雖是親族無所舍縱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違遇侯景反廣州都督蕭勃徵兵援臺高州刺史李暹仕據大泉口遣召寶煒欲往夫人止之曰刺史無故不合召太守必欲詐君共為反耳寶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刺史被召援臺乃稱有疾鑄兵聚衆而後喚君今者若往必留質追君兵衆此意可見願且無行以觀其勢數日暹仕果反遣主帥杜平虜率兵入瀨石寶知之遽告夫人曰平虜驍將也領兵入瀨石即與官兵相拒勢未得還暹仕在州無能為也若君自往必有戰聞宜遣使詐之卑辭厚禮云身未敢出欲遣婦往參復聞之喜必無防慮於是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賂得至柵下賊必可圖寶從之暹仕果大喜覘夫人衆皆擔物不設備夫人擊之大捷暹仕遂走保于寧都夫人總兵與長城侯陳霸先會于瀨石還謂寶曰陳都督大可畏極得衆心我觀此人必能平賊君宜厚賚之及寶卒嶺表大亂夫人懷集百越數州晏然至陳永定二年其子僕年九歲遣帥諸首領朝于丹陽起家拜陽春郡守後廣州刺史歐陽紇謀反召僕至高安誘與為亂僕遣使歸告夫人夫人曰我為忠貞經今兩代不能惜汝輒負國家遂發兵拒境帥百越酋長迎章昭達內外逼之紇徒潰散僕以夫人之功封信都侯加平越中郎將轉石龍太守詔使持節冊夫人為中郎將石龍太夫人賚纁德油絡駟馬安車一乘給鼓吹一部并麾幢旌節其鹵簿一如刺史之儀至德中僕卒後遇陳國亡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夫人號為聖母保境安民高祖遣總管章洗安撫嶺外陳將徐瑄

以南康拒守洗至嶺下遂巡不敢進初夫人以扶南犀杖獻于陳主至此曾王廣遣陳主遺夫人書諭以國亡令其歸化并以犀杖及兵符為信夫人見杖驗知陳亡集首領數千盡日慟哭遣其孫瓌帥衆迎洗入至廣州嶺南悉定表瓌為儀同三司冊夫人為宋康郡夫人未幾番禺人王仲宣反首領皆應之圍洗於州城進兵屯衡嶺夫人遣孫瑄帥師救洗瑄與逆黨陳佛智素相友善故遲留不進夫人知之大怒遣使執瑄繫於州獄又遣孫益出討佛智戰射斬之進兵至南海與鹿愿軍會共敗仲宣夫人親被甲乘介馬張錦傘領毅騎衛衝使裴矩巡撫諸州其蒼梧首領陳坦岡州馮岑翁梁化鄧馬頭藤州李光略羅州龐靖等皆來參謁還令統其部落嶺表遂定高祖異之拜益為高州刺史仍赦出瑄拜羅州刺史追贈寶為廣州總管謙國公冊夫人為謙國夫人以宋康邑兵馬若有機急便宜行事降勅書曰朕撫育蒼生情均父母欲使率土清淨兆庶安樂而王仲宣等輒相聚結擾亂彼民所以遣往誅蕝為百姓除害夫人情在奉國深識正理遂令孫益斬獲佛智竟破羣賊甚有大功今賜夫人物五千段不進懲誠合罪責以夫人立此誠效故特原免夫人宜訓導子孫敦崇禮教遵奉朝化以副朕心皇后以首飾及宴服一襲賜之夫人並感於金篋并梁陳賜物各藏于一庫每歲時大會皆陳于庭以示子孫曰汝等宜盡赤心向天子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今賜物俱存此忠孝之報也願汝皆思念之時番禺總管趙訥貪虐諸徭多有亡叛夫人遣長史張融上封事論安撫之宜并言訥罪狀不可以招懷遠人上遣推訥得其贓賄竟致於法降勅委夫人招慰亡叛夫人親載詔書自稱使者歷十餘州宣述上意諭諸徭所至皆降高祖嘉之賜夫人臨振縣湯沐邑一千五百戶贈僕為崖州總管平原郡公仁壽初卒贈物一千段諡為誠敬夫人

鄭善果母

鄭善果母者清河崔氏之女也年十三出適鄭誠生善果而誠討尉迺力戰死于陣母年二十而寡父彥穆欲奪其志母抱善果謂彥穆曰婦人無再見男子

之義且郡君雖死幸有此兒棄兒爲不慈肯死爲無禮寧當割耳截髮以明素心。違禮滅慈非敢聞命。善果以父死王事年數歲拜使持節大將軍襲爵開封縣公。邑一千戶。開皇初進封武德郡公。年十四授沂州刺史。轉景州刺史。尋爲魯郡太守。母性賢明有節操博涉書史通曉治方每善果出聽事母恆坐胡床於郵後察之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悅卽賜之坐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瞋怒母乃還堂蒙被而泣終日不食善果伏於牀前亦不敢起母方起謂之曰吾非怒汝乃愧汝家耳。吾爲汝家婦獲奉灑掃如汝先君忠勤之士也在官清恪未嘗問私以身徇國繼之以死吾亦望汝副其此心。汝既年小而孤吾寡婦耳有慈無威使汝不知禮訓何可負荷忠臣之業乎。汝自童子承襲茅土位至方伯豈汝身致之邪安可不思此事而妄加瞋怒。心緣驕樂墮於公政內則墜爾家風或亡失官爵外則虧天子之法以取罪戾吾死之日亦何面目見汝先人於地下乎。母恆自紡績夜分而寐善果曰兒封侯開國位居三品秩俸幸足母何自勤如是邪。答曰嗚呼汝年已長吾謂汝知天下之理今聞此言故猶未也。至於公事何由濟乎。今此秩俸乃是天子報爾先人之殉命也當須散贖六姻爲先君之惠妻子奈何獨擅其利以爲富貴哉。又絲枲紡織婦人之務上自王后下至大夫士妻各有所製若墮業者是爲驕逸吾雖不知禮其可自敗名乎。自初寡便不御脂粉常服大練性又節儉非祭祀賓客之事酒肉不妄陳於前。靜室端居未嘗輒出門閤內外姻戚有吉凶事但厚加贈遺皆不詣其家非自手作及莊園祿賜所得雖親族禮遺悉不許入門善果歷任州郡唯內自出饌於衝中食之公廨所供皆不許受悉用修治廨宇及分給寮佐善果亦由此克己號爲清吏煬帝遣御史大夫張衡勞之考爲天下最徵授光祿卿其母卒後善果爲大理卿漸驕恣清公平允遂不如疇昔焉。

### 孝女王舜

孝女王舜者趙郡王子春之女也。春與從兄長忻不協屬齊滅之際長忻與其妻同謀殺子春。舜時年七歲有二妹。年五歲。璿年二歲。並孤苦寄食親戚。舜撫育二妹恩義甚篤而舜陰有復讎之心。長忻殊不爲備。姊妹俱長親戚欲

嫁之輒拒不從。乃密謂其二妹曰。我無兄弟致使父讐不復。吾輩雖是女子何用生爲。我欲共汝報復汝意如何。二妹皆垂泣曰。唯姊所命。是夜姊妹各持刀踰牆而入。手殺長忻夫妻。以告父墓。因詣縣請罪。姊妹爭爲謀首。州縣不能決。高祖聞而嘉歎。特原其罪。

### 韓親妻

韓親妻者洛陽于氏女也。字茂德。父實周大左輔。于氏年十四適于親。雖生長膏腴。家門鼎盛。而動遵禮度。躬自儉約。宗黨敬之。年十八親從軍戰沒。于氏哀毀骨立。慟感行路。每至朝夕奠祭。皆手自捧持。及免喪。其父以其幼少無子。將嫁之。誓無異志。復令家人敦喻于氏。晝夜涕泣。截髮自誓。其父喟然傷感。遂不奪其志焉。因養夫之孀。子世隆爲嗣。身自撫育。愛同己生。訓導有方。卒能成立。自孀居已後。唯時或歸寧。至於親族之家。絕不來往。有尊卑就省謁者。送迎皆不出戶庭。蔬食布衣。不聽聲樂。以此終身。高祖聞而嘉歎。下詔褒美。表其門閭。長安中號爲節婦。闕終于家。年七十二。

### 陸讓母

陸讓母者。上黨馮氏女也。性仁愛有母儀。讓卽其孀子也。仁壽中爲番州刺史。數有聚斂。贓貨狼藉。爲司馬所奏。上遣使按之。皆驗。於是囚詣長安。親臨問讓稱冤。上復令治書侍御史撫按之。狀不易前。乃命公卿百寮議之。咸曰。讓罪當死。詔可其奏。讓將就刑。馮氏蓬頭垢面。詣朝堂數讓曰。無汗馬之勞。致位刺史。不能盡誠奉國。以答鴻恩。而反違犯憲章。贓貨狼藉。若言司馬誣汝。百姓百官不應亦皆誣汝。若言至尊不憐愍汝。何故治書覆汝。豈誠臣。豈孝子。不誠不孝。何以爲人。於是流涕嗚咽。親持盃粥。勸讓令食。既而上表求哀。詞情甚切。上愍然爲之改容。獻皇后甚奇其意。致請於上。治書侍御史柳或進曰。馮氏母德之至。有感行路。如或殺之。何以爲勸。上於是集京城士庶於朱雀門。遣舍人宣詔曰。馮氏以孀母之德。足爲世範。慈愛之道。義感人神。特宜矜免。用獎風俗。讓可減死。除名爲民。復下詔曰。馮氏體備仁慈。夙閑禮度。孽讓非其所生。往犯憲章。宜從極法。躬自詣闕。爲之請命。匍匐頓顙。朕哀其義。特免死罪。使天下婦人皆

如馮者。豈不闔門雍睦。風俗和平。朕每嘉歎不能已。宜標揚優賞。用章有德。可賜物五百段。集諸命婦與馮相識。以寵異之。

劉昶女

劉昶女者。河南長孫氏之婦也。昶在周。尚公主。官至柱國。彭國公。數為將帥。位望隆顯。與高祖有舊。及受禪。甚親任。歷左武衛大將軍。慶州總管。其子居士。為太子千牛備身。聚徒任俠。不遵法度。數得罪。上以昶故。每輒原之。居士轉恣。每大言曰。男兒要當辯頭反縛。遽條上作獠獍。取公卿子弟。奮力雄健者。輒將至家。以車輪括其頸而棒之。殆死。能不屈者。稱為壯士。釋而與交。黨與三百人。其趨捷者。號為餓鵲隊。武力者。號為蓬轉隊。每轉鷹。連騎道中。歐擊路人。多所侵奪。長安市里無貴賤。見之者。皆辟易。至於公卿妃主。莫敢與校者。其女則居士之姊也。每垂泣誨之。殷勤懇惻。居士不改。至破家產。昶年老。奉養甚薄。其女時寡居。哀昶如此。每歸寧于家。躬勸紡績。以致其甘脆。有人告居士與其徒遊長安城。登故未央殿基。南向坐。前後列隊。意有不遜。每相約曰。當為一死耳。又時有人言居士遣使引突厥令南寇。當於京師應之。帝謂昶曰。今日之事。當復如何。昶猶恃舊恩。不自引咎。直答曰。黑白在于至尊。上大怒。下昶獄。捕居士黨與。治之甚急。憲司又奏昶事母不孝。其女知昶必不免。不食者數日。每親調飲食。手自捧持。詣大理餉其父。見獄卒。長跪以進。歎歎嗚咽。見者傷之。居士坐斬。昶竟賜死于家。詔百寮臨視。時其女絕而復蘇者數矣。公卿慰諭之。其女言父無罪。坐子以及於禍。詞情哀切。人皆不忍聞見。遂布衣蔬食。以終其身。上聞而歎曰。吾聞袁門之女。與門之男。固不虛也。

鍾士雄母

鍾士雄母者。臨賀蔣氏女也。士雄仕陳。為伏波將軍。陳主以士雄嶺南酋帥。慮其反覆。每質蔣氏於都下。及晉王廣平江南。以士雄在嶺表。欲以恩義致之。遣蔣氏歸臨賀。既而同郡虞子茂。鍾文華等作亂。舉兵攻城。遣人召士雄。士雄將應之。蔣氏謂士雄曰。我前在揚都備嘗辛苦。今逢聖化。母子聚集。沒身不能上報。焉得為逆哉。汝若禽獸其心。背德忘義者。我當自殺於汝前。士雄於是遂止。

蔣氏復為書與子茂等。諭以禍福。子茂不從。尋為官軍所敗。上聞蔣氏甚異之。封為安樂縣君。時尹州寡婦胡氏者。不知何氏妻也。甚有志節。為邦族所重。嘗江南之亂。諷諭宗黨。皆守險不從叛逆。封為密陵郡君。

孝婦覃氏

孝婦覃氏者。上郡鍾氏婦也。與其夫相見未幾而夫死。時年十八。事後姑以孝聞。數年之間。姑及伯叔。皆相繼而死。覃氏家貧無以葬。於是躬自節儉。晝夜紡績。積財十年而葬。入喪。為州里所敬。上聞而賜米百石。表其門閭。

元務光母

元務光母者。范陽盧氏女也。少好讀書。造次以禮。感年寡居。諸子幼弱。家貧不能就學。盧氏每親自教授。勗以義方。世以此稱之。仁壽末。漢王諒舉兵反。遣將慕容良往山東略地。良以務光為記室。及良敗。慈州刺史上官政。簿籍務光之家。見盧氏悅而逼之。盧氏以死自誓。政為人凶悍。怒甚。以燭燒其身。盧氏執志彌固。竟不屈節。

裴倫妻

裴倫妻。河東柳氏女也。小有風訓。大業末。倫為涇源令。屬薛舉之亂。縣城為賊所陷。倫遇害。柳時年四十有二。女及兒婦三人。皆有美色。柳氏謂之曰。我輩遭逢禍亂。汝父已死。我自念不能全。汝我門風。有素義。不受辱於羣賊。我將與汝等同死。如何。其女等皆垂泣曰。唯母所命。柳氏遂自投于井。其女及婦相繼而下。皆重死於井中。

趙元楷妻

趙元楷妻者。清河崔氏之女也。父儻在。文學傳家。有素範。子女皆遵禮度。元楷父為僕射。家富於財。重其門望。厚禮以聘之。元楷甚敬崔氏。雖在宴私。不妄言笑。進止服容。動合禮儀。化及之反也。元楷隨至河北。將歸長安。至澧口。遇盜攻掠。元楷僅以身免。崔氏為賊所拘。賊請以為妻。崔氏謂賊曰。我士大夫女。為僕射子妻。今日破亡。自可即死。遣為賊婦。終必不能。羣賊毀裂其衣。形體悉露。縛於牀。實之上。將凌之。崔氏懼為所辱。詐之曰。今力已屈。當聽處分。不敢相違。請

解縛。賊遽釋之。崔因著衣取賊佩刀倚樹而立曰。欲殺我。任加刀鋸。若覓死可來。相逼賊大怒。亂射殺之。元楷後得殺妻者支解之。以祭崔氏之柩。

史臣曰。夫稱婦人之德。皆以柔順爲先。斯乃舉其中庸末臻其極者也。至於明識遠圖。真心峻節。志不可奪。唯義所在。考之圖史。亦何世而無哉。蘭陵主質邁寒松。南陽主心踰匪石。洗媪孝女之志壯。崔馮二母之誠懇。足使義勇懃其志。烈蘭玉謝其貞芳。襄城華陽之妃。裴倫元楷之婦。時逢艱阻。事乖好合。甘心同穴。顛沛靡宅。志勵冰霜。言踰皎日。雖詩詠共姜之自誓。傳述伯姬之守死。其將復何以加焉。

隋書卷八十





列傳第四十六東夷

高麗

高麗之先出自夫餘。夫餘王嘗得河伯女，因閉於室內，為日光隨而照之，感而遂孕，生一大卵，有一男子破殼而出，名曰朱蒙。夫餘之臣以朱蒙非人所生，咸請殺之，王不聽。及壯，因從獵，所獲居多，又請殺之，其母以告朱蒙。朱蒙棄夫餘，東南走，遇一大水，深不可越。朱蒙曰：「我是河伯外孫，日之子也。今有難而追兵且及，如何得度？」於是魚鼈積而成橋，朱蒙遂度，追騎不得濟而還。朱蒙建國，自號高句麗，以高為氏。朱蒙死，子閻達嗣。至其孫莫來與兵，遂并夫餘。至裔孫位宮，以魏正始中入寇西安平，毋丘儉拒破之，位宮玄孫之子曰昭列帝，為慕容氏所破，遂入丸都，焚其宮室，大掠而還。昭列帝後為百濟所殺，其曾孫璉，通使後魏。璉六世孫湯，在周遣使朝貢。武帝拜湯上開府，遼東郡公。遼東王高祖受禪，湯後遣使詣闕，進授大將軍，改封高麗王。歲遣使朝貢不絕。其國東西二千里，南北千餘里，都於平壤城，亦曰長安城。東西六里，隨山屈曲，南臨瀕水，復有國內城，漢城，並其都會之所。其國中呼為三京，與新羅每相侵奪，戰爭不息。官有太大大兄，次大兄，次小兄，次對盧，次意侯，次高拙，次太大使者，次大使者，次小使者，次得奢，次駢屬，次仙人，凡十二等。復有內評，外評，五部褥薩，人皆皮冠，使人加插鳥羽，貴者冠用紫羅，飾以金銀，服大袖衫，大口袴，素皮帶，黃革屨。婦人帶襦加襪，兵器與中國略同。每春秋校獵，王親臨之。人稅布五匹，穀五石，遊人則三年一稅，十人共細布一匹，租戶一石，次七斗，下五斗。反逆者縛之於柱，蒸而斬之。籍沒其家，盜則償十倍。刑用既峻，罕有犯者。樂有五絃琴，箏，篳篥，橫吹，簫鼓之屬，吹簫以和曲。每年初，聚戲於瀕水之上，王乘腰輿，列羽儀以觀之。事畢，王以衣服入水，分左右為二部，以水石相灑，擲詭呼馳逐，再三而止。俗好蹲踞，潔淨自喜，以趨走為敬。拜則曳一脚，立各反拱，行必搖手，性多詭伏。父子同川而浴，共室而寢。婦人淫奔，俗多遊女。有婚嫁者，取男女相悅，然即為之，男

家送猪酒而已，無財聘之禮。或有受財者，人共恥之。死者殯於屋內，經三年，擇吉日而葬。居父母及夫之喪，服皆三年。兄弟三月，初終哭泣，葬則鼓儻作樂以送之。埋訖，悉取死者生時服翫車馬，置於墓側。會葬者爭取而去。敬鬼神，多淫祠。開皇初，頻有使入朝。及平陳之後，湯大懼，治兵積穀，為守拒之策。七十年，上賜湯璽書曰：「朕受天命，愛育率土，委王海隅，宣揚朝化，欲使圓首方足，各遂其心。王每遣使人歲常朝貢，雖稱藩附，誠節未盡。王既人臣，須同朕德，而乃驅逼，鞅鞅固禁，契丹諸藩，頓顛類為我臣妾，忿善人之慕義，何毒害之情深乎！太府工人，其數不少，王必須之，自可聞奏，昔年潛行財貨，利動小人，私將弩手，逃竄下國，豈非脩理兵器，意欲不滅，恐有外聞，故為盜竊，時命使者，撫慰王藩，本欲問彼人情，教彼政術，王乃坐之空館，嚴加防守，使其閉目塞耳，永無聞見，有何陰惡，弗欲人知，禁制官司，畏其訪察，又數遣馬騎，殺害邊人，屢聘姦謀，動作邪說，心在不賓，朕於蒼生，悉如赤子，賜王土宇，授王官爵，深恩殊澤，彰著遐邇，王專懷不信，恆自猜疑，常遣使人密覘消息，純臣之義，豈若是也！蓋當由朕訓導不明，王之愆違，一己寬恕，今日已後，必須改革，守藩臣之節，奉朝正之典，自化爾藩，勿忤他國，則長享富貴，實稱朕心。彼之一方，雖地狹人少，然普天之下，皆為朕臣。今若黜王，不可虛置，終須更選官屬，就彼安撫。王若洒心易行，率由憲章，即是朕之良臣，何勞別遣才彥也！昔帝王作法，仁信為先，有善必賞，有惡必罰，四海之內，具聞朕旨。王若無罪，朕忽加兵，自餘藩國，謂朕何也！王必虛心，納朕此意，慎勿疑感，更懷異圖。往者陳叔寶，賢在江陰，殘害人庶，驚動我烽候，抄掠我邊境，朕前後誠勅，經歷十年，彼則恃長江之外，聚一隅之眾，悻狂驕傲，不從朕言，故命將出師，除彼凶逆，往來不盈旬月，兵騎不過數千，歷代遺寇，一朝清蕩，遐邇又安。人神胥悅，聞王數恨，獨致悲傷，黜陟幽明，有司是職，罪王不為陳滅，賞王不為陳存，樂禍好亂，何為爾也！王謂遼水之廣，何如長江，高麗之人，多少陳國，朕若不存，含育責王前愆，命一將軍，何待多力，慰敷曉示，許王自新耳。宜得朕懷，自求多福，湯得書惶恐，將奉表陳謝，會病卒。子元嗣立，高祖使使拜元為上開府儀同三司，襲爵遼東郡公，賜衣一襲，元奉表謝恩，并賀祥瑞，因請

封王高祖優冊元為王明年元率靺鞨之眾萬餘騎寇遼西營州總管韋沖擊走之高祖聞而大怒命漢王諒為元帥總水陸討之下詔黜其爵位時魏運不繼六軍乏食師出臨渝關復遇疾疫王師不振及次遼水元亦惶懼遣使謝罪上表稱遼東箕土臣元云云上於是罷兵待之如初元亦歲遣朝貢煬帝嗣位天下全盛高昌王突厥啓人可汗並親詣闕貢獻於是徵元入朝元懼藩禮頗闕大業七年帝將討元之罪軍駕度遼水上營於遼東城分道出師各領兵於其城下高麗率兵出拒戰多不利於是皆嬰城固守帝令諸軍攻之又勅諸將高麗若降者即宜撫納不得縱兵城將陷賊輒言請降諸將奉旨不敢赴機先令馳奏比報至賊守禦亦備隨出拒戰如此者再三帝不悟由是食盡師老轉輸不繼諸軍多敗績於是班師是行也唯於遼水西拔賊武厲邏置遼東郡及通定鎮而還九年帝復親征之乃勅諸軍以便宜從事諸將分道攻城賊勢日蹙會楊玄感作亂反書至帝大懼即日六軍並還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麗高麗具知事實悉銳來追殿軍多敗十年又發天下兵會盜賊蜂起人多流亡所在阻絕軍多失期至遼水高麗亦困弊遣使乞降囚送斛斯政以贖罪帝許之頓於懷遠鎮受其降款仍以俘囚軍實歸至京師以高麗使者親告於太廟因拘留之仍徵元入朝元竟不至帝勅諸軍嚴裝更圖後舉會天下大亂遂不克復行

百濟

百濟之先出自高麗國其國王有一侍婢忽懷孕王欲殺之婢云有物狀如雞子來感於我故有娠也王捨之後遂生一男棄之廁溷久而不死以為神命養之名曰東明及長高麗王忌之東明懼逃至淹水夫餘人共奉之東明之後有仇台者篤於仁信始立其國于帶方故地漢遼東太守公孫度以女妻之漸以昌威為東夷強國初以百家濟海因號百濟歷十餘代代臣中國前史載之詳矣開皇初其王餘昌遣使貢方物拜昌為上開府帶方郡公百濟王其國東西四百五十里南北九百餘里南接新羅北拒高麗其都曰居拔城官有十六品長曰左平次大率次恩率德率次杆率次奈率次將德服紫帶次施德昆帶次

固德赤帶次李德青帶次對德以下皆黃帶次文督次武督次佐軍次振武次射虞皆用白帶其冠制並同唯奈率以上飾以銀花長史三年一交代畿內為五部部有五巷土人居焉五方各有方領一人方佐二之方有十郡郡有將其人雜有新羅高麗倭等亦有中國人其衣服與高麗略同婦人不知粉黛辮髮垂後已出嫁則分為兩道盤於頭上俗尚騎射讀書史能吏事亦知醫藥著龜占相之術以兩手據地為敬有僧尼多寺塔有鼓角笙篳篥箏笛之樂投壺圍棋博蒲握槊弄珠之戲行宋元嘉曆以建寅月為歲首國中大有八族沙氏燕氏勿氏解氏真氏國氏木氏苗氏婚娶之禮略同於華粟制如高麗有五穀牛猪雞多不火食厥田下人皆山居有巨粟每以四仲之月王祭天及五帝之神立其始祖仇台廟於國城歲四祠之國西南人島居者十五所皆有城邑平陳之歲有一戰船漂至海東舳舻羅國其船得還經于百濟昌資送之甚厚并遣使奉表賀平陳高祖善之下詔曰百濟王既聞平陳遠令奉表往復至難若逢風浪便致傷損百濟王心迹淳至朕已委知相去雖遠事同言面何必數遣使來相體悉自今以後不須年別入貢朕亦不遣使往王宜知之使者舞蹈而去開皇十八年昌使其長史王辯那來獻方物屬與遼東之役遣使奉表請為軍導帝下詔曰往歲為高麗不供職貢無人臣禮故命將討之高元君臣恐懼畏服歸罪朕已赦之不可致伐厚其使而遣之高麗頗知其事以兵侵掠其境昌死子餘宣立子餘璋立大業三年璋遣使者燕文進朝貢其年又遣使者王孝鄰入獻請討高麗煬帝許之令覘高麗動靜然璋內與高麗通和挾詐以窺中國七年帝親征高麗璋使其臣國智牟來請軍期帝大悅厚加賞錫遣尚書起部郎席律詣百濟與相知明年六軍度遼璋亦嚴兵於境聲言助軍實持兩端尋與新羅有隙每相戰爭十年復遣使朝貢後天下亂使命遂絕其南海行三月有舳舻羅國南北千餘里東西數百里土多蠻鹿附庸於百濟百濟自西行三日至貊云

新羅

新羅國在高麗東南居漢時樂浪之地或稱斯羅魏將毋丘儉討高麗破之奔

沃沮其後復歸故國留者遂爲新羅焉故其人雜有華夏高麗百濟之屬兼有沃沮不耐韓獺之地其王本百濟人自海逃入新羅遂王其國傳祚至金真平開皇十四年遣使貢方物高祖拜真平爲上開府樂浪郡公新羅王其先附庸於百濟後因百濟征高麗高麗人不堪戎役相率歸之遂致強盛因襲百濟附庸於迦羅國其官有十七等其一曰伊罰干貴如相國次伊尺干次迎干次破彌干次大阿尺干次阿尺干次乙吉干次沙咄干次及伏干次大奈摩干次奈摩次大舍次小舍次吉土次大鳥次小鳥次造位外有郡縣其文字甲兵同於中國選人壯健者悉入軍烽戍邏俱有屯管部伍風俗刑政衣服略與高麗百濟同每正月旦相賀王設宴會班齊羣官其日拜日月神至八月十五日設樂令官人射實以馬布其有大事則聚羣官詳議而定之服色尙素婦人辮髮繞頭以雜綵及珠爲飾婚嫁之禮唯酒食而已輕重隨貧富新婚之夕女先拜舅姑次卽拜夫死有棺斂葬起墳陵王及父母妻子喪持服一年田甚良沃水陸兼種其五穀果菜鳥獸物產略與華同大業以來歲遣朝貢新羅地多山險雖與百濟構隙百濟亦不能圖之

### 靺鞨

靺鞨在高麗之北邑落俱有酋長不相總一凡有七種其一號粟末部與高麗相接勝兵數千多驍武每寇高麗中其二曰伯咄部在粟末之北勝兵七千其三曰安車骨部在伯咄東北其四曰拂涅部在伯咄東其五曰號室部在拂涅東其六曰黑水部在安車骨西北其七曰白水部在粟末東南勝兵並不過三千而黑水部尤爲勁健自拂涅以東矢皆石鏃卽古之肅慎氏也所居多依山水渠帥曰大莫弗瞞咄東夷中爲強國有徒太山者俗甚敬畏上有熊羆豹狼皆不害人人亦不敢殺地卑濕築土如堤鑿穴以居開口向上以梯出入相與偶耕土多粟麥稌水氣鹹生鹽於木皮之上其畜多猪嚼米爲酒飲之亦醉婦人服布男子衣猪狗皮俗以溺洗手面於諸夷最爲不潔其俗淫而妬其妻外淫人有告其夫者夫輒殺妻殺而後悔必殺告者由是姦淫之事終不發揚人皆射獵爲業角弓長三尺箭長尺有二寸常以七八月造毒藥傳矢以射禽獸

中者立死開皇初相率遣使貢獻高祖詔其使曰朕聞彼土人庶多能勇捷今來相見實副朕懷朕視爾等如子爾等宜敬朕如父對曰臣等僻處一方道路悠遠聞內國有聖人故來朝拜旣蒙勞賜親奉聖顏下情不勝歡喜願得長爲奴僕也其國西北與契丹相接每相劫掠後因其使來高祖誠之曰我憐念契丹與爾無異宜各守土境豈不安樂何爲輒相攻擊甚乖我意使者謝罪高祖因厚勞之令宴飲於前使者與其徒皆起舞其曲折多戰鬪之容上顧謂侍臣曰天地間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何其甚也然其國與隋懸隔唯粟末白山爲近煬帝初與高麗戰頻敗其衆梁帥度地稽率其部來降拜爲右光祿大夫居之柳城與邊人來往悅中國風俗請被冠帶帝嘉之賜以錦綺而褒寵之及遼東之役度地稽率其徒以從每有戰功賞賜優厚十三年從帝幸江都尋放歸柳城在途遇李密之亂密遣兵邀之前後十餘戰僅而得免至高陽復沒於王須拔未幾遁歸羅藝

### 流求國

流求國居海島之中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洞其王姓歡斯氏名渴刺兜不知其由來有國代數也彼土人呼之爲可老羊妻曰多拔茶所居曰波羅檀洞壘柵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爲藩王所居舍其大一十六間瑠刻禽獸多闢鏤樹似橘而葉密條纖如髮然下垂國有四五帥統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鳥了帥並以善戰者爲之自相樹立理一村之事男女皆以白紵繩纏髮從項後盤繞至額其男子用鳥羽爲冠裝以珠貝飾以赤毛形製不同婦人以羅紋白布爲帽其形正方織闌縷皮并雜色紵及雜毛以爲衣製裁不一綴毛垂螺爲飾雜色相間下垂小貝其聲如珮綴施劍懸珠於頸織藤爲笠飾以毛羽有刀稍弓箭劍鉞之屬其處少鐵刀皆薄小多以骨角輔助之編紵爲甲或用熊豹皮王乘木獸令左右輿之而行導從不過數十人小王乘機鏤爲獸形國人好相攻擊人皆驍健善走難死而耐創諸洞各爲部隊不相救助兩陣相當勇者三五人出前跳噪交言相罵因相擊射如其不勝一軍皆走遣人致謝卽共和解收取鬪死者共聚而食之仍以髑髏將向王所王則賜之以

冠使為隊帥無賦斂有事則均稅用刑亦無常準皆臨事科決犯罪皆斷於鳥了帥不伏則上請於王王令臣下共議定之獄無枷鎖唯用繩縛決死刑以鐵錘大如筋長尺餘鑽頂而殺之輕罪用杖俗無文字望月虧盈以紀時節候草藥枯以為年歲人深目長鼻頗類於胡亦有小慧無君臣上下之節拜伏之禮父子同牀而寢男子拔去鬚鬢身上有毛之處皆亦除去婦人以墨黥手為蟲蛇之文嫁娶以酒肴珠貝為聘或男女相悅便相匹偶婦人產乳必食子衣產後以火自炙令汗出五日便平復以木槽中暴海水為鹽木汁為酢釀米麵為酒其味甚薄食皆用手偶得異味先進尊者凡有宴會執酒者必待呼名而後飲上王酒者亦呼王名銜杯共飲頗同突厥歌呼蹄蹄一人唱眾皆和音頗哀怨扶女子上膊搖手而舞其死者氣將絕舉至庭親賓哭泣相弔浴其屍以布帛纏之裹以葦草親土而殯不起墳子為父者數月不食肉南境風俗少異人有死者邑里共食之有熊羆豺狼尤多猪雞無牛羊驢馬厥田良沃先以火燒而引水灌之持一插以石為刃長尺餘闊數寸而墾之土宜稻梁黍黍麻豆赤豆胡豆黑豆等木有楓栝樟松檉楠杉梓竹藤果藥同於江表風土氣候與嶺南相類俗事山海之神祭以酒肴鬪戰殺人便將所殺人祭其神或依茂樹起小屋或懸髑髏於樹上以箭射之或累石繫幡以為神主王之所居壁下多聚髑髏以為佳人間門戶上必安獸頭骨角大業元年海師何蠻等每春秋二時天清風靜東望依稀似有煙霧之氣亦不知幾千里三年煬帝令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何蠻言之遂與蠻俱往因到流求國言不相通掠一人而返明年帝復令寬慰撫之流求不從寬取其布甲而還時倭國使來朝見之曰此夷邪久國人所用也帝遣武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州率兵自義安浮海擊之至高華嶼又東行二日至龜鏡嶼又一日便至流求初稜將南方諸國人從軍有峴崙人頗解其語遣人慰諭之流求不從拒逆官軍稜擊走之進至其都頻戰皆敗焚其宮室虜其男女數千人載軍實而還自爾遂絕

倭國

倭國在百濟新羅東南水陸三千里於大海之中依山島而居魏時譯通中國

三十餘國皆自稱王夷人不知里數但計以日其國境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各至於海其地勢東高西下都於邪靡堆則魏志所謂邪馬臺者也古云去樂浪郡境及帶方郡並一萬二千里在會稽之東與儋耳相近漢光武時遣使入朝自稱大夫安帝時又遣使朝貢謂之倭奴國桓靈之間其國大亂遞相攻伐歷年無主有女子各卑彌呼能以鬼道惑眾於是國人共立為王有男弟佐卑彌理國其王有侍婢千人罕有見其面者唯有男子二人給王飲食通傳言語其王有宮室樓觀城柵皆持兵守衛為法甚嚴自魏至于齊梁代與中國相通開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北孤號阿輩羅彌遣使詣闕上令所司訪其風俗使者言倭王以天為兄以日為弟天未明時出聽政跣跣坐日出便停理務云委我弟高祖曰此大無義理於是訓令改之王妻號羅彌後宮有女六七百人各太子為利歌彌多弗利無城郭內官有十二等一曰大德次小德次大仁次小仁次大義次小義次大禮次小禮次大智次小智次大信次小信員無定數有軍尼一百二十人猶中國牧宰八十戶置一伊尼翼如今里長也十伊尼翼屬一軍尼其服飾男子衣袴襦其袖微小履如屨形漆其上繫之於脚人庶多跣足不得用金銀為飾故時衣橫幅結束相連而無縫頭亦無冠但垂髮於兩耳上至隋其王始制冠以錦綵為之以金銀鏤花為飾婦人束髮於後亦衣袴襦裳皆有襪織竹為梳編草為薦雜皮為表緣以文皮有弓矢刀稍弩矟斧漆皮為甲骨為矢鏑雖有兵無征戰其王朝會必陳設儀仗奏其國樂戶可十萬其俗殺人強盜及姦皆死盜者計贓酬物無財者沒身為奴自餘輕重或流或杖每訊究獄訟不承引者以木壓膝或張強弓以絃鋸其項或置小石於沸湯中令所競者探之云理曲者即手爛或置蛇瓮中令取之云曲者即螫手矣人頗恬靜罕爭訟少盜賊樂有五絃琴笛男女多黥臂點面文身沒水捕魚無文字唯刻木結繩敬佛法於百濟求得佛經始有文字知卜筮尤信巫覡每至正月一日必射戲飲酒其餘節略與華同好棋博握槊檮蒲之戲氣候溫暖草木冬青土地膏腴水多陸少以小環挂鸕鷀項令入水捕魚日得百餘頭俗無盤俎藉以櫛葉食用手舖之性質直有雅風女多男少婚嫁不取同姓

男女相悅者，卽爲婚婦入夫家，必先跨犬，乃與夫相見，婦人不淫妬，死者赦以棺槨，親賓就屍歌舞，妻子兄弟以白布製服，貴人三年殯於外，庶人卜日而瘞，及葬，置屍船上，陸地牽之，或以小輿，有阿蘇山，其石無故火起，接天者，俗以爲異，因行禱祭，有如意寶珠，其色青，大如雞卵，夜則有光，云魚眼睛也，新羅百濟皆以倭爲大國，多珍物，並敬仰之，恆通使往來，大業三年，其王多利思北孤遣使朝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其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曰：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之不悅，謂滿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明年，上遣文林郎裴清使於倭國，度百濟，行至竹島，南望新羅國，經都斯麻國，適在大海中，又東至一支國，又至竹斯國，又東至秦王國，其人同於華夏，以爲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經十餘國，達於海岸，自竹斯國以東，皆附庸於倭，倭王道小德阿輩臺，從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來迎，後十日，又遣大禮哥多毗，從二百餘騎郊勞，既至彼部，其王與清相見，大悅曰：我聞海西有大隋禮義之國，故遣朝貢，我夷人僻在海隅，不聞禮義，是以稽留境內，不卽相見，今故清道飾館以待大使，冀聞大國惟新之化，清荅曰：皇帝德並二儀，澤流四海，以王慕化，故遣行人來此宣諭，既而引清就館，其後清遣人謂其王曰：朝命既達，請卽戒塗，於是設宴享，以遣清，復令使者隨清來貢方物，此後遂絕。

史臣曰：廣谷大川異制，人生其間，異俗嗜欲不同，言語不通，聖人因時設教，所以達其志而通其俗也，九夷所居，與中夏懸隔，然天性柔順，無獷暴之風，雖懸邈山海，而易以道御，夏殷之代，時或來王，暨箕子避地朝鮮，始有八條之禁，疎而不漏，簡而可久，化之所感，千載不絕，今遼東諸國，或衣服參冠冕之容，或飲食有俎豆之器，好尚經術，愛樂文史，遊學於京都者，往來繼路，或亡沒不歸，非先哲之遺風，其孰能致於斯也，故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誠哉斯言，其俗之可採者，豈徒楛矢之貢而已乎，自高祖撫有周餘，惠此中國，開皇之末，方事遼左，天時不利，師遂無功，二代承基，志包宇宙，頻踐三韓之域，屢發千鈞之弩，小國懼亡，敢同困獸，兵連不戢，四海騷然，遂以土崩，喪身滅國，兵

志有之曰：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然遼東之地，不列於郡縣久矣，諸國朝正奉貢，無闕於歲時，二代震而矜之，以爲人莫若己，不能懷以文德，遽動干戈，內恃富強，外思廣地，以驕取怨，以怒與師，若此而不亡，自古未聞之也，然則四夷之戒，安可不深念哉。

隋書卷八十一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四十七南蠻

南蠻雜類與華人錯居曰獍曰狸曰獠曰仡俱無君長隨山洞而居古先所謂百越是也其俗斷髮文身好相攻討浸以微弱稍屬於中國皆列為郡縣同之齊人不復詳載大業中南荒朝貢者十餘國其事迹多湮滅而無聞今所存錄四國而已

林邑

林邑之先因漢末交趾女子徵側之亂內縣功曹子區連殺縣令自號為王無子其甥范熊代立死子逸立日南人范文因亂為逸僕隸遂教之築宮室造器械逸甚信任使文將兵極得衆心文因問其子弟或奔或徙及逸死國無嗣文自立為王其後范佛為晉揚威將軍戴桓所破宋交州刺史檀和之將兵擊之深入其境至梁陳亦通使往來其國延袤數千里土多香木金寶物產大抵與交趾同以埤為城屋宇塗之東向戶尊官有二其一曰西那婆帝其二曰薩婆地歌其屬官三等其一曰倫多姓次歌倫致帝次乙他伽蘭外官分爲二百餘部其長官曰弗羅次曰可輪如牧宰之差也王戴金花冠形如章甫衣朝霞布珠璣環珞足躡草履時復錦袍良家子侍衛者二百許人皆執金裝刀有弓箭刀槊以竹爲弩傳毒於矢樂有琴笛琵琶五絃頗與中國同每擊鼓以警衆吹蠶以即戎其人深目高鼻髮拳色黑俗皆徒跣以幅布纏身冬月衣袍婦人椎髻施柳葉席每有婚媾令媒者齎金銀釧酒二壺魚數頭至女家於是擇日夫家會親賓歌舞相對女家請一婆羅門送女至男家婿盥手因牽女授之王死七日而葬有官者三日庶人一日皆以函盛屍鼓儻導從輿至水次積薪焚之收其餘骨王則內金甕中沉之於海有官者以銅罌沉之於海口庶人以瓦送之於江男女皆截髮隨喪至水次盡哀而止歸則不哭每七日然香散花復哭盡哀而止盡七七而罷至百日三年亦如之入皆奉佛文字同於天竺高祖既平陳乃遣使獻方物其後朝貢遂絕時天下無事羣臣言林邑多奇寶者仁壽

末上遣大將軍劉方爲驩州道行軍總管率欽州刺史甯長真驩州刺史李暹開府秦雄步騎萬餘及犯罪者數千人擊之其王梵志率其徒乘巨象而戰方軍不利方於是多掘小坑草覆其上因以兵挑之梵志悉衆而陣方與戰偽北梵志逐之至坑所其衆多陷轉相驚駭軍遂亂方縱兵擊之大破之頻戰輒敗遂棄城而走方入其都獲其廟主十八枚皆鑄金爲之蓋其有國十八葉矣方班師梵志復其故地道使謝罪於是朝貢不絕

赤土

赤土國扶南之別種也在南海中水行百餘日而達所都土色多赤因以爲號東波羅刺國西婆羅安國南訶羅旦國北拒大海地方數千里其王姓瞿曇氏名利富多塞不知有國近遠稱其父釋王位出家爲道傳位於利富多塞在位十六年矣有三妻並鄰國王之女也居僧祇城有門三重相去各百許步每門圖畫飛仙仙人菩薩之像懸金花鈴耗婦女數十人或奏樂或捧金花又飾四婦人容飾如佛塔邊金剛力士之狀夾門而立門外者持兵仗門內者執白拂夾道垂素網綴花王宮諸屋悉是重閣北戶北面而坐坐三重之榻衣朝霞布冠金花冠垂雜寶璣珞四女子立侍左右兵衛百餘人王榻後作一木龕以金銀五香木雜鈿之龕後懸一金光醜夾榻又樹二金鏡鏡前並陳金甕甕前各有金香爐當前置一金伏牛牛前樹寶蓋蓋左右皆有寶扇婆羅門等數百人東西重行相向而坐其官有薩陀迦羅一人陀摩達義二人迦利密迦三人共掌政事俱羅末帝一人掌刑法每城置那邪迦一人鉢帝十人其俗等皆穿耳翳髮無跪拜之禮以香油塗身其俗敬佛尤重婆羅門婦人作髻於項後男女通以朝霞朝雲雜色布爲衣豪富之室恣意華靡唯金鏤非王賜不得服用每婚嫁擇吉日女家先期五日作樂飲酒父執女手以授婿七日乃配焉既娶則分財別居唯幼子與父同居父母兄弟死則剃髮素服就水上構竹木爲棚棚內積薪以屍置上燒香建幡吹蠶擊鼓以送之縱火焚薪遂落於水貴賤皆同唯國王燒訖收灰貯以金瓶藏於廟屋冬夏常溫雨多霽少種植無時特宜稻稔白豆黑麻自餘物產多同於交趾以甘蔗作酒雜以紫瓜根酒色黃赤味

亦香美亦名椰漿為酒煬帝即位募能通絕域者大業三年屯田主事常駿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請使赤土帝大悅賜駿等帛各百匹時服一襲而遣賻物五千段以賜赤土王其年十月駿等自南海郡乘舟晝夜二旬每值便風至焦石山而過東南泊陵伽鉢拔多洲西與林邑相對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師子石自是島嶼連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見狼牙須國之山於是南達羅龍島至於赤土之界其王遣婆羅門鳩摩羅以船三十艘來迎吹蠶擊鼓以樂隋使進金鏤以纜駿船月餘至其都王遣其子那邪迦迎與駿等禮見先遣人送金盤貯香花并鏡鑷金合二枚貯香油金瓶八枚貯香水白疊布四條以擬供使者盥洗其日未時那邪迦又將象二頭持孔雀蓋以迎使人并致金花金盤以藉詔函男女百人奏蠶鼓婆羅門二人導路至王宮駿等奉詔書上閣王以下皆坐宣詔訖引駿等坐奏天竺樂事畢駿等還館又遣婆羅門就館送食以草葉為盤其大方丈因謂駿曰今是大國中人非復赤土國矣飲食疎薄願為大國意而食之後數日請駿等入宴儀衛導從如初見之禮王前設兩牀牀上並設草葉盤方一丈五尺上有黃白紫赤四色之餅牛羊魚鼈猪蠅蝓之肉百餘品延駿升牀從者坐於地席各以金鍾置酒女樂迭奏禮遺甚厚尋遣那邪迦隨駿貢方物并獻金芙蓉冠龍腦香以鑄金為多羅葉隱起成文以為表金函封之令婆羅門以香花奏蠶鼓而送之既入海見綠魚羣飛水上浮海十餘日至林邑東南並山而行其海水闊千餘步色黃氣腥舟行一日不絕云是大魚羹也循海北岸達於交趾駿以六年春與那邪迦於弘農謁帝大悅賜駿等物二百段俱授兼義尉那邪迦等官賞各有差

真臘

真臘國在林邑西南本扶南之屬國也去日南郡舟行六十日而南接車渠國西有朱江國其王姓利利氏名質多斯那自其祖漸已疆感至質多斯那遂兼扶南而有之死子伊奢那先代立居伊奢那城郭下二萬餘家城中有一大堂是王聽政之所總大城三十城有數千家各有部帥官名與林邑同其王三曰一聽朝坐五香七寶牀上施寶帳其帳以文木為竿象牙金鈿為壁狀如小屋

懸金光燄有同於赤土前有金香爐二人侍側王着朝服古貝璠絡腰腹下垂至脛頭戴金寶花冠被真珠瓔珞足履草屣耳懸金環常服白疊以象牙為屬若露髮則不加瓔珞臣人服製大抵相類有五大臣一曰孤落支二曰高相憑三曰婆何多陵四曰舍摩陵五曰聶多婁及諸小臣朝於王者輒以階下三稽首王喚上階則跪以兩手抱膊遠王環坐議政事訖跪伏而去階庭門閉侍衛有千餘人被甲持仗其國與參半朱江二國和親數與林邑陀桓二國戰爭其人行止皆持甲仗若有征伐因而用之其俗非王正妻子不得為嗣王初立之日所有兄弟並刑殘之或去一指或剝其鼻別處供給不得仕進人形小而色黑婦人亦有白者悉垂髮垂耳性氣捷勁居處器物頗類赤土以右手為淨左手為穢每旦澡洗以楊枝淨齒讀誦經呪又澡洒乃食食罷還用楊枝淨齒又讀經呪飲食多蘇酪沙糖杭粟米餅欲食之時先取雜肉羹與餅相和手搗而食娶妻者唯送衣一具擇日遣媒人迎婦男女二家各八日不出晝夜燃燈不息男婚禮畢即與父母分財別居父母死如有未婚者以餘財與之若婚畢財物入官其喪葬兒女皆七日不食剔髮而哭僧尼道士親故皆來聚會音樂送之以五香木燒屍收灰以金銀瓶盛送于大水之內貧者或用瓦而以彩色畫之亦有不焚送屍山中任野獸食者其國北多山阜南有水澤地氣尤熱無霜雪饒瘴癘毒蠶土宜粟稻少黍粟果菜與日南九真相類異者有婆那娑樹無花葉似柿實似冬瓜蕃羅樹花葉似棗實似李毗野樹花似木瓜葉似杏實似楮婆田羅樹花葉實並似棗而小異歌畢陀樹花似林檎葉似楡而厚大實似李其大如升自餘多同九真海中有魚名建同四足無鱗其鼻如象吸水上噴高五六十尺有浮胡魚其形似鮑蟹如鸚鵡有八足多大魚半身出水望之如山每五六月中毒氣流行即以白牘白牛白羊於城西門外祠之不然者五穀不登六畜多死人眾疾疫近都有陵伽鉢婆山上有神祠每以兵五千人守衛之城東有神名婆多利祭用人肉其王年別殺人以夜祀禱亦有守衛者千人其敬鬼如此多奉佛法尤信道士佛及道士並立像於館大業十三年遣使貢獻帝禮之甚厚其後亦絕



婆利

婆利國。自交趾浮海。南過赤土丹丹。乃至其國。國界東西四月行。南北四十五日行。王姓刹利邪伽。名讓。讓那婆官曰獨訶邪。次曰獨訶氏。國人等投輪刀。其大如鏡。中有數外鋒如鋸。遠以投人無不中。其餘兵器與中國略同。俗類真臘。物產同於林邑。其殺人及盜。截其手足。姦者鑲其足。養年而止。祭祀必以月晦。盤貯酒肴。浮之流水。每十一月。必設大祭。海出珊瑚。有鳥名舍利。解人語。大業十二年。遣使朝貢。後遂絕。于時南荒有丹丹盤盤二國。亦來貢方物。其風俗物產。大抵相類云。

史臣曰。禮云南方曰蠻。有不火食者矣。書稱蠻夷獯夏。詩曰。蠢爾蠻荆。種類實繁。代爲紛梗。自秦并二楚。漢平百越。地窮丹徼。景極日南。水陸可居。威爲郡縣。暨乎境分吳蜀。時經晉宋。道有汗隆。服叛不一。高祖受命。克平九宇。煬帝纂業。威加八荒。甘心遠夷。志求珍異。故師出於流求。兵加於林邑。威振殊俗。過於秦漢。遠矣。雖有荒外之功。無救域中之敗。傳曰。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誠哉斯言也。

隋書卷八十二

隋書卷八十二考證

南蠻傳序南蠻雜類與華人錯居曰蜒曰獠曰僮曰僮曰僮○按。蜒當作蠻。華陽國志。漢蒙縣有鹽井。諸縣北有獠蠻。韓愈房公墓碣。林蠻洞蠻。本音廷。字典。蠻一作蜒。今仍之。元本僅訛。從閣本改。博物志。交州夷名曰僮子。

隋書卷八十二考證



唐特進臣魏徵上

列傳第四十八西域

漢氏初開西域有三十六國其後分立五十五王置校尉都護以撫納之王莽篡位西域遂絕至於後漢班超所通者五十餘國西至西海東西四萬里皆來朝貢後置都護校尉以相統攝其後或絕或通漢朝以為勞敵中國其官時廢時置暨魏晉之後互相吞滅不可詳焉煬帝時遣侍御史韋節司隸從事杜行滿使於西蕃諸國至罽賓得碼碯椽王舍城得佛經史國得十儻女師子皮火鼠毛而還帝復令聞喜公裴矩於武威張掖間往來以引致之其有君長者四十四國矩因其使者入朝陷以厚利令其轉相諷諭大業年中相率而來朝者三十餘國帝因置西域校尉以應接之尋屬中國大亂朝貢遂絕然事多亡失今所存錄者二十國焉

吐谷渾

吐谷渾本遠西鮮卑徙河涉歸子也初涉歸有二子庶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廆涉歸死若洛廆代統部落是為慕容氏吐谷渾與若洛廆不協遂西度隴止于甘松之南洮水之西南極白蘭山數千里之地其後遂以吐谷渾為國氏焉當魏周之際始稱可汗都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有城郭而不居隨逐水草官有王公僕射尚書郎中將軍其主以卑為帽妻戴金花其器械衣服略與中國同其王公貴人多戴羶羅婦人翬髻髮綴以珠貝國無常稅殺人及盜馬者死餘坐則徵物以贖罪風俗頗同突厥喪有服制葬訖而除性皆貪忍有大麥粟豆青海周迴千餘里有小山其俗至冬輒放牝馬於其上言得龍種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駒能日行千里故時稱青海驄焉多羶牛饒銅鐵朱砂地兼薔善且末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傷斃行旅風之將至老駝預知之則引項而鳴聚立以口鼻埋沙中人見則知之以氈擁蔽口鼻而避其患其主臣夸在周數為邊寇及開皇初以兵侵弘州高祖以弘州地曠人梗因而廢之遣上柱國元諧率步騎數萬擊之賊悉發國中兵自曼頭至於

樹敦甲騎不絕其所署河西總管定城王鍾利房及其太子可博汗前後來拒戰諸頻擊破之俘斬甚衆呂夸大懼率其親兵遠遁其名王十三人各率部落而降上以其高寧王移茲夏素得衆心拜為大將軍封河南王以統降衆自餘官賞各有差未幾復來寇邊旭州刺史皮子信出兵拒戰為賊所敗子信死之汝州總管梁遠以銳卒擊之斬千餘級奔退俄而入寇廓州州兵擊走之呂夸在位百年屢因喜怒廢其太子而殺之其後太子懼見廢辱遂謀執呂夸而降請兵於邊吏秦州總管河間王弘請將兵應之上不許太子謀洩為其父所殺復立其少子鬼王訶為太子疊州刺史杜彥請因其豐而討之上又不許六年鬼王訶復懼其父誅之謀率部落萬五千人戶將歸國遣使請兵迎接上謂侍臣曰渾賊風俗特異人倫父既不慈子復不孝朕以德訓人何有成其惡逆也吾當教之以義方耳乃謂使者曰朕受命於天撫育四海望使一切生人皆以仁義相向況父子天性何得不相親愛也吐谷渾主既是鬼王之父鬼王是吐谷渾主太子父有不是子須陳諫若諫而不從當令近臣親戚內外諷諭必不可泣涕而道之人皆有情必當感悟不可潛謀非法受不孝之名溥天之下皆是朕臣妾各為善事即稱朕心鬼王既有好意欲來投朕朕唯教鬼王為臣子之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為惡事鬼王乃止八年其名王拓拔木彌請以千餘家歸化上曰溥天之下皆曰朕臣雖復荒遐未識風教朕之撫育俱以仁孝為本渾賊悖狂妻子懷怖並思歸化自救危亡然叛夫背父不可收納又其本意正自避死若今遣拒又復不仁若更有意信但宜慰撫任其自拔不須出兵馬應接之其妹夫及甥欲來亦任其意不勞勸誘也是歲河南王移茲夏死高祖令其弟樹歸襲統其衆平陳之後呂夸大懼遁逃保險不敢為寇十一年呂夸卒子伏立使其兄子無素奉表稱藩并獻方物請以女備後庭上謂滕王曰此非至誠但急計耳乃謂無素曰朕知渾主欲令女事朕若依來請佗國聞之便當相學一許一塞是謂不平若並許之又非好法朕情存安養欲令遂性豈可聚斂子女以實後宮乎竟不許十二年遣刑部尚書宇文弼撫慰之十六年以光化公主妻伏上表稱公主為天后上不許明年其國大亂國人殺伏立